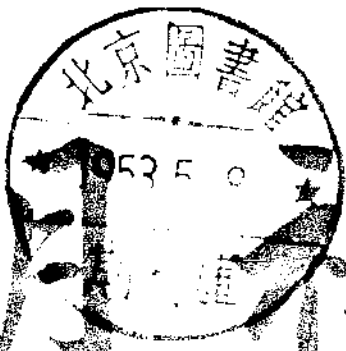


湖社月刊

湖社月刊



HU-SHER ART MAGAZINE. No. (1-10.)

明唐六如震澤烟樹圖



大江之東水西
周其間以優程
震澤烟樹之有
七十二打是六
唐其之六樹出人
數百以於十集
者諸書外以
繪大畫子以
至無題以今世
言六畫者物
也其於台人
十之數其
標記相與以
老樹上考
魚畫者以
秀昌印也

文字目錄

祝詞 金拱北先生事略
 畫學講義 北樓論畫 藕廬詩草 畫學淺識
 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主唱
 中日藝術提攜者亡友金拱北先生
 畫法擬註 思辭齋隨筆 篆刻學講義
 立庵隨筆 吳倉石與陳師會 夢譚畫理
 畫趣 愧吾廬隨筆 日本畫之沿革
 金北樓現畫仿大慶宮春山居圖為清瑋作
 鏡湖隨筆 憶杏廬談藝 繪餘小錄
 刻竹考略 孫幾伊先生蒞湖社畫會演說辭
 弔吳昌碩先生文 湖社週年畫會參觀記
 拙園論畫 中央公園湖社開會記
 隨安室偶憶 石濤畫語錄解
 論中國山水畫之派別 開窗論畫
 元日祝詞 湖社元旦祝詞
 讀畫隨筆 南湖畫餘 婁蕪齋題畫詩
 歡迎日畫伯渡邊晨畝來華 渡邊晨畝先生小傳
 習畫日記 畫趣 畫應雜記

金紹城 金紹城 金紹城 金蔭湖
 余鑄雲 錢保昂 冠道人藏 愛濤館主
 王賢 袁思永 鏡湖 雲湖 褚德彝
 鄧和甫 余鑄雲 槐以生 賀履之 李若昌
 金蔭湖 澄晉福 張晉福 壽福 斌卿
 王憲民 王憲民 石湖

金北樓先生臨董北苑畫冊 出版

印行臨本畫業經出版全部分上下兩冊售洋拾二元是項臨本係北樓先生一生得意之傑作從事於畫藝者不可不閱發行所錢糧胡同十五號湖社書出無多購者務請從速

金北樓遺墨發售廣告

北樓遺墨 第一集第二集 內容凡山水人物 花鳥 走獸等等無不備 自出版發行以來 購者極形踴躍 現在書存無多 如欲購閱 務請從速 茲將兩集定價及另售整購等折扣價目列左 俾奉周知 第一集四本 定價洋捌元 第二集四本 定價陸元五角 合購兩集 照原價洋以八折計收 單購一集 照原價洋以九折核算 零本單購 不折不扣

金蔭湖花鳥潤例

中堂 二尺十二元 三尺二十元 四尺三十二元 五尺五十元 屏條七折 冊頁四元以方尺限 手卷 每尺八元 扇面 每葉四元 過大過小均倍山水加倍青綠加兩倍點景再倍臨古面議 金牋劣紙磁青立案一概不應 人物走獸照山水例 隨封加一收件處 北平錢糧胡同十五號湖社畫會及榮寶齋 清秘閣 松華齋 倫池齋 銘懷閣等南紙店 天津日界協昌里湖社畫會分會 上海榮寶堂 九華堂 朵雲軒棧扇莊

劉飲湖山水花卉畫例

堂幅六尺四十六元 五尺四十四元 四尺三十二元 三尺二十二元 二尺十六元 屏條六尺二十八元 五尺二十四元 四尺二十元 三尺十四元 二尺十元 屏條以堂幅對開為準過此按堂幅論 橫畫整紙按堂幅論對開按手卷論 冊頁手卷每方尺四元過尺遞加不及一尺按一尺論 絨扇摺扇每面四元 大摺扇加半 花卉照上例八扣算 臨古點品及例未載者另議 大青綠金箋工細皆加倍 立案劣紙澀絹油扇不應潤資先惠約日取件隨封加一 庚午一月金蔭湖代訂 收件處錢糧胡同中間湖社 西四兵馬司地質調查所 北平各大南紙店

介紹湖社全人壽畫啟事

茲為便利本社同人壽畫起見特將諸人之潤格劃歸一律凡由本社介紹者即請參看下列簡單潤例(隨封加一)
 金蔭湖潛庵 惠栢湖孝同 劉飲湖子久
 李枕湖鶴籌 陳梅湖緣督 李五湖達之
 陳東湖咸棟 朱之哲繩蘭 李晴湖筱泉
 張淇湖紫垣 張南湖晉福 趙明湖夢朱
 王聖湖小山 茅石生鎮岱 何練湖瑞生
 劉浩湖養湖 屈當湖均宰 修澄湖公超
 管平湖吉庵 陳昇湖少梅 傅松湖左車
 左純湖愚 孫誦昭 徐聰湖聰佑
 馮棠湖 馮棣湖 趙菱湖師惠
 牛新北 關肅台 高芸傑
 高孟文 劉廷濤
 以上均照每方尺山水人物六元走獸八元花卉四元 湖社畫會謹啟

影遺生先北拱金

湖社畫報出版祝詞

書重理法 尤貴天機 陶鎔南北 殊塗同歸
 粲粲羣英 共研妙旨 晨夕觀摩 兼賅衆美
 規撫景物 潤澤詩書 乃臻絕詣 味道之腴
 斯刊流傳 洛陽紙貴 解衣槃礴 請赴嘉會

畢節路朝變拜題



祝詞

互輸文化 有開必先 光增國際 湖社諸賢
 畫報新刊 半月一覽 滿幅琳瑯 益智不淺
 丹青妙筆 悉有師承 蒐羅宏富 中外羨稱
 美術流傳 人各一紙 旭日東升 聞風興起

岷陽張式遷

東方之美歐惟丹青
 程窺豹一斑得
 肆好借金鏡力
 繪永傳



陳韜拜祝

北樓丹青南宗山斗哲人其萎千金敵
 帶湖社英多造化在手相觀而善不脛
 而走豈惟繪事獨學無友推而放之國
 別何有 湖社半月刊進步

關鐸奉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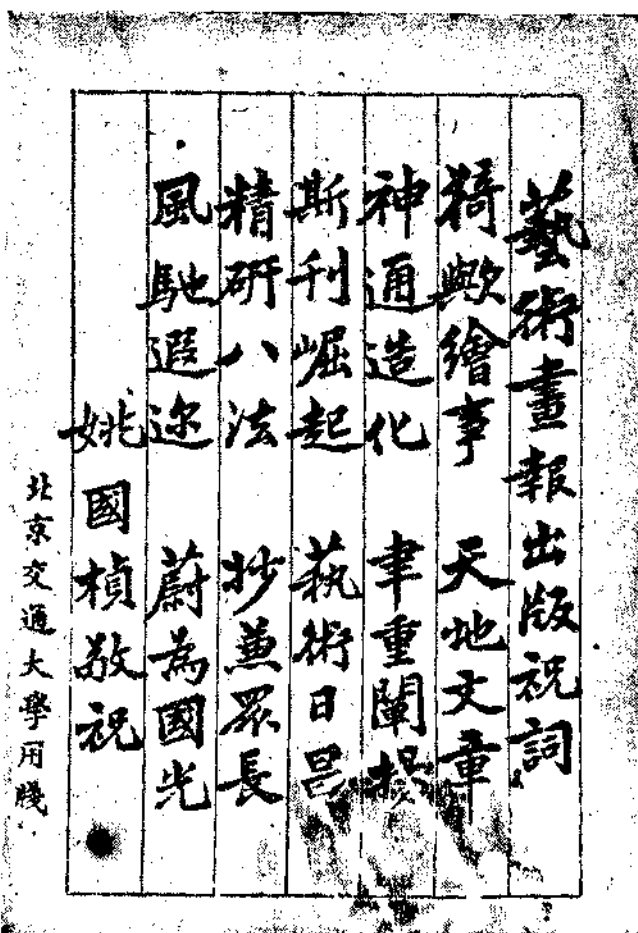
祝詞

猗惟湖社 美術所宗 中外聯合
 新舊冶鎔 時流順應 故步不封
 師承有自 桃李陰濃 墨雨筆花
 一時風尚 妙本流傳 爭先提倡
 鏤板發刊 期分朔望 文苑藝林
 頡頏相望 華實並茂 滿目琳瑯
 匯通文化 東暨扶桑 風行預卜
 紙貴洛陽 大雅宏達 于國有光

湖社畫報開幕王震敬祝

金拱北先生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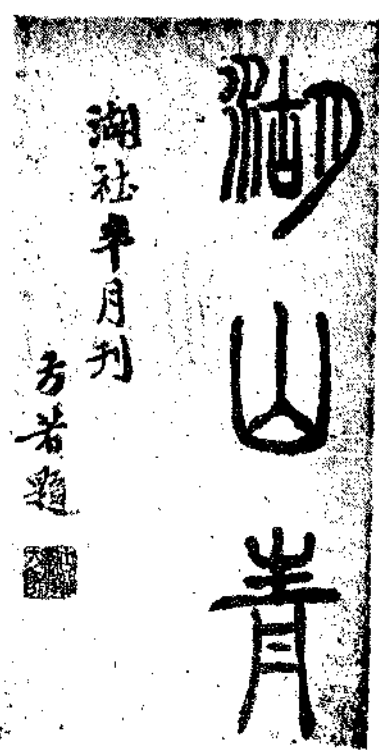
金紹城。又名城。字蒙伯。一字拱北。號北樓。一號藕湖。浙江吳興人。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課餘握管。輒迥異常人。其鄉里士紳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冊臨摹。頗有亂真之概。其作畫雖無師承。而動筆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鳥。無一不能。兼工篆隸鐫刻。旁及古文辭。及長。留學英國鑒司大學。功課甚嚴。日無暇晷。而自修之餘。必仍習畫如故。遇休沐日。或出遊。凡經美術院博物館。輒流連不忍去。其嗜古之篤。有如此者。畢業歸國。道經美法諸邦。遍覽其山川。考其古蹟。光緒三十一年。充上海會審公廨襄諭委員。時有黎王氏者。至與官歸。攜婢女數人至滬。捕房指為拐匪。洋員不察。遵令付獄。紹城以事關國體。嚴詞力爭。洋員恃橫無理。滬人士咸抱不平。罷市抵制。案卒得直。洋員自知理屈。向我國道歉。衆憤始平。旋改官京曹。退食之餘。時與王公親貴名流碩彥。研究書畫琢刻。考古詞章之學。所見名賢遺跡益多。而學術益進。聲譽日隆。著有藕廬詩草。及北樓論畫等書。清宣統帝嘗賜以模山範水匾額。受天百祿春條。以繪事得邀殊榮。亦異數也。宣統二年奏派赴美充英國監獄改良會代表。事畢。赴歐洲各國考查監獄。前後年餘。著有第八次萬國監獄協會報告書提要。及原本譯文。考察各國監獄報告書提要。考察各國司法制度報告書提要。十五國審判監獄調查。各國監獄制度譯略。十八國遊記。凡經諸國。於考察法制外。莫不兼留心美術。攷古求新。精研記載。各國王公紳商。共認爲中國美術家。萬國攝影會贈給一等獎牌。並推爲終身會員。歸國後。適政體革新。薦補內務部僉事。旋被選爲衆議院議員。歷任國務院秘書。



蒙藏院參事。在內務部時。議設古物陳列所。爲當軸採納。即令監修工程。皆參考各國博物院成規。備臻完美。至今外賓參觀者。羣相稱譽。又念陳列物品。大

繫惟面伯進代冬心流凡未沐桃李成陰身去
 九檀賢善堂林劍主湖社互討參尋刊者作品
 他待賞善廣五多師化山之岑歲念四番節候
 同臨更以餘幅凡雅力任法出綉篆倒難難針
 塔碑禮器片則吉金博採東西綜攬古今宏願
 毅力行見駭駭
 湖社半月刊祝詞
 吳興丁士源

聲譽日隆。著有藕廬詩草。及北樓論畫等書。清宣統帝嘗賜以模山範水匾額。受天百祿春條。以繪事得邀殊榮。亦異數也。宣統二年奏派赴美充英國監獄改良會代表。事畢。赴歐洲各國考查監獄。前後年餘。著有第八次萬國監獄協會報告書提要。及原本譯文。考察各國監獄報告書提要。考察各國司法制度報告書提要。十五國審判監獄調查。各國監獄制度譯略。十八國遊記。凡經諸國。於考察法制外。莫不兼留心美術。攷古求新。精研記載。各國王公紳商。共認爲中國美術家。萬國攝影會贈給一等獎牌。並推爲終身會員。歸國後。適政體革新。薦補內務部僉事。旋被選爲衆議院議員。歷任國務院秘書。



湖社半月刊發刊誌喜

起騰雲

姚震

撫繪。實為愛護古物思慮周遠之舉。當事者頗然其說。曾經從事臨撫。祇以時事多故。半途而廢。迄今猶未竣事也。

當是時又籌設中華博物院。聯合中美考古專家於北京。為大規模之組織。互將物品萃集菁英。方議定成立董事會。著手進行。而政局狃變。不克觀成。引為憾事。又嘗以近代畫家爭尚西法。苟便簡易。行見古人精意。日就漸減。乃鳩各同道於民國九年春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集思廣益。繼往開來。當時入會者有二百餘人。凡經指授。無不卓然成家。前大總統徐公。以其提倡國粹。獎掖後進。出資相助。以成其美。日本諸畫家。均聞聲來華造訪。議開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每隔一年。舉行一次。已歷第四屆。輪值在日本與會。邀約京滬同志。連袂赴日與會。大受彼邦人士歡迎。無不驚服中國畫學進步之速也。歸途罹疾。於民國十五年九月六日。歿於

都數千年遺傳。得之匪易。聚之尤難。於歷史美術。均有重要之關係。雖分門別類。僅用中文。外賓來參觀者。每苦茫洋無津。乃倡議聘請華洋考古專家數人。互相考據。編譯詳細目錄。並用西文記載。參觀保管。便利殊多。並鑒及歷代帝王畫像。幅多而巨。向無副本。陳列日久。必為風日所蝕。一經損壞散失。即無從補繪。力請招員縮臨副本二分。一備所中陳列。一則藏之他埠。原本則永久珍藏之。其他寶貴

稀有之品亦可擇尤

湖社半月刊祝辭

發揚國光

戊辰春曹世霖

湖光
萃集

滬濱。日政府褒贈勳三等瑞寶章。中外人士及各報紙雜誌莫不聞聲悼惜。紹城生於清光緒戊寅年九月。得年四十有八。父諱廉。祖諱桐。兄弟七人。子二人開濬。開華。孫二人。曾望。曾武。

畫學講義

吳興金紹城著

古今人品第畫品。輒左山水而右人物翎毛花卉等畫。此以其品格之高下言之。若論畫之難易。則繪事之中。當推人物為最難。次則動物。茲特揭出此兩種畫品之難點。約略言之。

人物◎今人畫人物。或坐諸石。或倚諸樹。極鮮在屋中者。以人在屋。則殿閣几案床榻之屬。皆生問題。蓋人物畫大都寫歷史故事。欲寫古昔故事。必考其朝代

。方合其屋宇几席車騎服式等制度。即以冠服履為言。漢冠唐巾。袍服直履。展履皂靴。代有變遷。作畫者斷難隨意支配。昔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見華亭何良俊元朗所著四友齋畫論）年湮代遠。茲姑弗論。試以近事言。前清上海某畫家繪時事畫報。有戴三眼花翎者。一帽綴翎三支。支各一眼。排列於後。世家見之。以為笑談。猶有一事。無關於畫。而與畫類。因連綴而作趣談。

三十年前。西裝甫行於中國。婦女之西裝者更鮮。有某夫人服西裝裝束。攝影以炫世。竟圍其扎腰粗衣於禮服之外。扎腰者舊時西婦用以約束細腰者。襲媒之物。不登大雅之堂。西人見之。未有不掩口而葫蘆者。事不詳辨。及時裝束。且有錯誤。貽笑大方。况生今之世。而畫古代衣冠。更非詳加考究不可。今之作歷史作者。大半以優孟衣冠為藍本。夫粉墨登場。花面亦髮無論矣。帝皇之冕滿綴絨球。試觀文華殿新年所懸歷代帝王像有此裝束乎。以此類推。焉有是處。然則考究歷史畫法。如何而可。曰。多讀古書。以審其制度。多看古畫。以辨其裝束。古畫雖亦不無錯誤。而去古未遠。即非目見。耳聞較真。凡作畫者既讀古畫。參以古書。苦心經營。製成一畫。求免微辭。其庶幾乎。

藕湖長往 文采如生
後來繼美 社集羣英
模今範古 精益求精
期望露布 中外風行
文化日進 邦家有榮
盛業不朽 千秋令名

丁卯季冬 紹興余善齋

動物◎世界動物之屬。於麟鳳蛟龍今不得見者外。舉凡今所能見者。毛羽色澤。嘴臉眼綠。今不異古。觀察標本。按圖索而驥。宜若易然。殊不知此乃皮相。而飛鳴宿食。一禽有一禽之姿態。一獸有一獸之形狀。靜觀細察。各不相同。昔黃荃畫飛鳥。頸足皆展。或足。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見輟耕錄）又馬正惠嘗得鬪水牛一軸。云厲歸真真迹。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之外。有輪租莊客立於階下。凝視久之。既而竊哂。公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莊客曰。某非知畫者。但識真牛。其鬪也。尾夾於脾間。

為湖社半月刊致語

點目使飛三都雲集
不脛而走一紙風行

楊毓珣

垂了

湖社半月刊

表屬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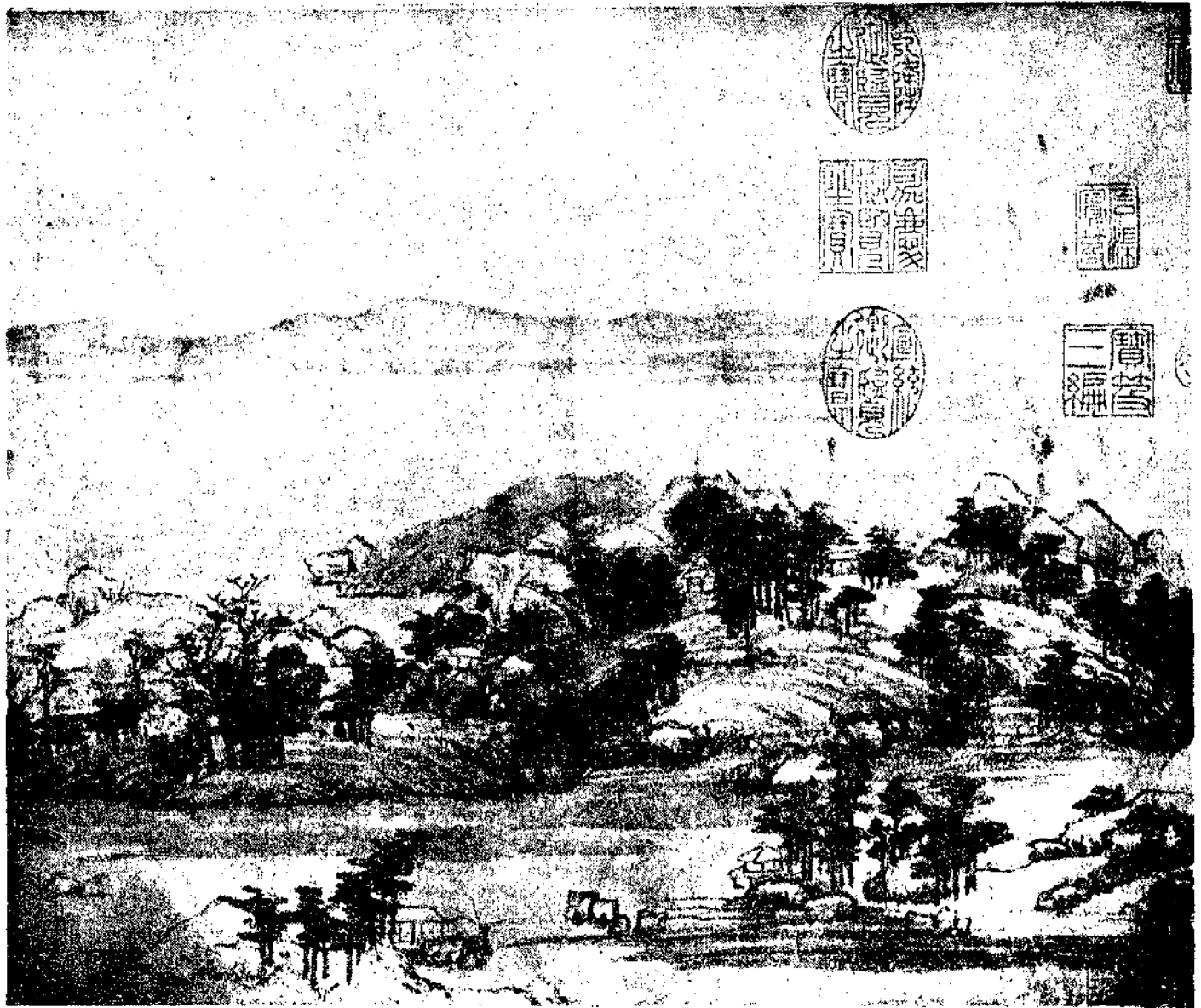


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真。（見宋郭若虛所著圖畫見聞誌）由是觀之。觀物不審者。差謬之處。在所難免。一有謬處。丹青雖佳。終非完璧。吾故曰。繪事之難。當推人物為最。次則動物。實諸當世研究畫學者以為然否。

宋徽宗 晴麓橫雲圖



(一)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大子所見畫若
予李項氏
家藏不
三圖長江
王尺不山
萬里可
盈丈筆
顧跡唯此
卷真不
巨規極
能復之
三丈許
接不暇
子久生
憶在長
每朝參
隨微遠
畫一景
卷實觀
往實所
謂心日
細一牌
幅頃取
三湖友
河里取
華中會
予和會
購此圖
中之畫
中興畫
寧發江
一丘共
部五岳
丙申十
七日十
中其畫
畫其畫

余年來教授學生畫法。立論不取高深。蓋高深之談。易涉虛渺。即以氣韻言。前人所論。往往謂得于筆情墨趣之外。夫畫。筆墨而已。而謂在筆墨之外。無怪解人之難索也。余之教人。獨取淺顯。淺顯則易引人入門。升堂入室。自不難矣。以學者。猶瞽者。教者。猶相者。導引得當。步履從容。積以時日。門徑自熟。無相亦能行矣。然則氣韻云者。當作如何講。曰。易耳。凡畫山水。不外鉤皴染擦點諸法。鉤皴點。能畫者皆知之。惟染擦得法。氣韻出焉。輪廓既定。以墨渲染。是氣韻之發於墨者。渲染未足。再以筆擦。是氣韻之發於筆者。故氣韻全在筆墨之濃淡乾潤。何必他求哉。

畫局題款為最不易事。須視畫之全部局勢。審定合當位置。然後落筆。或詩或跋。參差高下。隨意題去。均與畫局相合。而書法又宜與畫法相稱。畫有粗筆工筆之分。粗筆畫題字。宜縱橫奇古。工筆畫題字宜娟秀灑落。若倒置之。則書法雖佳。兩不合式。况書既不精。不如不題之為愈也。夫唐宋以前畫品。多不署款。或隱藏於樹根石隙間。自蘇東坡。倪雲林。米氏父子。文

(二)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世傳富春山居圖為黃子久
畫卷之冠。昨午得其所為
山居圖者。有董香光鑒跋
時方謂富春圖別為一卷。屢
題寄意。後於沈德潛文中
知其流落人間。庶幾一遇。為
快。丙寅冬。或以書畫求售。多
石野真清別以卷在馬上有



辭高妙。書法又遒勁超逸。畫局之上。題詩
或跋。着筆成趣。便開後人題畫之門。蓋題
句乃所以顯畫意也。今之畫家。襲古人之陳
言。以補空白。或意不相屬。或字間有訛。
貽笑大方。往往而是。曷不師法古畫。畧款
於樹根石隙間。或少題字以藏拙乎。猶有一
事。更當注意者。凡題仿某家畫法。須確曾
見過某家畫。臨過多少遍。筆底却有似處。
方可云仿。否則不如不題。撫仿字樣。較為通
脫。余見今人畫冊頁。十有八九云撫仿南宮
。雲林。仲圭。叔明。石川。白陽。以及南
田。石谷。漁山等家。其中惟米南宮。倪雲
林兩家可顯見者外。餘則用筆用墨皆相若也
。譬如畫一合家歡圖。題跋曰。某公坐於左
。某夫人坐於右。立兩旁者為公之某兒。某
婦。某女兒。某孫男女。一一題識其上。其
中惟老翁老婦可顯見者外。餘則男女大小。
面目相若。不為識者笑乎。且觀此圖者。要
皆熟識人也。猶之購買冊頁者。多半知畫中
門徑人也。即或不知。而其親戚朋友。容有
精於此藝者。故大書特書曰撫仿。不可不加
之。意焉。今人每善求人作歲朝圖。取其吉祥
止止也。不知歲朝圖。最不易畫。曾見古人
作此圖者。物品無多。大都畫瓶。瓶中插
花卉。如梅松天竹等類。俯仰橫斜。各具姿
態。其傍則佐以果品。如百合柿子香橼之類
。至多加爆竹一串。以資點綴而已。清逸絕
俗。仍不失為高雅之品。今人畫歲朝圖。務
取豐滿。近來申江畫家某。作一中堂。異常

自負爲佳構。觀之則插花盆瓶。傍佐柏枝。牡丹。水仙盆。香櫛。百合。紅柿青錢。香爐如意。小兒玩具。雄雞大魚。豬頭年糕。爆竹兩長串。髯髯人家買年物歸來。堆置滿桌滿地。尙得稱爲畫品也。

世之學畫者。每苦山水畫之章法難於布置。不知山水即目前之風景。取材不難。變化尙易。稍增稍減。形勢自殊。即稍有錯誤。亦不難於補救。惟花卉之章法。實屬難於布置。在普通之眼光。以爲一二種花。隨便布置。有何困難。不知布置花卉。最難新奇。易落平庸。至於平庸。卽少精彩矣。且於時候。至有關係。如甲種花與乙種花是否同時。苟時候稍差。強畫在一處。難免受人指摘。古人畫花卉。一稿數易。率爾操觚。絕鮮佳構。近來畫花卉者。於章法布置。不肯用心。或只顧筆力。每幅雷同。或不知剪裁。堆砌滿紙。或忘花之本體。將草本花畫成木本。或徒逞怪狂。比真花加大數倍。既云寫生。當有生趣。忘其本來面貌。而不留意於章法之布置。欲求高尚。豈可得乎。

中國畫品。裝置之法。便於賞玩。較西洋畫裝置爲勝。西洋畫品。紙用厚紙。圍以木框。蓋以玻璃。重量殊沈。一經懸掛。遷移大非易事。余昔年曾至一家。觀其壁間所懸畫。數年以後。再至三至。壁間之畫如故也。觀玩之意味。逐次減少。卒不欲觀之矣。中國畫品。古昔畫於壁。壁破而畫毀。不能持久。且無從遷移。其不便更甚於西洋畫之裝

(三)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此畫即富春山居真蹟其
 爲兩因者實誤甚矣鑒別
 之難也至董跋兩卷一字不
 易而此卷筆力柔弱其爲贗
 鼎無疑惟畫格秀潤可喜亦
 如雙鈞下真跡等不妨並存因
 并所集以二千金留之俟續入石
 渠寶笈因爲辨說識諸舊
 卷而記其顛末於此俾知
 予市駿雖懷不同於侈收
 藏之富者遂成爲葉公之
 好耳
 乾隆御識

初敬書
 且梁詩正奉

(四)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入鏡框者。繼而改畫紙絹。裝置立軸。懸諸室中。觀玩多時。易以他幅。眼光爲之一變。興趣隨時轉移。卷藏懸挂。一舉手之勞也。便利多矣。然出門訪友。攜共欣賞。捆載而往。猶覺非便。於是有裝成手卷。或冊頁者。舟車所至。取攜甚便。漸進而繪諸扇頭矣。交際場中。互相觀玩。更無有便於此者。此中國自古迄今。研究賞玩畫品之便利。逐時進步也。

古今畫家。論山水畫法者。汗牛充棟。論花卉畫法者。絕無僅有。茲將花卉之粗筆工筆畫法相異之處約略言之。以餉學者。

粗筆◎粗筆畫。又名寫意畫。言隨其胸中逸氣。揮毫落紙。姿態橫生。自然神似。不規以求形似也。故畫木本花卉。行幹發枝。宜毛而有勁。鉤花點葉。瀟灑自如。畫草本花卉。墨華色澤。宜體態嚴重。迎風帶露。氣仍輕清。如此雖寥寥數筆。而精洪發越。不可一世。若用筆暴悍。劍拔弩張。全失花卉之真面目。又何神似之有。不願學者效之。工筆◎工筆畫。又名寫生畫。言與真花無異。栩栩如生也。故畫工筆花卉者。宜將各種花木之枝幹葉瓣。以及老葉嫩芽。新蕊殘英。隨處觀玩。臨楮弄筆。自能將平日所見真象。以赴筆墨間也。工筆畫。有二大難處。一賦色。過於濃厚。則失之俗。過於輕澹。則失之薄。宜臨時調色。深加斟酌。一取材。專撫舊本。則毫無新意。對花寫照。則苦於拘滯。允宜獨構心思。巧爲剪裁。願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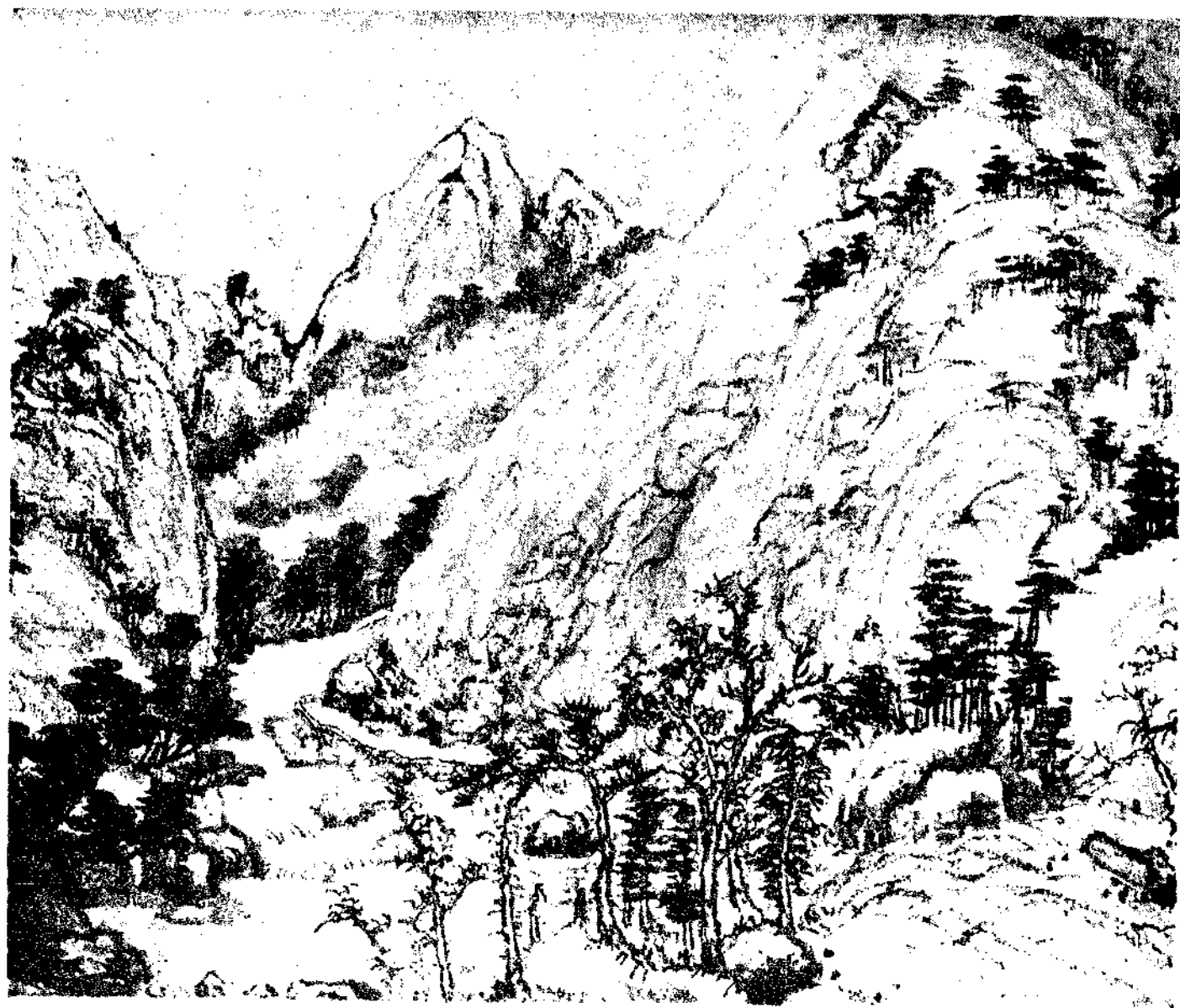
者留意及之。

古人畫遠山。有後層轉濃者。論者頗不一致。或曰。山愈遠則霧氣愈深。故色愈濃。或曰。遠山之前澹後濃。須視察山勢之光綫。非漫然涉筆也。余以前說爲非是。後說爲近情。蓋霧氣深則山色隱。焉能較濃。若指爲光線。則語較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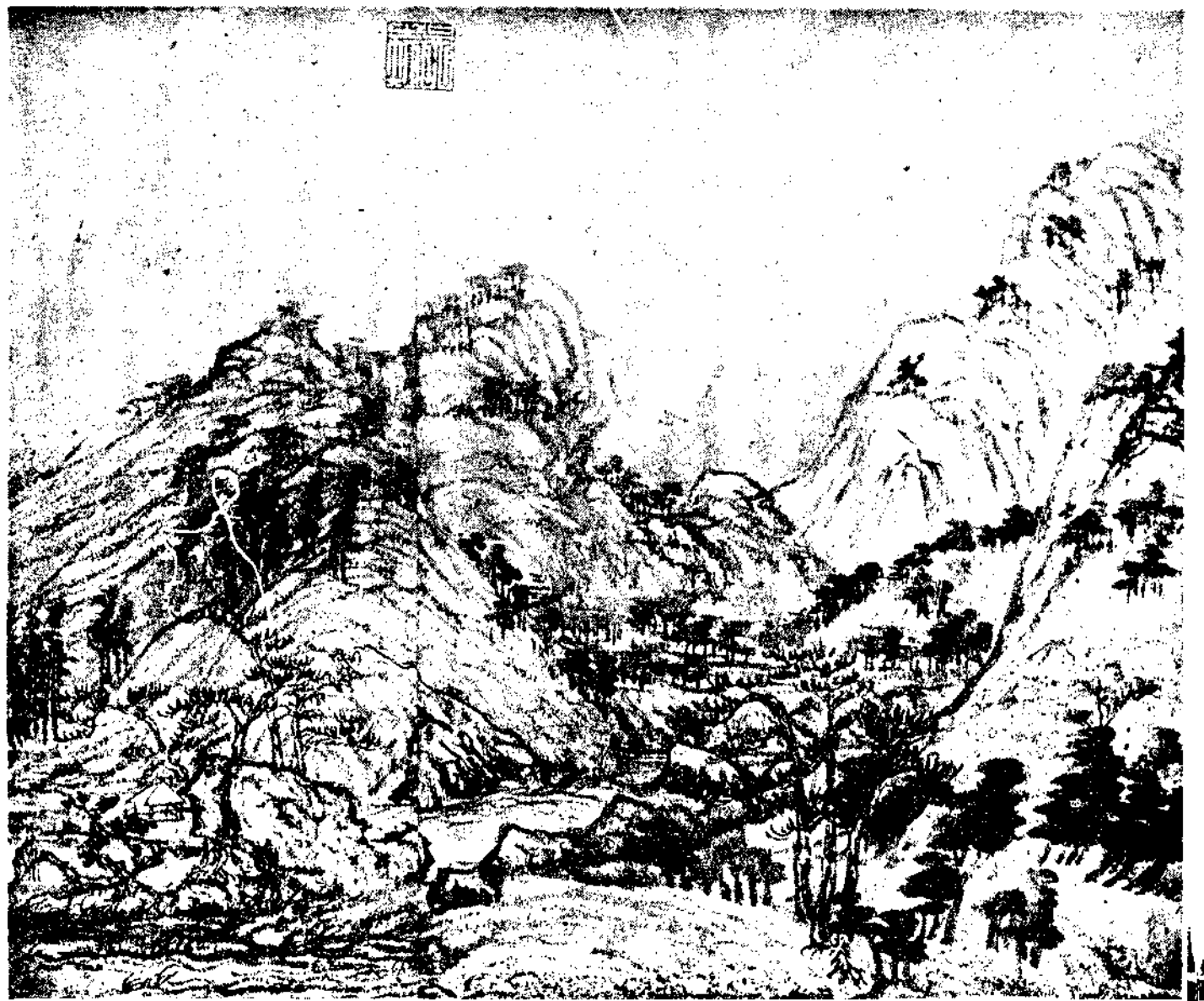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人皆以爲此說最難索解。其實何難解之有。凡畫有根底者。攤紙几席間。凝神對之。意之所在。紙上已髣髴若有山川。隱然浮起。凹者凹。凸者凸。迎機寫去。便爾顯然畢現。意在筆先。此之謂也。

學畫。須先知紙之性質。知其性質。畫時自易著手。蓋紙之性質不同。畫之用筆用墨亦異。紙類大別爲生熟二種。其顯而易見者。滲化不滲化而已。生紙漬水滲化。熟紙則否。故畫熟紙者。或墨。或顏色。筆端宜潤而淨。以取光澤。若寫雲山。宜加意渲染。方得空濛縹渺之趣。工筆畫。於絹素之外。大都喜用熟紙。以其紙不滲化。放膽細描細染也。然渲染亦有分寸。至多二三次。過此則色滯而筆癡。不能流暢也。畫生紙者。運筆宜速勿滯。以取靈機。揮毫落紙。隨其滲化。若筆墨之濃澹乾濕得宜。則山川晴雨。雲煙蕩漾。有不期然而然之妙。以其紙性足以助氣運之生動也。至於畫綾。與生紙性質相近。畫摺扇。與熟紙性質相近。不再備論。畫。美術也。應從美字着想。曰古茂。曰蒼

(五)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六)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潤。曰秀逸。曰荒寒。辯麤豪工緻。畫法不同。而各有美之觀念存乎其中。古茂者。氣味醇厚。色澤渾璞。是美之發於靜穆者也。蒼潤者。草木華滋。峯巒峻厚。是美之發於雄偉者也。秀逸者。沙明水淨。林木森疎。是美之發於清幽者也。荒寒者。枯樹斷雲。長空岑寂。是美之發於澹遠者也。總之觀畫者各各有好。作畫者應就性之所近而專工之。古茂一派。須令觀者生靜穆之想。蒼潤一派。須令觀者生雄偉之想。秀逸一派。須令觀者生清幽之想。荒寒一派。須令觀者生淡遠之想。質言之。凡製一幅圖畫。能引人入勝斯為美矣。

今人作畫。務取其多。充塞滿幅。自以為厚。觀畫者又從而和之。以堅作畫者之自信心。不知此乃大誤。要知畫之所謂厚薄。不在施墨之多寡。而在用筆之健弱。筆弱。雖層巒疊嶂。雲樹茂密。而形勢依然單薄。筆健。雖一邱一壑。林亭孤寂。而氣息亦覺雄厚。以筆健者執筆直下。胸無遲疑。縱橫揮灑。有一種沈着之氣。赴諸筆端。落諸紙上。故不期厚而自厚也。若夫筆弱者反是。心手相戾。運筆中疑。鈎勒平陷。提之以染色。膝理錯亂。掩之以點苔。縱然滿幅雲山。而佈置迫寒。絕鮮靈機。厚云乎哉。

趙子昂畫馬。閉門伏地。對於馬之動作。如長鳴。如蹴蹄。如奔馳。如滾臥於郊原。作種種狀態。戚原畫狗。客訪之。聞室中犬聲甚沸。有類數十狗。若爭骨者。若衆雄逐雌

者。又若孤村野店。陡見生客。吠聲從水中出者。及關戶。則原據几畫狗正酣。口中猶嚼聲猶未盡已。子昂與原。皆以身作則。形容以赴其筆墨。用心如此。宜享大名於後世。余謂非特畫動物爲然。卽畫山水花卉亦當如是。要用全副精神。潛心默揣。如畫山水。則替山水中人物。設身處地。或坐茅亭。或立荒坡。或騎驢馬而行山徑。要各傳其神。卽無人物。宜從全局設想。若者宜橋渡。若者宜亭榭。若者宜立浮圖。而藏殿宇。要各求其適當。至於花卉。雖較簡單。而風晴雨雪。亦宜體貼入微。纔行施墨。又作畫不能將全部畫出。卽如黃子久畫富春山圖長卷。雖洋洋大觀。亦祇能寫其片面。而後面一部分則不能畫矣。卽曰畫分三面。總有一面不能畫到。况立軸屏條。焉能畫其全部耶。花卉更不能將全本畫出。總之無論何畫。均應選擇其最精采之一段作主體。纔有全神貫注之妙。使讀畫者神遊其間。自然推想出其全部或全本。引人入勝。方可稱爲好手也。

今人學畫。纔能握管。便好大言。輒曰創作。而不知所謂創作者。非徒逞狂怪。胡亂塗抹之謂也。創作重在構局。一幅寫成。要出人意外。而仍在人意中。

出人意外者何。唾棄常蹊之布局。特闢新奇之境界。令讀畫者神遊其間。快然而生奇趣。悠然而動遐思。畫至如此。神矣化矣。非一蹴可能幾此境也。必也幾十年從事於古本

元 黃 子 久 富 春 山 圖 長 卷 (七)



(八)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之臨摹。真境之研究。心領神會而集大成。始運用其思致之靈機。而發筆墨之異趣。非苟焉而已。

仍在人意中者何。畫境雖奇。畫理皆當。無背謬之處。容人指摘。則奇而正矣。董北苑萬木奇峯圖。於崖嶺最高遠處。陡起一峯。如華表。如石笋。直立凌空。疲削巉絕。嚴滄酷山水。畫一古藤。蔓延糾結。蟠兩山頭。一人崎嶇攀援而下。斯為真奇。斯為創作。今之所謂創作者。有此思致乎。有此魄力乎。

畫設色山水法。前人有二說。王右丞畫論。操筆時不可作水墨設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設色不妨。錢松壺畫憶。則云。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青綠淡赭。不可移易。二說絕然不同。而各有見地。余意松壺為初學說法。凡初學者。除去臨摹。自創新圖。操筆時水墨設色。茫無成見。故欲其立定主意。分清界限。使之練習到欲如何便如何地步。初步既達。然後再講神韻。至於青綠淡赭。畫法自然不同。青綠皴法宜簡明。以留施重色地位。若施淡赭。則墨筆皴染。須先完足。方有精彩。否則色浮而薄矣。能如是用墨用色。正右丞墨韻既足。設色不妨之謂也。不妨云者。便是不設色亦可之意。蓋不加色彩。墨華中已具神韻矣。故余於以上二說。認畫論為高超。認畫憶為切實。不可偏廢。學者須潛心默會。折衷以尋途徑也。

畫家對於美好之景物。或林巒之濃淡淺深。或烟雲之澹沒變幻。詩有不能傳。而獨傳之於畫者。並無舊人先摹稿本。而我遇之於目。是當認爲獨得之秘。豈可輕易放過。致觀面失此美滿良好之景物乎。設或一時忘攜紙筆。亦須以指畫肚。將其人意之所在。存諸心中。歸後悉心默寫。亦可爲新奇之稿子。所以古人常隨帶描筆。或登山臨水。或登樓遠眺。見有怪異之好景。便卽盡意摹寫。詳悉記之。則分外有發生之意。天開圖畫。作畫者如遇此情景。務必格外留意。不可錯過。當注意毋忽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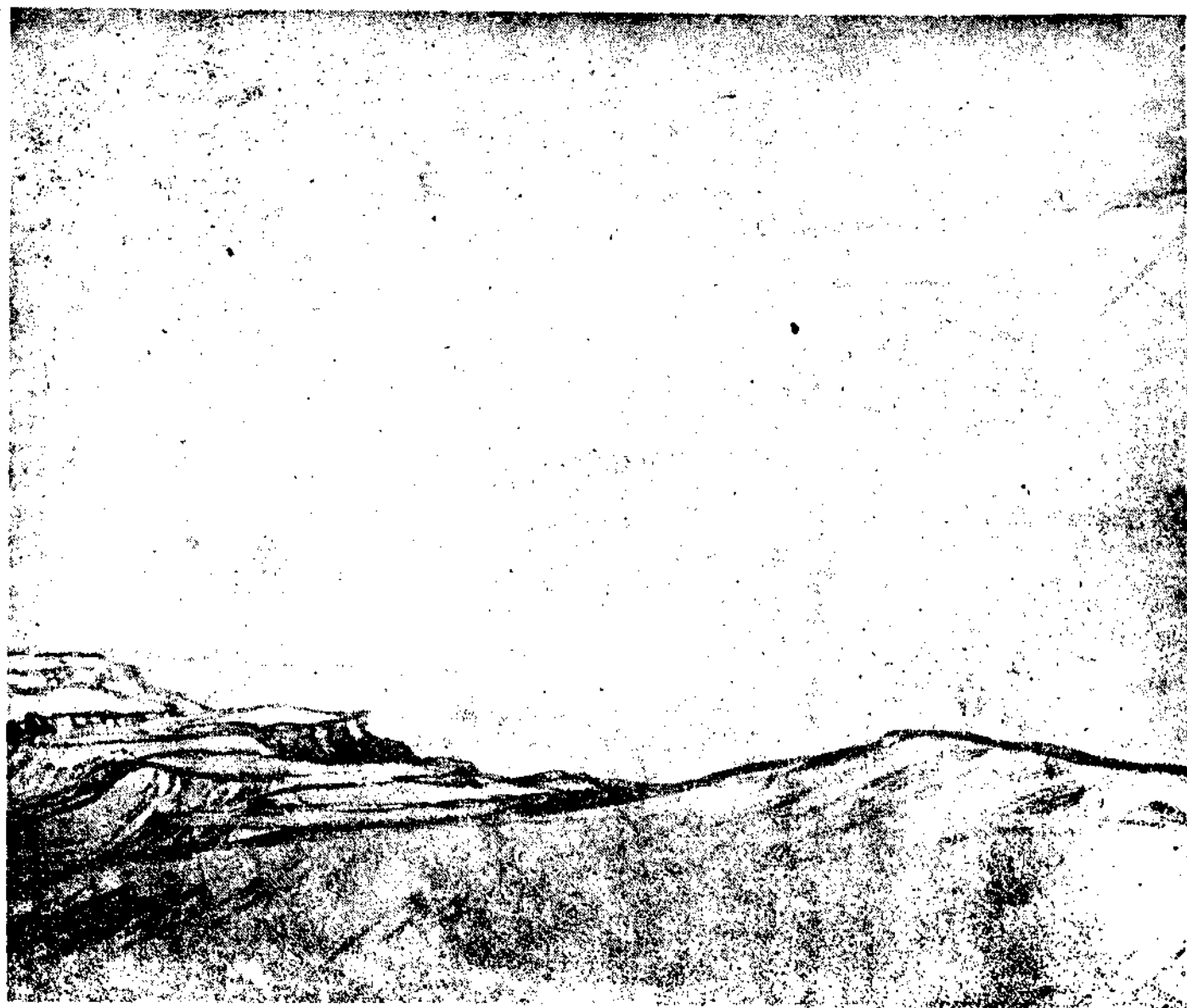
作畫蒼莽與荒率。往往相形而精神愈覺逼真。古大家荒率蒼莽之氣。皆從乾筆皴擦中顯出。蒼渾古秀。飄飄然有凌雲氣。真天仙人也。故其惟荒率。乃益見蒼莽。而意見蒼莽。則神采之活潑。自然之景物。無浮動板滯之俗。有情景畢露真相之美。所謂隨手變化而無一毫痕跡之嫌。能到荒率地步方是畫家真本領。

作詩須有寄託。作畫亦何獨不然。旅雁孤飛。喻獨客之飄萍無定也。閒鷗戲水。喻隱者之徜徉肆志也。松樹不見根。喻君子之在野也。雜樹崢嶸。喻小人之暖比也。江岸積雨而征帆不歸。刺時人之馳逐名利也。春雪甫霽而林花乍開。美賢人之乘時奮興也。隨時隨景。隨事隨物。佈置之法。有賓有主。真意夾寫。無異乎作詩之寄託寓意。以顯出其物物相當。筆筆相宜。既無拘泥板笨之失。

元 黃 子 久 富 春 山 圖 長 卷 (九)



(十) 卷長圖山春富久子黃元



又無過與不及之弊。斯真畫手矣。畫固以氣韻爲先。然畫境之位置。亦不可不講。所以昔人脫畫作家習氣。故能得意忘象。時流竊取士人氣味。以圖藏拙欺人。惟神明於規矩者自能變而通之。放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

古人以烟雲二字。稱爲山水之源。雖一鈎一點之中。自有烟雲存乎其間。非筆墨之外。別有烟雲也。若僅將淡墨設色烘染而成。卽是俗工之畫。

淡泊寧靜。是無名利存諸寸心。作畫者亦將名利二字投諸空中。刻意經營。專心求工。以成其名者。此有志於古人而終能得名者也。古人之名畫。往往有不署姓氏者。不似今人之屑屑焉。必欲見知於人。故畫之有名與否。及畫之入於神品逸品妙品與否。全在作畫者之名利心之輕重得失而定。倘爲名爲利。不特不能於畫界中得列名於後。卽所畫尙能入傳情表意之名手乎。

畫中之山水。猶文中之散體也。畫中之花卉翎毛人物。尤文中之駢體也。不論其爲散體駢體。精鍊純熟。要皆入情傳意。方見體裁之適合。而畫之山水花卉翎毛人物。亦何獨不然。雖有一定粉本。而亦得之於情意。淺深層次。部位形色。無不入於雅而不流爲俗。此所謂得心應手。由於有情有意之所致也。作畫起手。須寬以起勢。若局於一隅。則筆筆無生路矣。故有不用輪廓。而專以水墨

烘染。是實難湊。無論如何。卽畫成後。亦無奇矯聳拔之氣。此之謂有黑無筆。畫中之下乘也。故峯巒拱抱。樹木向背。先於布局時盡情安置。通盤全局。着筆處曲盡其意而傳出。無一筆見有不合畫中之情。無一筆不盡畫中之意。然後逐漸烘染。由淡入濃。由淺入深。結構之完密。有自然而無強致。古人名筆真畫。雖或有未盡出色。而游行自在。意趣之顯露。情緞之雅逸。確於人之眉目間瞰出。雖當時若不經意之作。不知情意之運用曲折。顯露有出於不期然而然者矣。其神之活潑。其形之淋漓。不論何種。無不逼形其真相。此其故。在未落筆之前。布局無一毫之牽強。故其風骨。自與尋常畫家迥不同耳。古大家之名蹟。卽信而有徵。對於真蹟之中。要在辨其着意不着意。傳情不傳情。或是臨摹舊本。抑或自出心裁。創爲情意之構造。故有着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師法古也。有着意而反不佳者。過於矜持而執滯也。有不着意而不佳者。草草不工也。有不着意而精者。神情之化也。有臨摹而妙者。若合符節也。有臨摹而拙者。畫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機趣發而與會佳也。有自出心裁而無可取者。作意經營而涉於杜撰也。此中意味情緞。慧心人愈引愈長。與年俱進。若扞格者畢世模糊。雖用心專致。亦不能獲益於萬一也。

(未完)

元黃子久富春山圖長卷(一十)



元黃子久富春山圖長卷(二十)



北樓論畫

吳興金紹城著

余從事畫學幾三十年。無一師承。或聞之鮮不以爲異。然溯自晉唐以來。凡工繪事者。罔不出於閉戶自精。非若近日歐洲有學校有導師。俾學者循序漸進。不致誤入歧途也。茲應同人之請。將平日所心得者。述其梗概。倘世有同志。日爲識途老馬。未始非畫學萬一之助也。

嘗謂畫之爲物。乃人與物所由分。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以其能語言也。能文字也。凡語言之所不能及者。必藉文字以宣之。而未有文字之時。實則先已有畫。蓋文字始於象形。如科斗蟲篆。以及日月山水草木面目馬牛象鳥諸篆文。無一非象形。卽無一非畫。故不識文字之三尺童子。予以筆墨未有不喜作畫者。推而至於世界各國。有文字俗鄙幾於不能成章。而國中之畫。蓋未常廢也。故觀一國文化之深淺。但視其美術之精蘊。欲知美術之精蘊。代考其畫學之良窳。此不易之理也。中國畫學變革可分爲三時代。其一爲上古至漢。其二爲晉至元。其三爲明及今。試析論之。第一時代之畫。今日直無從見。所可見者。僅有銅器玉器及碑石摹刻之文耳。然真確者亦極難得。思想當時之畫。摹形必極逼肖。設色必極渾古。卽一人一物一山一水。無不窮形盡相。惟妙惟肖。鑄鼎象物。及郭璞註爾雅所繪鳥獸草木之圖。如周有姦舜傑紂之容。漢有雲臺功臣之像。以及河圖洛書九州名山等圖。凡此諸畫。以意度

元黃子久富春山長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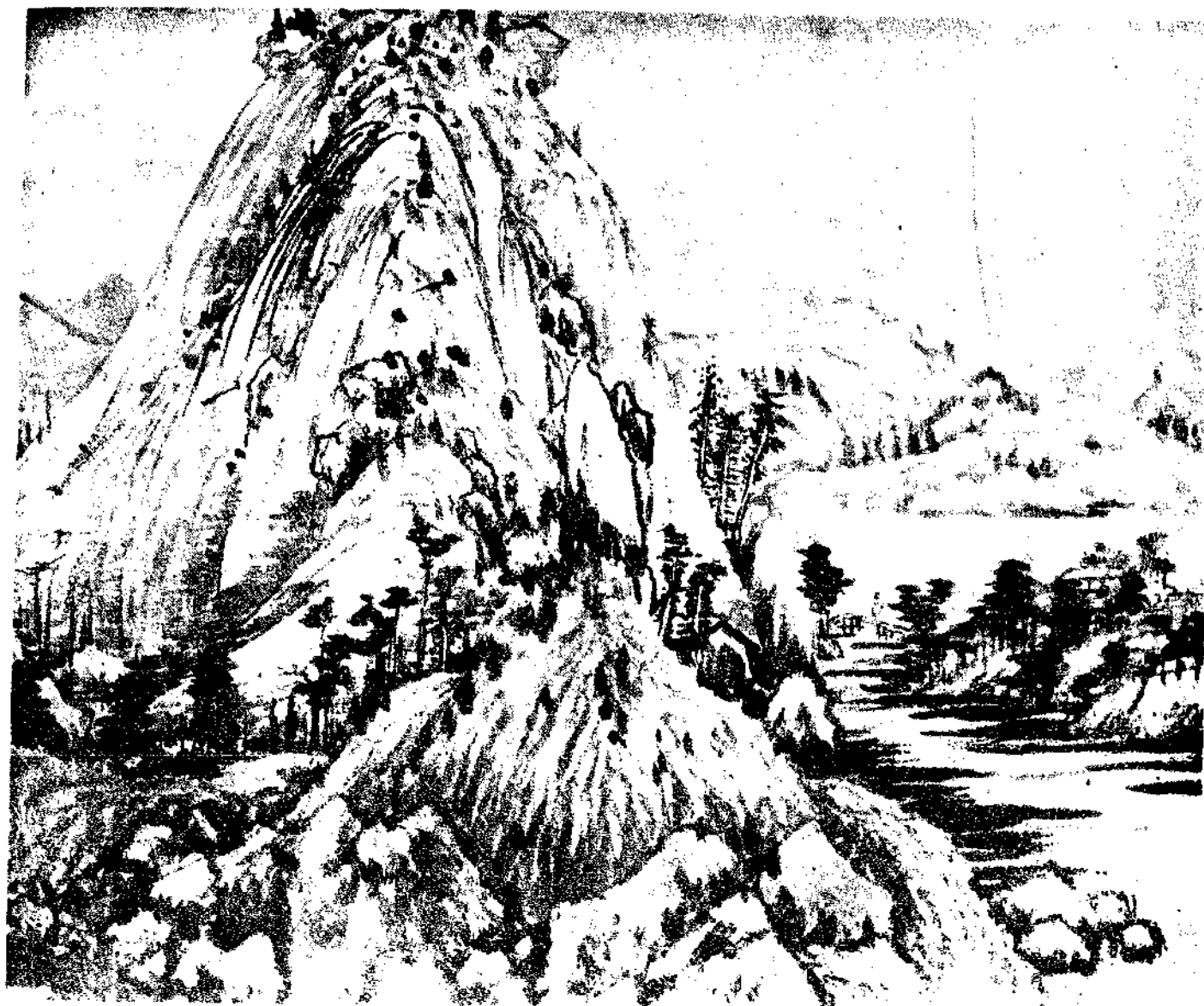
之。精微幽雅。或遠遜晚近。而真肖渾樸。足以開後世畫學之源。蓋是時之畫。比之羅馬諸名家畫。庶幾彷彿。可資對照者也。中古之時。風化漸開。畫學亦日進。自晉迄元。名畫之家歷歷有可數者。南北朝至隋四五十家。全唐三百八十餘家。五代時後梁十五家。後唐十五家。南唐三十一家。前蜀十五家。吳越二十七家。兩宋畫家。較全唐倍之。元代未及百載。已有四百餘家。從古迄今。我國畫學全盛之時。實在於是。推原其故。蓋有三原因。一為筆墨紙絹等物。日見精良。善事利器。從古然也。一為在上者提倡之力。即君上亦極力研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一為研究者。有切磋琢磨之功。如唐宋畫院之設是也。當是之時。家數既多。門戶亦別。出奇制勝。彼此爭衡。功以磨勵而益精。學以競角而彌進。以言逼真。則誤筆作蠅。牛目童影。真之至矣。以言設色。則徐熙之沒骨圖。趙昌之對花寫照。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薛稷畫鶴。張僧繇畫龍。藝術之精。可謂登峯造極矣。然人情恆厭故而喜新。物理至窮極則必反。故宋元間畫法雖稱神技。而濃麗之甚。乃變為淡雅。工緻之甚。乃變為超逸。卒不能使天下後世。固守其成規。永永而不易者。非淡雅之必勝於濃麗。超逸之必勝於工緻。乃人情物理之變遷。雖畫中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此則由工筆而變為寫意。由第二時代。變為第三時代中之一絕大樞紐。學者不可不三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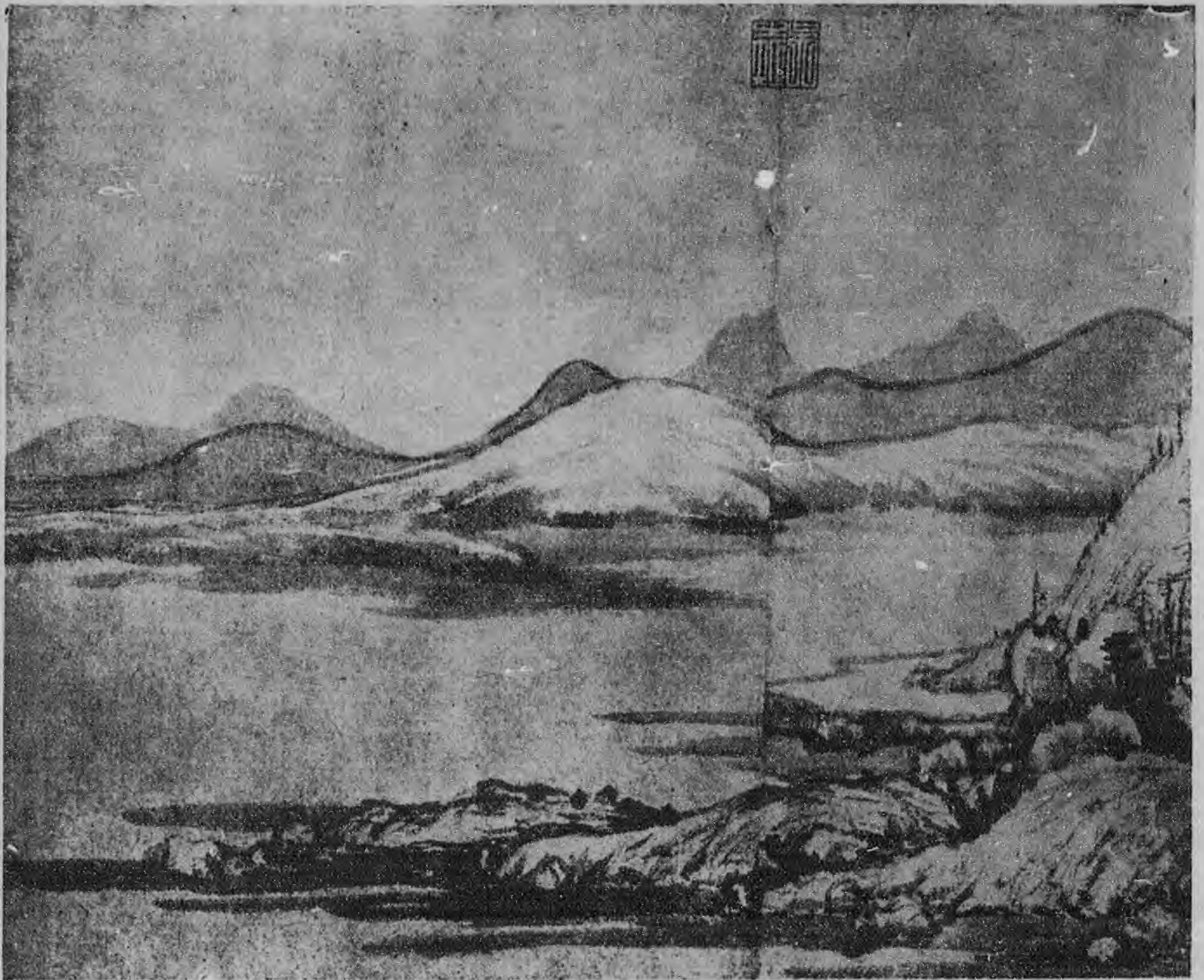
焉。

有明一代。善畫之家更僕難數。而最足膾炙人口者。則王孟端，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董其昌，陸包山，徐文長，李流芳諸人也。之數家者。皆名冠當時。而考其造詣。則實近於率爾操觚者。蓋非其畫之獨足以流傳也。乃其文字之長。足以輔助而生色。觀其每坐一幀。必額以耑家一字法。題以絕妙之詩詞。文字既冠絕一時。畫之名遂因而大著。此雖諸家相習成風。而開其端者。實宋元來蘇東坡米元章趙子昂倪雲林輩也。有明諸家。既以寫意之畫得名。當時雖有仇十洲。林良。呂紀。藍田叔。邊景昭輩。以工筆爲長。而傳播之盛。流派之長。卒在諸家下者。其故何哉。此易而彼難。此新而彼舊也。夫詩文之中。有以高古簡括勝者。有以芊麗精巧勝者。豈獨於畫不容有工筆寫意之分。是不通之論也。然必謂高古簡括高出於芊麗精巧。摹寫大意高出於細筆求工。亦偏倚不公之論也。平心思之。工筆固未足以盡畫之全能。而實足奉爲常軌。寫意雖亦畫之別派。而不足視爲正宗。能工筆者。學寫意而不難。專寫意者。求工筆則匪易。後人不察。動以寫意矜人。謂能尊崇高古。而畫之一道。遂失其堂堂正正之師。明代諸家。不得辭其咎也。

自明迄清。寫意與工筆二者並駕而齊驅矣。然其所謂寫意者。既每况而愈下。所謂工筆者。亦似是而非。皆失古人言畫之本旨也。

元黃子久富春山圖長卷(四十)





。古之畫者。以造化爲師。後世以畫爲師。師造化者非真山真水真人真物不畫。師畫則不然。勦襲摹仿。不察其是否確爲是山是水。是人是物也。畫之末流。至是極矣。

學畫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試驗一已之心得。蓋非考察天然真物類。憑空臆造。如使南人畫駱駝。北人畫船艦。不特逼真未能。尙恐或至錯誤。然見是物矣。而不研究古人成法。徒自多費心力。而無能成功。如學文章者。知識字矣。然不於成文中求其程式。則無以組織成篇。能觀察物類矣。研究成法矣。若非以一已所得。綴爲簡鍊而揣摩之。則徒拾人唾餘。終無推陳出新。獨出心裁之一日。

抑余尤有進者。學畫者必先讀書。而畫人者。則尤非真讀書人不可。蓋畫人必繪以衣冠。襯以物品。在在須恰稱其人之時代。偶有錯誤。笑柄隨之矣。

畫之總類大別分下列三項。

(一)人物，仙佛，天眞，歷史。(二)山水，樹石，宮室。(三)花鳥，走獸，草蟲，鱗介，器具。大抵學人物山水者。須兼學第三項各門。

書學應注意之程序有四。

(一)原理。(二)布局。(三)用筆。(四)賦色。

能於四者盡力講求之。於此道思過半矣。以上所論。聊就書學要旨。及余平日所心得者。

家略有微詞。要非詆毀前輩也。實以畫學至
寫意而已微。而世之作者。無論工與不工。
動輒高言玄妙。幾視工筆爲不足學。深恐長
此終古。貽悞匪鮮。而真能畫之人。必從而
絕迹矣。豈不重可慨哉。
(完)

藕廬詩草

吳興金紹城拱北

遊義大利邦渾故城

劫運滄桑感昔年。頽垣敗壁認依然。萬家燈
火今何在。荒草斜陽古道邊。
清歌一曲座聽時。拾級層臺似半規。千五百
人齊鼓掌。珠喉聲轉出簾遲。
井眉鉅甕短牆遮。十字街頭賣酒家。想見胡
姬招客飲。當爐亂插滿頭花。
黃泥作枕石爲床。如此門楣亦可傷。窟室當
年長夜飲。巫山雲雨楚臺荒。
雕甍畫棟夾彤墀。鑿石渾疑鬼斧施。長使情
天彌缺憾。崔巍首築愛神祠。

過瑞士勃靈址湖舟中卽景

渺渺青波一鑑寬。四山積雪未全殘。獨憐海
外春來晚。貪看湖光怯曉寒。

白蘋 垂柳

四月江鄉夏氣清。綠楊陰裏着棋枰。白蘋花
發日當午。晝久時聞魚躍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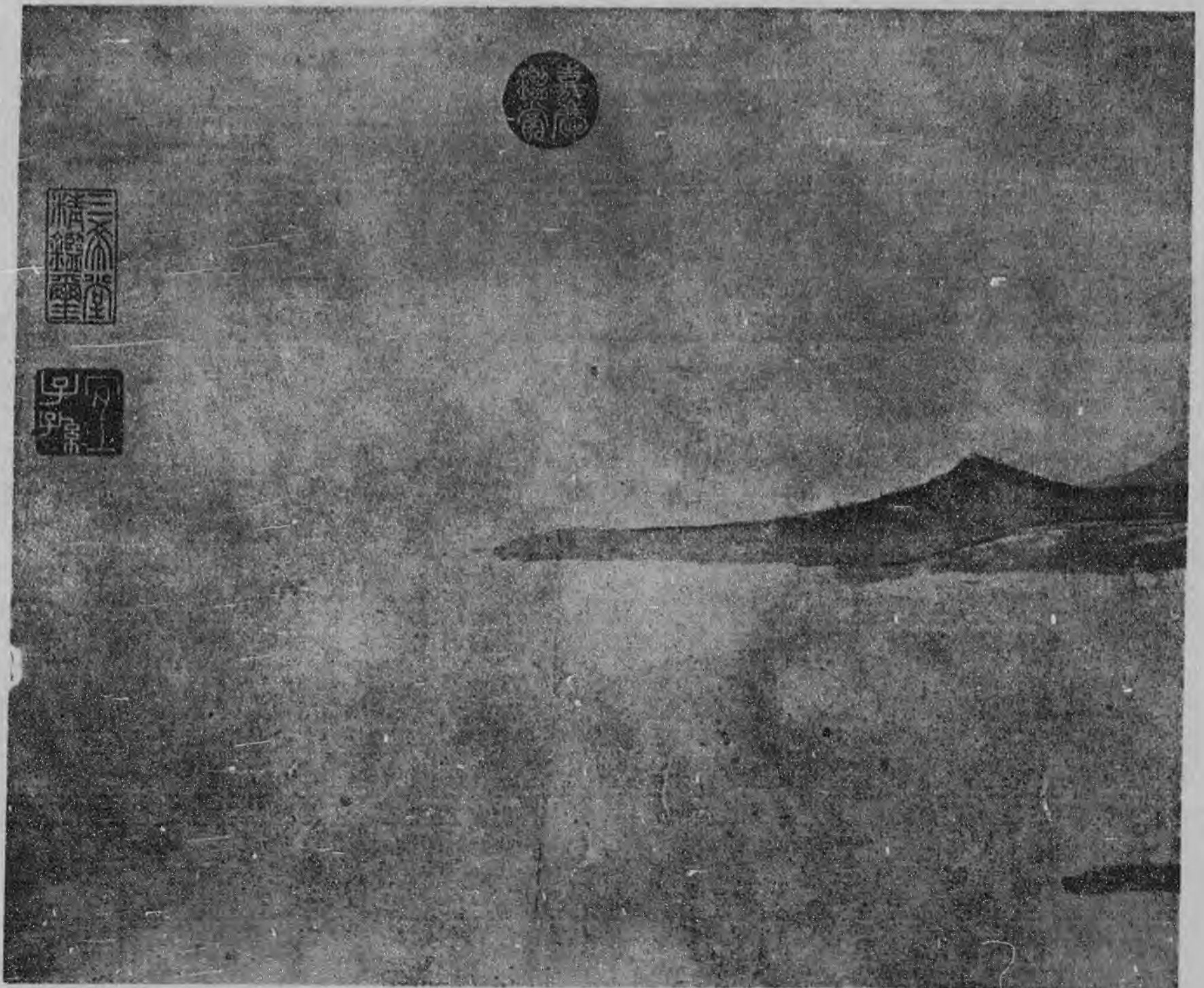
玉簪

素女曾聞墮玉鈿。化爲瓊蕊自何年。昨宵重
赴瑤池宴。簪向雲鬢分外妍。

刺梅

葉翻亂點椒苔綠。花暈全欺蠟蕊黃。爲祝東

元黃子久富春山圖長卷(六十完)



皇須護惜。小園留與殿春芳。
白月季

曉豔昨沾仙掌露。晚風初試玉羅裳。東家姊妹
休相妒。濃抹終應讓淡妝。



陸羽烹茶圖

古舟先生節
屋宇傑佳素
茗無言同奇
行不致停煙
逸例必極意
絕佳志

性遊山空思
長呼盡剪名條
枯腸軟座落破
龍團綠活水翻
鐘蟹眼黃耳灰
爾鳴輕看韻鼻
瑞風過細蘭
香一甌洗得
又陸寒飽既
馬疾雲水鄉
規矩

清宮藏元人八段錦卷至為名貴茲特分期影印公諸同好

臘梅一樣冷香繁鼻觀。衝寒雪裏吐奇能。無端幻作東籬色。來向孤山處士家。歷盡山嶺與水淵。年年辜負看花時。素箋寫出橫斜影。可以簪前舊日枝。百合孟蜀瑞花圖。老學菴曾記。守此百年心。自有合歡意。題畫溪漲水

流急。雨來山影微。春寒雖未捲。雙燕已先歸。

題仿沈石田杏花歸燕小幅

溪漲小橋平。雨餘山青色。捲簾待雙燕。春意滿空庭。

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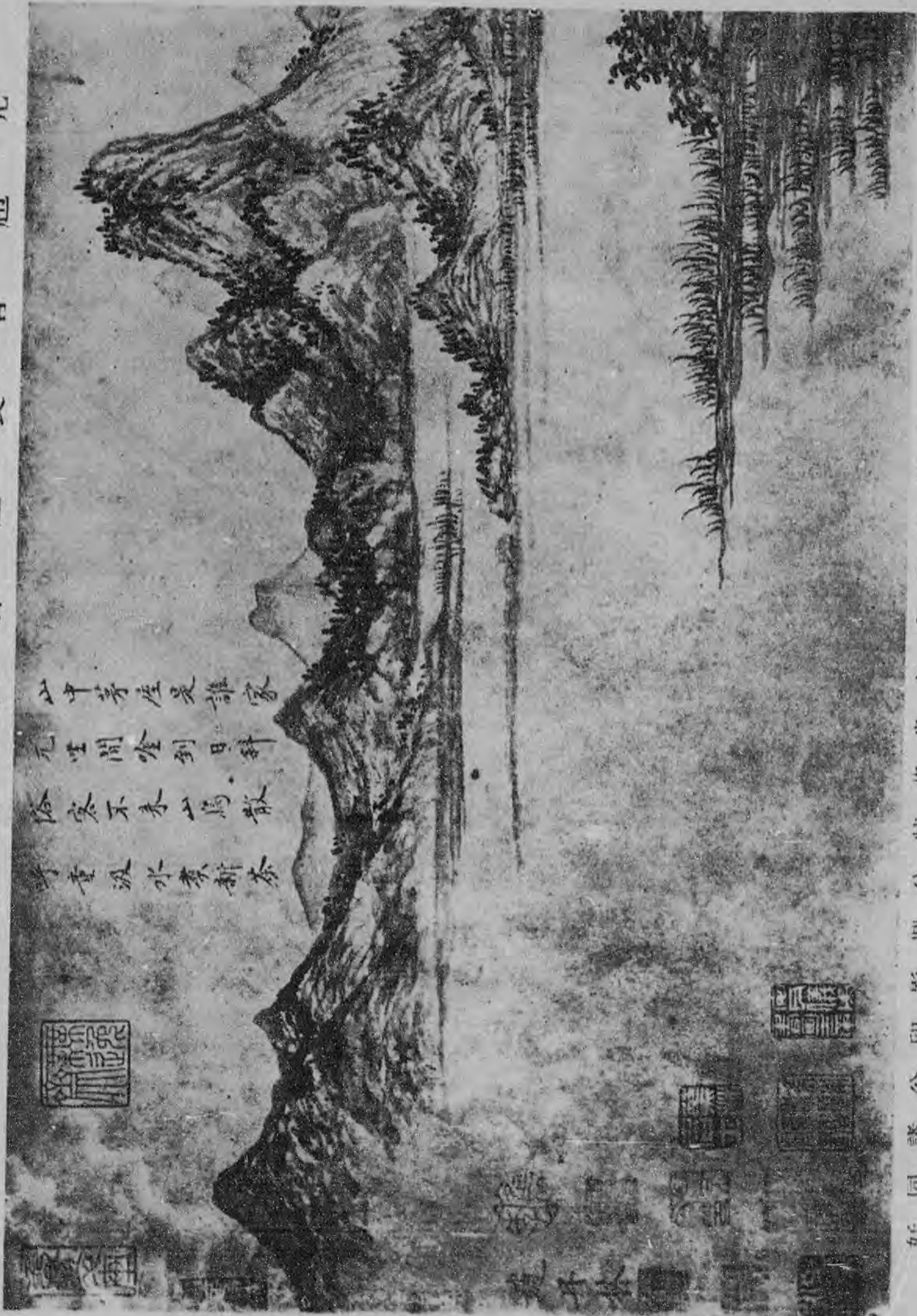
鷓鴣啼不住。喚我惜餘春。曉色迷楊柳。風光老

白蘋。樓遮山影淡。雨洗草痕新。準擬苔溪上。煙波了此身。

題畫

東風忽報
春息消。
殘月羅浮
夢乍醒。
一夜幻成
香雪梅。
推窗失却
曉峯青。
芙蓉楊柳
薄酒殘妝
頰暈嬌。
西風瘦損
小蠻腰。
不隨凡卉
趨炎熱。
相對寒江
媚晚潮。
菊
黃菊滿庭
除。西風
爲管領。
白衣人不
來。斜陽
淡秋影。
爲孟剛
畫立幅
高人築室
山之阿。
俯瞰江流
恣幽賞。
有時蕩舟
發長嘯。
夾岸松聲

清 宮 藏 元 人 八 段 錦 卷 至 爲 名 貴 茲 特 分 影 印 公 諸 同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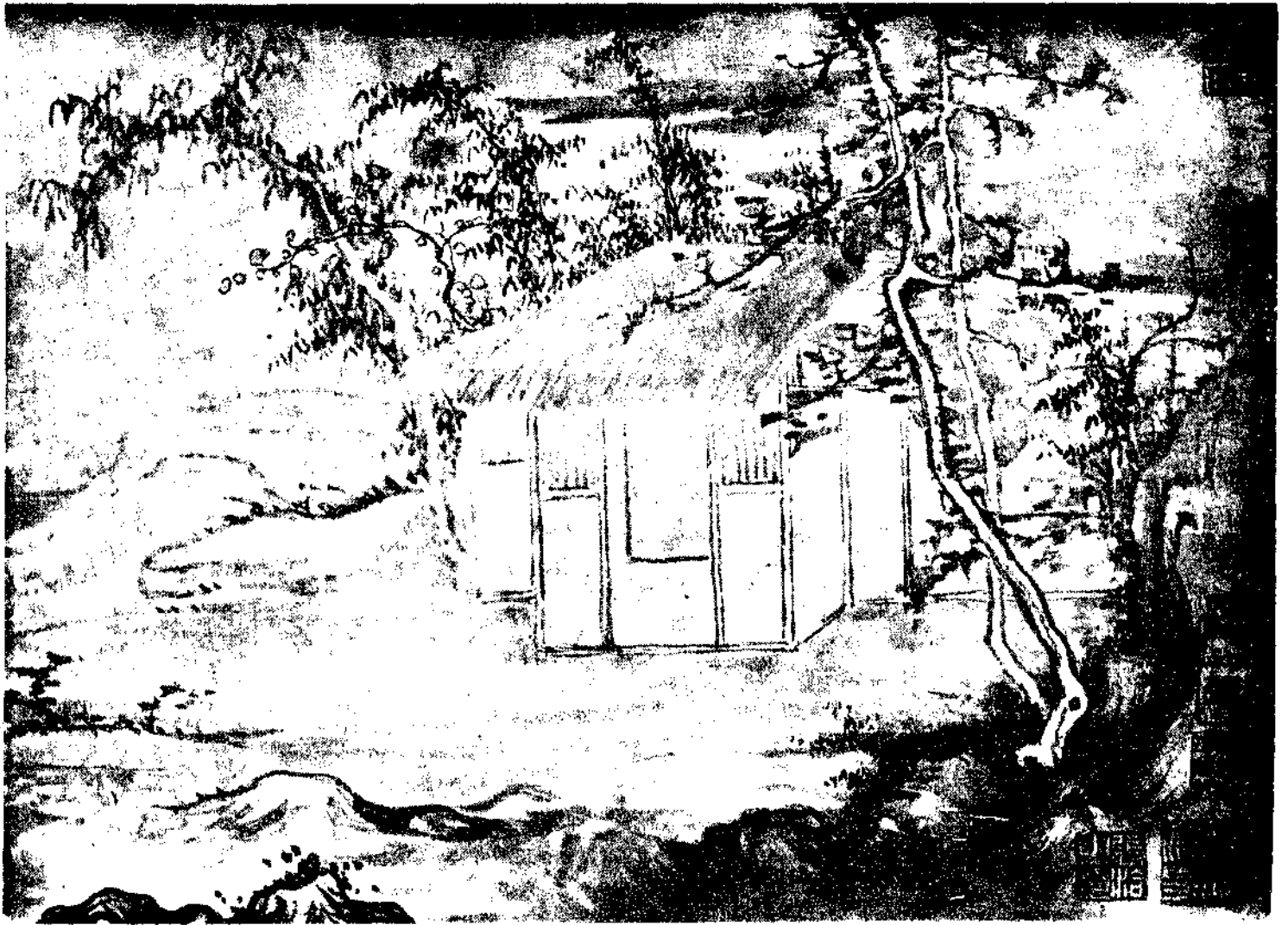


山中茅屋是誰家
元正開春到日斜
俗客不來山鳥散
手壺汲水煮新茶

答清響。

題畫

叢篁媚幽調。高柯如鶴立。雨退澗霞明。向晚泉聲急。



題畫端陽景
生香活色漫相誇。慚愧人稱老作家。且學青藤徐處士。端陽佳節畫蝦蟆。

仿雲林水竹居圖為田煥庭作
疎竹三四竿。蕭蕭媚煙水。幽人隔林樾。鳴琴時一理。

佗江載酒圖

江浦陳粲園大兄以垂暮之年避地嶺表與永嘉呂文起順德幸仿蘇兩君日夕為珠江之遊命酒徵歌流連侵曉近著問字樓詩眺海樓詩亡慮千數百篇哀感頑豔悲壯蒼涼蓋各擅其勝方之昌黎渡海東坡投荒殆無以過也為作是圖摹寫海珠煙景藉記當時游蹤未知能髣髴百一否餘興未已更賦一截

倦眼南天沸戰塵。巒花疔鳥總傷春。誰知明月清風裏。猶有佗江載酒人。

舟過金沙港

隄外西湖隄內池。小橋倒影碧琉璃。池荷開落無人問。風送蟬聲度柳枝。

秋山行旅

不辭鞍馬損朱顏。行盡千山與萬山。無限蟬聲無限路。秋風黃葉穆陵關。

仿董香光山居圖

桐花落盡雨疏疏。小屋浮烟入夏初。好是綠肥紅瘦裏。戲鴻堂上作真書。

仿大癡浮巒暖翠

暖翠濃欲滴晴。巒秀而野山中。不知時葉綠辨。春夏潑墨與欲。飛吾亦大癡也。

峽江圖



是烟雲邱壑。即滿腹皆是畫稿。信手揮出。就其性情品概。宗承師法。莫不各成一家。各得一派。故以畫求畫。則刻畫之迹重。不以畫求畫。則筆墨之道乖。重與乖其病不傷之於形。即失之於俗。不鄰之於滯。即失之於野。終其身於畫之中。而究莫知其所由來。此俗工之所以不足與言畫者耳。善畫者能與古人合。復能與古人離。合而不離。勢必流於拘泥。離而不合。每多近諸杜撰。故能合復能離。即能融會貫通。隨在皆見活潑潑地。天機自露。昔之能品神品逸品之畫。其工細。其化變。其超軼。所以能表出獨到之處者。皆師承家法。各於近而者有得焉。士人之畫。尚氣韻而不尚工巧。所以有蓬頭粗服。異於工畫者。而其精神煥發。雋逸盡緻。神形自然顯出落落不凡者。其怡怡喜悅之景色。令人坐對之。不覺塵想之傾消盡矣。所謂寥懷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雖題秋景而一種難狀之景。含之於語言中。而不以語言道及。自然露之於言外者。可見畫家之法。自有獨得者也。若僅僅於畫工之刻意經營。徒襲其貌似。而遺失其神景。匠門之習氣。是為大忌。故化工者。對於景物非景物也。我也。我非我也。景物也。非我而非景物。景物我而我景物也。我之外無景物。景物之外無我。隨處是我。隨處是景物。即無處無我。無處無景物也。千態萬狀。陽開陰合。滿紙生氣勃勃。豈能以言語形容盡作者之妙哉。

畫有三到。有六長。有四難。又有七忌。何謂三到。理也。氣也。趣也。具此三者。未有不入精妙神逸之品。學者能於平中求奇。純綿裏鐵。虛實相生。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如是則必竿頭日進。以底於成。倘能古雅氣骨。超逸神韻。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等之六長。盡備而不遺。則自然盡於高手。然畫之功用。其最難求者亦有四。筆要求其少。畫要求其多。一難也。境須顯明。意宜深遠。二難也。險不入怪。平不類弱。三難也。慘淡經營。結構自然。四難也。至於用筆。則忌滑，忌軟，忌硬，忌滯重，忌了率，忌明淨而膩，忌叢密而亂，作者當以心運筆。不使筆不從心。從容不迫。由顯入濃。由淡入濃。其畫中之佳妙。循循漸入而不自覺矣。

(未完)

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
主唱中日藝術提携者亡友金拱
北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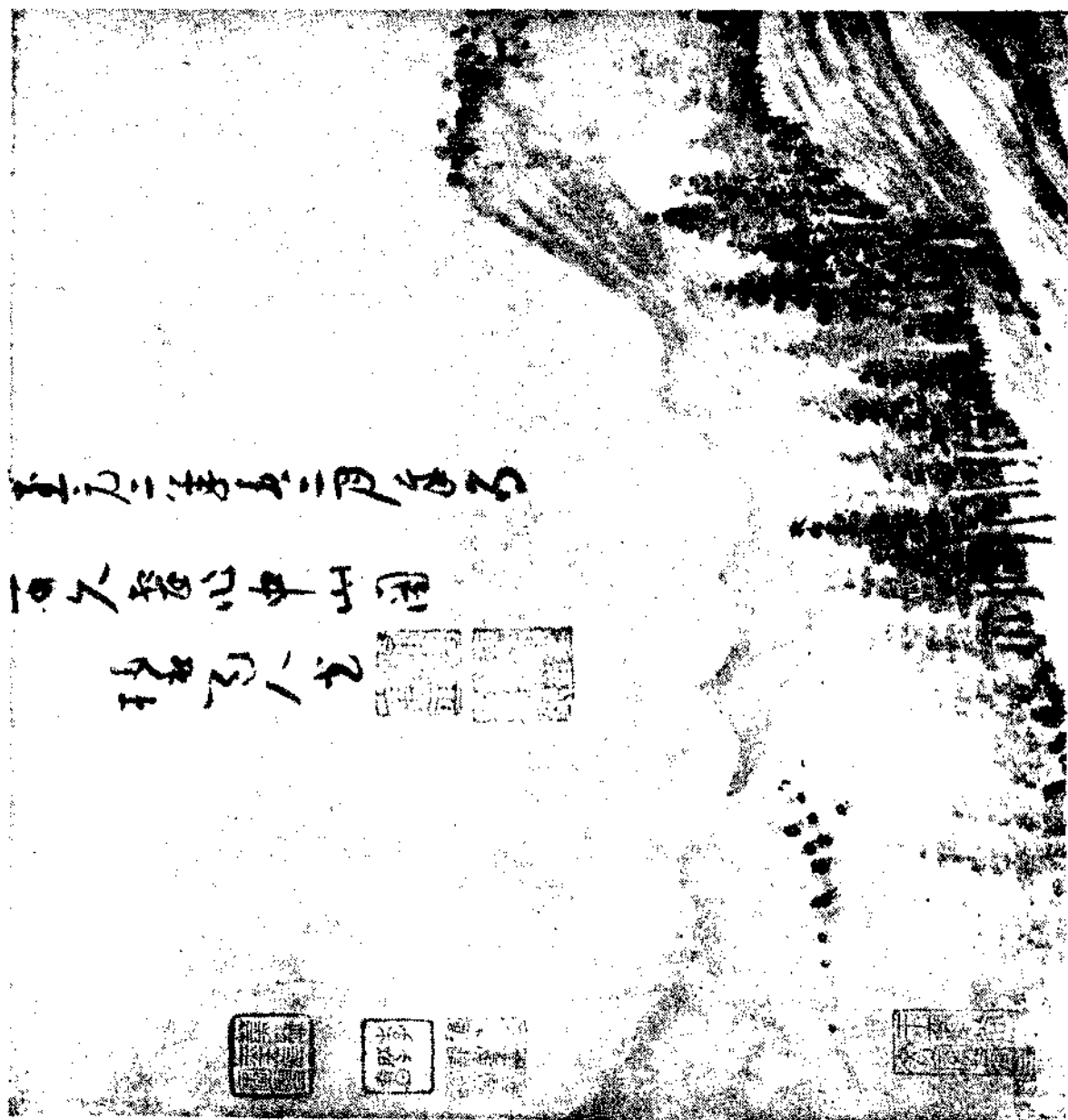
渡邊晨畝

嗚呼亡友金紹城先生字鞏伯號拱北浙江吳興人也。博學於書畫篆刻金石六藝無不精通。憤曩者大正七年冬間。先生與周肇祥顏世清陳衡恪等某某諸人。主唱中日藝術之提携。十載於茲不幸陳氏中途逝世。悲淚未乾。又遭先生之故。接及滬濱長逝之電。不禁慟然目失哀感交來。實可謂爲東亞諸學界及中日藝術提携上一大損失。能不悲乎。我政府追念先生在世之功。給予勳三等瑞寶章以酬其勞。先生夙以尊主權

元吳仲圭山中圖卷(元人八段錦卷之二)(其二)



存國體為念。常唱同胞共榮共存之說。以謀東洋藝術向上之發展。曩昔遊學英法。兼研究洋畫。深有所悟。見現時泰西藝術傾於物質至上主義。確信不及東方理想之高深。慨近代畫家爭奇競新。崇拜西洋畫法。徒事摹倣。致數千年以來東方藝術之高深雄渾之妙趣。有逐漸頹靡之嘆。爰於民國九年。廣集同志。並承徐大總統之贊助。創設中國畫學研究會。與周氏同就會長之任。在政變多端民



吳元圭仲中山圖卷八人元
元吳圭仲中山圖卷八人元

流墨丸雨雲使筆似風竹峭潔復蕭瑟
非朕虛物把卷重整手對景先生目
宸藻爛星芒賞益清不傳

臣劉統勳恭和

心搖動之凝
渦中。毅然
謀美術之發
展。對於吾
人曩昔所提
議中日藝術
提攜。極為
贊成。因商
及日本國同
志。協同研
究東洋美術
。窮其蘊奧
。藉以發揚
神妙精華。
雖值民八以
來。排日思
想澎湃之際
。進行諸多
困難。終以
不撓不屈。
竟能於十年
十一月。在
北京歐美同
學會開第一
次聯合繪畫
展覽會。斯
時極為盛會
。並蒙大總
統徐公黎公
。總理靳公
莊會。購買
日本畫數紙

。十一年又在日本東京開會。亦極盛會。宮內省外務省均有購品。而朝野官紳對於中國畫家。尤表歡迎優待。爾來中日兩國人士。相得益彰。愈形親睦。我國震災時。先生慨然發起。謀諸民國畫家。捐贈數千圓。至日本人士有住訪先生者。先生必排萬難力謀便利。無不懇切。人皆感其誠。均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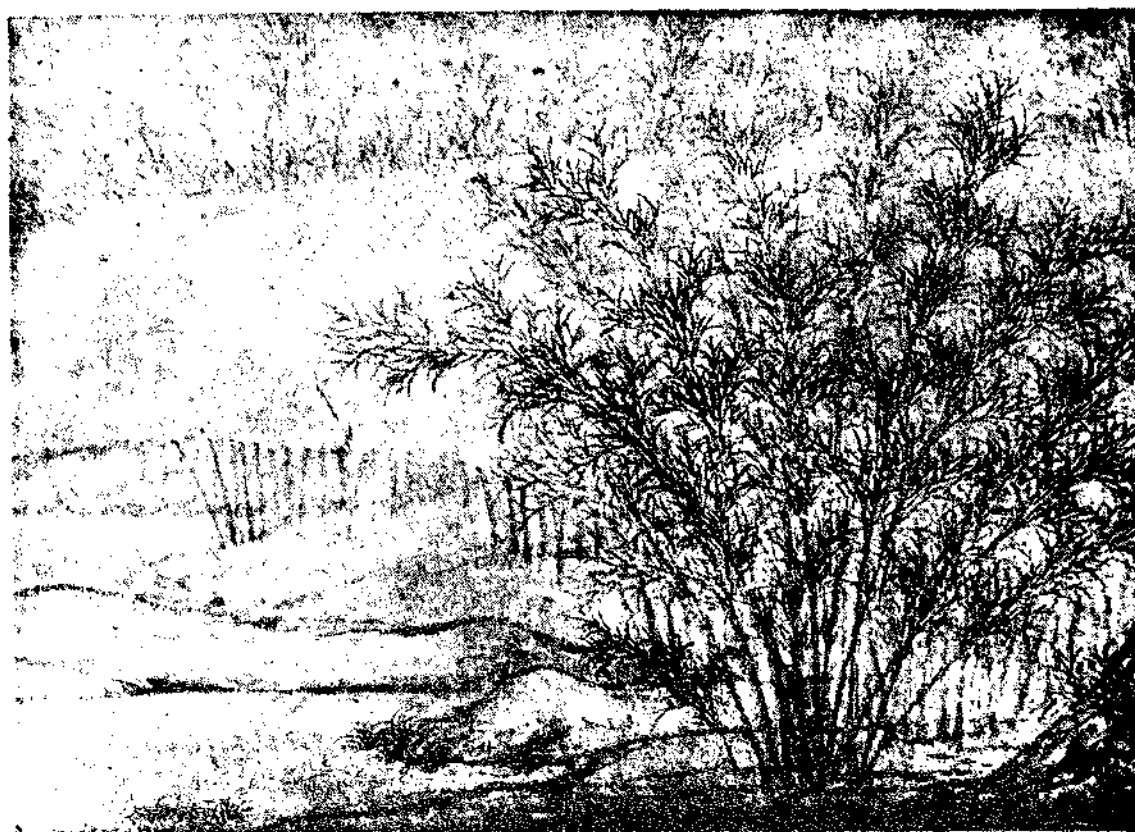
元管道昇夫人水竹圖卷（元人段錦卷之三）（其一）



發揚同種同文之大義。並締結同胞攻守同盟。以保東方永遠之和平。且共享太平之福祉。以發揚東方美術之精神於世界。所冀博愛諸君子賜莫大之援助。使此大業得以貫徹。庶於中日兩國平和有所貢獻。斯足慰拱北先生之靈耳。茲值金世兄潛庵以先生之墨茶開為湖社會集研論之所。並發行湖社半月刊之機會。聊申微意。以識不忘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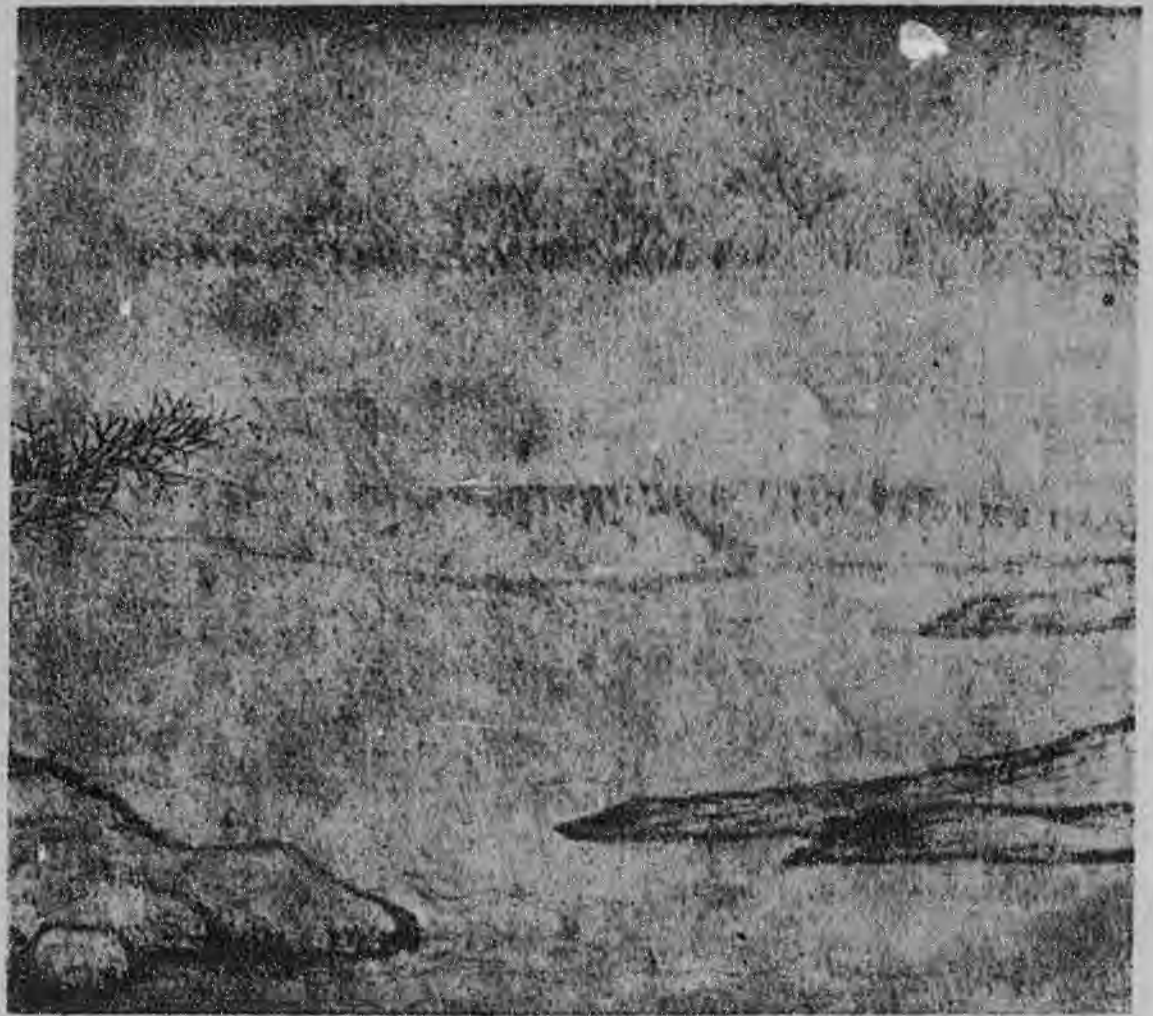
上中日之握手交驩。不但防止東方固有文化之衰頹。並可挽回世道人心日漸趨下。兩國人民應勿忘唇齒輔車密切之關係。以

元管道昇夫人水竹圖卷（其二）



欽佩。十三年在北京及上海開聯合展覽會時。先生努力奔走。尤為感謝。朝野諸公。對余極為優待。可謂誠心誠意。每次愈加親密。十五年夏初。在東京及大阪開展覽會時。先生以書道為東方獨特之藝術。應與畫學一體。乃唱書畫一致之說。不意會畢。歸國中途。病於滬上。竟以長逝。謂為中日親善之犧牲。洵非誣語也。竊謂書畫之妙諦。可感動人心。對於修養精神。振作國民。有重大之意義。而文學美術

(三其) 卷圖竹水人夫昇道管元



先生自海外歸來。旋瘦時病。竟歸道。山。海內外。學者。識與。

不識。莫不同聲輓悼。而畫繪無人領袖。一切頗形廢弛。雖一家骨肉。每因人愚弄。時起爭端。先生有知。當不瞑目矣。說者謂繪本雅事。雅而至於爭。則與雅相去也遠甚。予因謂繪而爭。因傷雅。然天下事。視之重。則爭之力。繪而爭。較之曩日無人過問時誠進步多多矣。予因今之爭。益念我拱北先生提倡之功無已時也。頃者。先生哲嗣潛庵兄。追念先人未竟之志。重興湖社。發行月刊。而徵件於予。予雖非先生弟子。然先生在日。每於朋好坐中。得聆妙緒。獲益良多。且與潛庵有同寅之雅。值茲繼述盛事。敢不略盡棉薄。襄助厥成。溯自先生創立畫會以來。不獨學畫者增加。即畫家之著作。亦因之而興起。其精到者。如陳師曾先生文人畫之價值。胡佩衡君畫詣畫學碎語等作。均能解人之束縛。示人以範圍。裨益後學。良非

(四其) 卷圖竹水人夫昇道管元



畫法擬註

余鑄雲

我國繪畫一道。至清季凌夷不堪。幾有無人過問之勞。自入民國來。幸得。金拱北先生。竭力提倡。熱心教授。一時風聲所播。興起者甚衆。雖粗細不同。青綠各異。派別分歧。不無門戶之見。然咸知注重於繪事。則一也。吾人方冀圖畫。從此進步。蔚為大觀。不幸去歲。

親國風流推一時競將寒玉照
秋晴澹烟橫抹淡滿裏終有
龍吟風雨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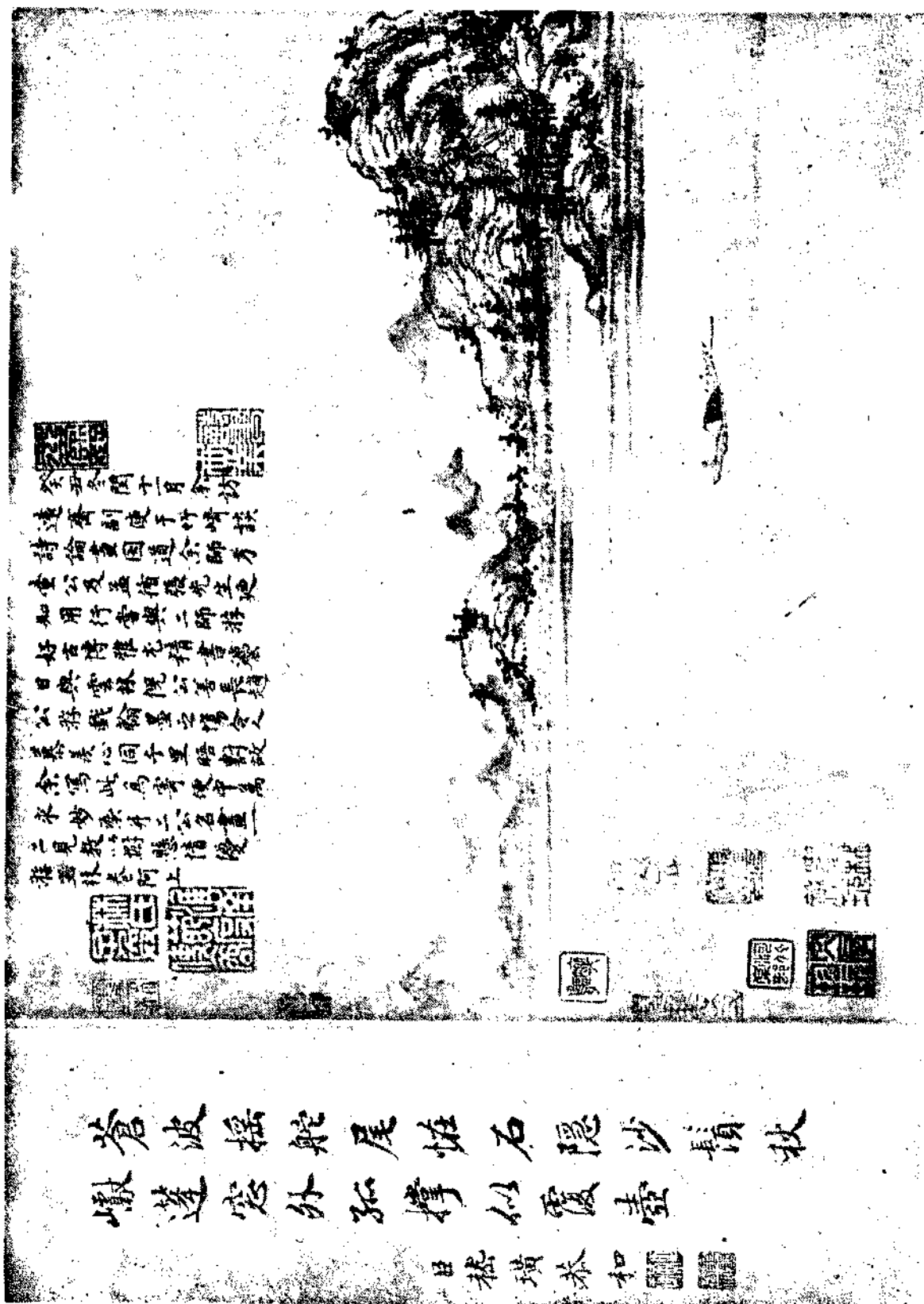
淺妙。而龍遊余越園宗長。集古今畫法之大全。編輯畫法要錄一書。審錄精當。尤為當代傑作。予目睹茲編。不時溜覽。每于畫理畫法。多有所悟。信筆書之。以備遺安。久而盈冊。自愧造詣淺薄。未敢自以為是。顏曰畫法擬註。蓋擬而未定之詞也。今承潛庵雅意。登載半月刊中。尚望海內外法家。不吝教正。俾擬註由擬議而成為確定。則微生之榮幸矣。



我國山水。無論深遠平遠高遠。所有山石樹木屋宇等件。均作平視形。自西畫流行。專講光學水平綫。寫實景者多購臨照片風景畫。在水平線上者。一切點綴。均作仰形。在水平綫下者。一切點綴。均作俯形。惟居中者作平視形。淺學之流。每每傲之。自詡新奇。鄙棄舊畫為不合理。實則畫為美術。美術于合理之外。當求美觀。試觀新式山水。一幅之中。上仰下俯。頓生不安之象。尚何美感之可言。若水平之理。宋李成

早已見及。其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是七八百年前。我國舊畫家。已有行之者。又何新奇之可言。况當時沈括夢溪筆談。已非之。括言山水之法。蓋以小觀大。其間折寓折遠。自有妙理。予謂我國複式山水。上下左右。均作平視者。蓋處處有人在。本以行人為主體。故層層表現。趣味無窮。一幅畫即是一篇遊記。非可與簡單之攝影片。相提並論。此理予觀舊畫長手卷中。尤

易明顯也。總之水平之法。祇可作單片畫。或寫實景。偶一為之。尚須於題跋中說明。免致貽誤後學。若寫複式山水。仍當用古法為是。李成流傳真蹟。予未得見。如石谷南田等所臨之寒林圖。均不見有掀屋角之處。可見營丘先生。亦不過寫簡單實景。偶一為之耳。



書畫均得重筆墨。故有同源之說。惟明董香光謂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又謂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予謂畫中筆墨當分論。筆須熟後生。墨須熟外熟。香光又謂畫欲暗。不欲明。亦頗有語病。仍以石谷明暗兼到。神氣乃生為確論。予謂畫山水是遠景。暗多於明。畫花鳥等是近物。明多於暗。山水是遠景。中隔空氣幾千百層。萬不可太清晰。太工細。故用筆宜乾。用墨宜淡。方能微茫煙靄。氣韻天然。今人每以山水不宜工細。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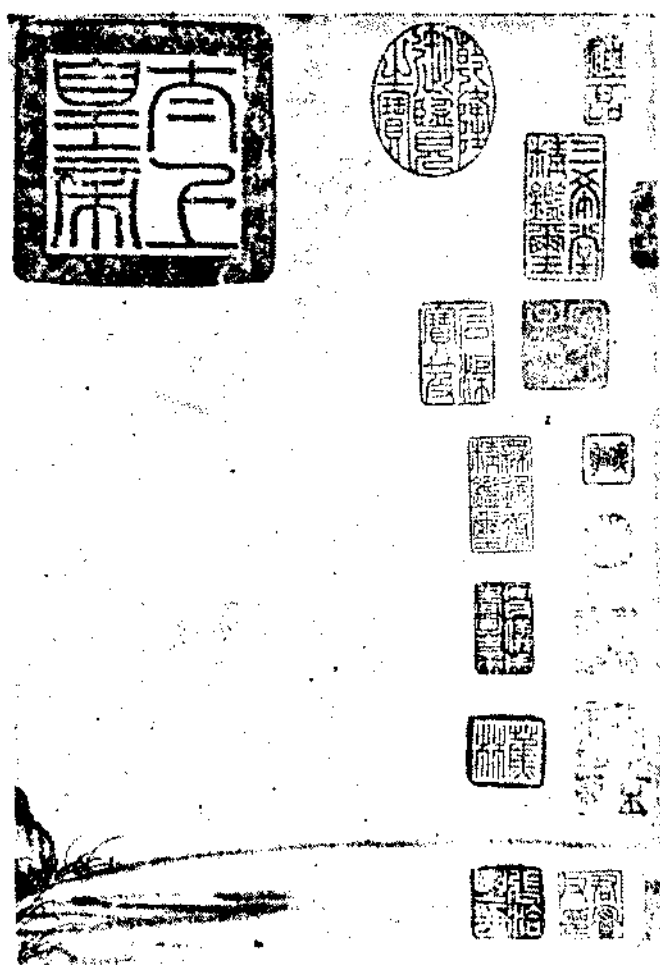
用粗筆濃墨為之。是又太覺清晰。去一病添一病矣。

畫不宜慢。亦不宜快。慢則滯。快則流。然則何為而可。曰。筆未着紙時宜慢。筆已着紙時宜快。直筆宜極快。折筆宜稍慢。筆墨之妙。在師造化。屬格之精。在師古人。故寫真山水。仍貴有剪裁

山須靜中見動。水須流處見止。靜中動。其狀有情。止而流。其流有勢。由工細而寫意。意無不遠。始終寫意。意粗而難精。倪雲林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予謂作畫如作文。各肖其人胸中之學識才氣也。

畫當以淡為主。濃處愈少愈妙。蓋不得已而始爲之。華翼論畫說云。精神在濃處。尤在淡處。淡而有精神。思過半矣。華氏又云。畫而來售駭俗。在所不免。鮮有不日下者。若以董巨之筆。懸諸五都

元趙子昂竹石卷(元人八段錦卷之五)(其一)



之市。蒼莽荒率。俗士無不厭棄之。豈復有人問價乎。予謂詩到無人愛處工。惟畫亦然。畫可分三品。形似而氣韻上也。得氣韻而少形似中也。得形似而少氣韻下也。形似氣韻全無。不可言畫矣。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云。凡用筆先求氣韻。次采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此論最確。學者欲求實行。則凡當作畫時。宜懸肘立腕。用中鋒筆。濡淡墨水。先一氣鈎出山樹大概。然後順其筆勢。精益求精。細心皴擦。加意點染。雖極工極巧。而骨氣不傷。若枝枝節節而爲之。則大勢必虧。雖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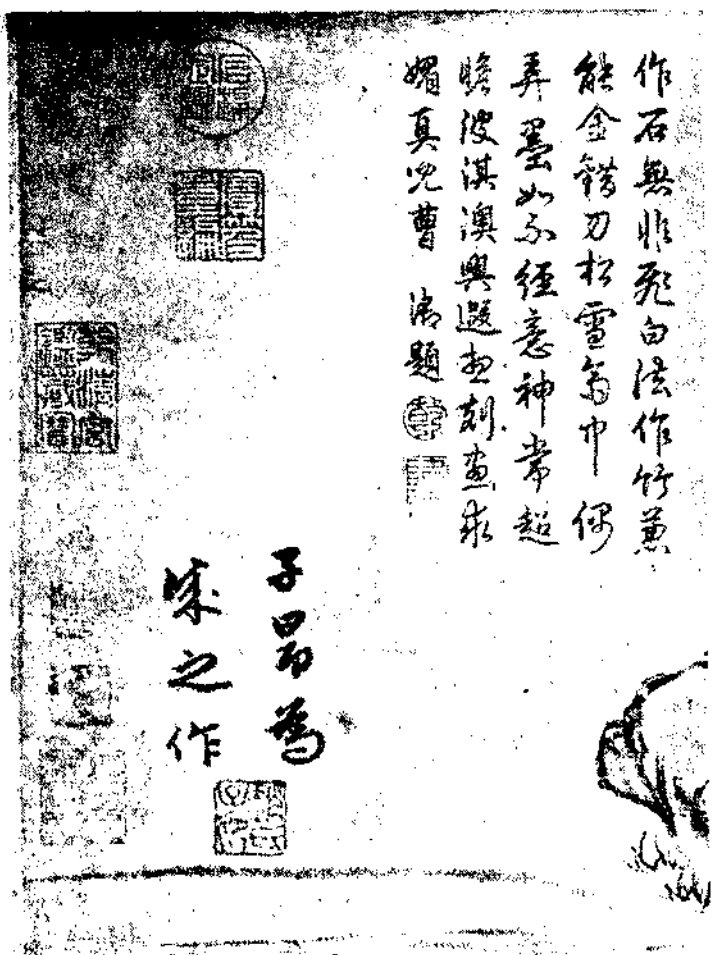


元趙子昂竹石卷(元人八段錦卷之五)(其二)

筆巧墨。亦不足觀矣。

凡畫千萬筆。始能寫其形。一二筆。便能傳其神。故學者當求一二可貴可寶之筆。不貴千萬平庸之筆也。氣韻由筆墨而生。筆墨由心手所發。昔韓昌黎論文。首重養氣。魏文帝謂王仲宣體弱不足以振其文。予謂作畫亦然。人能神完氣足。作畫必筆酣墨飽。少陵所謂元氣淋漓。翰翰濕。倪雲林稱王蒙筆可打鼎。王麓台所謂筆端金剛杵是也。畫能如此。氣韻安有不生動者。董香光云。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又謂畫有六法。若其

元趙子昂竹石圖(元人八段錦卷之五)(其三)



作石無非飛白法作竹魚
能金錯刀如雪為中何
弄墨必不徑意神常超
曉波淇澳與題刻畫形
媚真兒曹 湯題

子昂為
來之作

集賢下筆工遠意批卻有似危丁刀
差華確兩奇色趣在法外元超
天家詠閣冠羣玉自非德曜難為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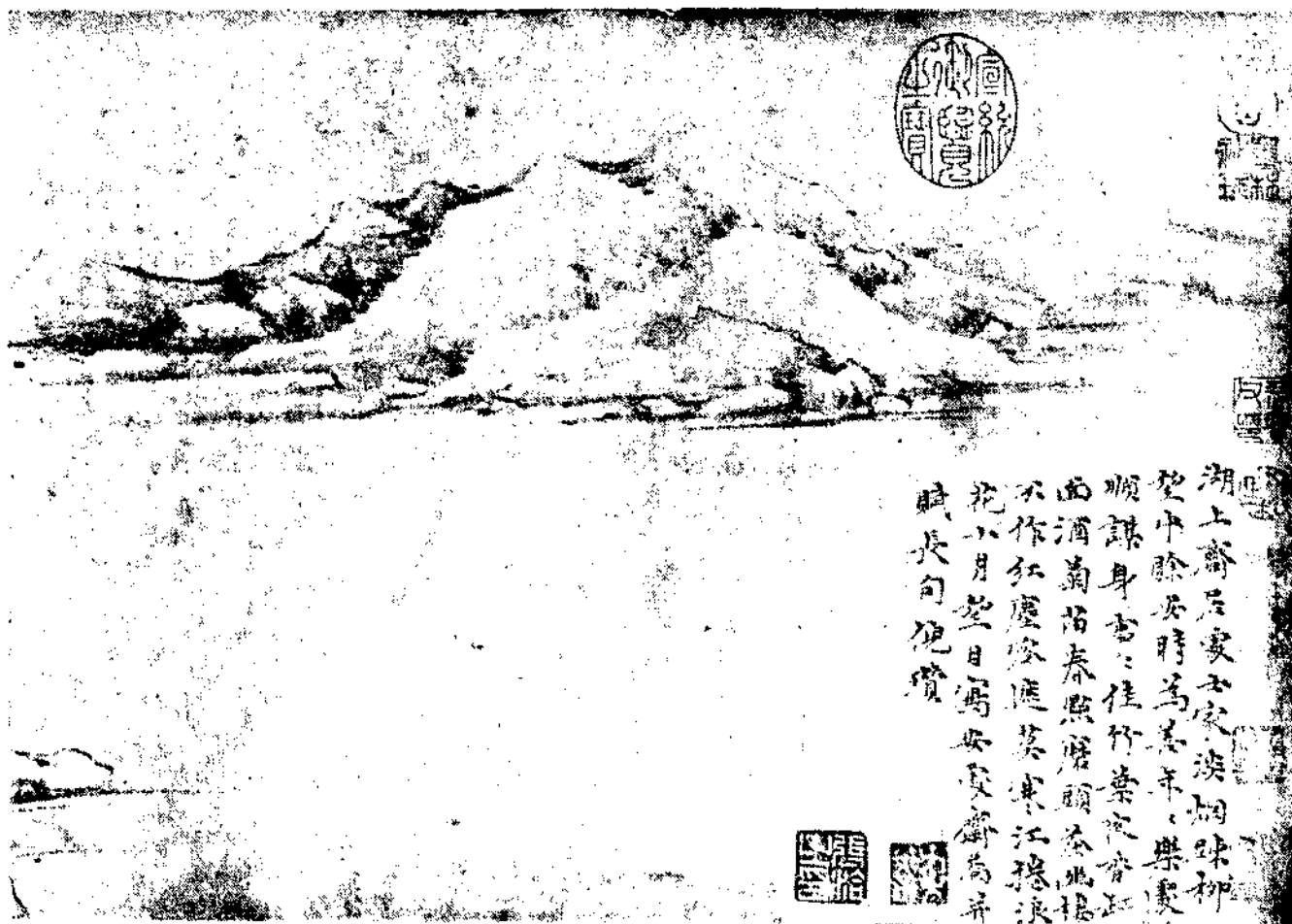
注由教恭和

。而古今來能領悟仍甚少。其意以為學雲林畫始可宗雲林說。若學他派畫則雲林說為無用。此其所以畢生作畫。而仍不免平庸。仍不能傳世也。吾人幸生於今世。得師曾先生為之點破。不獨作雲林畫當如此。即上自荆關董巨。下至四王吳惲。亦莫不如此。於是徹始徹終。大覺大悟。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先生誠畫界之賢哲也。學者當如佛家之頓門。立時放下屠刀。專從此點立定脚跟。一年一年做去。則所謂士夫氣。文人畫。不求而自得。不慕而自有。遠可繼王(右丞)董(北苑)。近亦不失為戴(醇士)湯(雨生)也。(此

董香光云。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又謂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其說不為無見。然純謂天生。未免阻學者精求之興。予謂氣韻一半天生。一半學力。學力之關鍵。尤在師孟子養氣之說。氣盛則言無不宜。氣盛則畫無不妙。香光亦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以學得氣韻。實亦養氣之法。蓋讀萬卷書。可以增長志氣。行萬里路。可以開拓心胸。自然落筆如天馬行空。凌雲貫斗矣。故吾人欲求畫精。必先自養氣始。若氣不足。縱畫得精工。亦係死畫。必不能傳。工夫虛用一生。可惜可懼。王耕烟云。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然近來學者作畫。不失之過明。即失之太暗。雖名家亦有此弊。予謂作畫當鈎破以顯骨幹。皴擦以添筋肉。渲染以增膚色。提點以醒眉目。則畫成而無過明過暗之弊矣。若乎講筆力者重專鈎破。講韻致者專事擦染。均非正軌也。

陳師曾先生云。倪雲林自論畫云。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實則雲林不求形似。其畫樹何嘗不似樹。畫石何嘗不似石。所謂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專注於形似。如畫工之鈎心鬥角。惟形之是求耳。其用筆時另有一種意思。另有一種寄托。不斤斤然刻舟求劍。自然天機流暢耳。此語誠得雲林之旨趣。所謂知己之談。古今來名家用心。莫不如是。但不肯如雲林之自道耳。雲林先生雖說破

元倪雲林山水卷(元人八段錦卷之六)(其一)



湖上齋居家士家淡烟疎柳
 楚中餘安時為美年樂處
 願謀身書佳竹葉夜香江
 西酒菊苗春照磨頭茶地
 不作紅塵俗態莫寒江穩淡
 花八月望日寫安齋齋為并
 賦長句倪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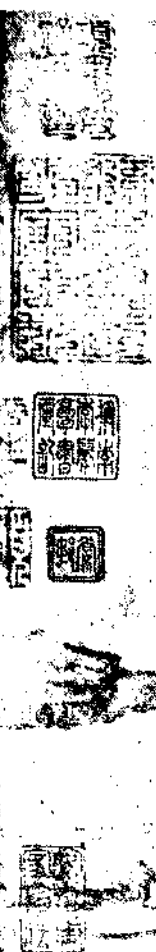


(二其)(六之卷錦段八元)卷水山林雲倪元

段閱者能參看陳先生原文尤易領悟因過長未便全錄



是性也遊隱天家，對湖山引興
 賄名取伴待真可法，圖其擬續
 六云表高眠不入字，星夢情獨考
 今教而素致我，閒情頻展玩，圖轉
 聽雪書煙花 出題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此言最為扼要。誠為學者下一頂門針。蓋作畫筆墨足。則欠生動。局勢足。

元 朱 澤 民 蜀 山 行 旅 圖



則乏空靈。渲染足。則近酣熟。欲求去諸病。惟在着意於不足。易曰。滿招損。畫能不滿。則藝而進乎道矣。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畫有三病。皆繁用筆。所謂三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扁。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者也。

予謂欲除三病。作尺幅以上之畫。便當懸肘立腕。蓄勢遲。行筆速。自然病除。又嘗思寫字中有檢筆之法。清代書家。如包慎伯。劉石庵。

明 沈 石 田 山 水



清黃穀原淺絳山水

。何子貞。翁松禪諸公。均善用之。其筆力異常蒼勁雄渾。予謂作寫意畫。當師法此種用筆。則樹之枝幹。石之鈎皴。自然生動圓厚。三病不求去而自去矣。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云。筆太粗則寡其理趣。筆太細則絕乎氣韻。是吾人作畫。當粗細折衷。或粗細雜用為妙。然能用一枝筆分粗細畫出最好。若時時換筆。則筆氣每易致不接。頗為畫累。不可不慎。
畫有理論者。有論筆者。予謂畫當於理中求筆。則盡美盡善。若專論理或專論筆。均有流弊也
山水中宗派甚多。各有家法。本不可雜。如仿巨然矩格而雜叔明。擬李唐筆法而雜李成。即大小米亦當分別。苟為不分。即明代唐志契所謂野格是也。此說固為初學之規矩。至學成則神明變化。心手相應。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以當止。如行雲。如流水。意到筆隨。安能以一格一派限之耶。蓋畫以順理勢為上。雜而有理。雜而順勢則人亦不覺其雜。所謂自成一派



。與格無妨。但能至此。殊非易事矣。山水係遠景。着色自應以淡為主。文采過華。乍可悅目。久玩乏趣。但草色易退。初着淡色。固可免除火氣。然懸掛一二年後。為日光爐火所薰。則如病夫。毫無神采。反不若墨畫之耐看。此淺絳山水着色之所以難也。
清華翼輪畫說云。下筆游移便軟弱。構局游移便散漫。吾人作畫。每犯此病。蓋畫以氣為主。能一氣呵成。自然生動。但氣以志為師。筆以意為君。游移者。志不立而意不定。勉強湊成。生氣毫無。安得不軟弱。不散漫。又云。求奇求工。皆畫病也。妙處總在無意得之。一着意象。便落第二乘。此為學成者再進一層說法。予謂無意方得天機。但欲求無意。先須着意。着意能工。而後無意能妙。若着意向不能工。則無意恐不成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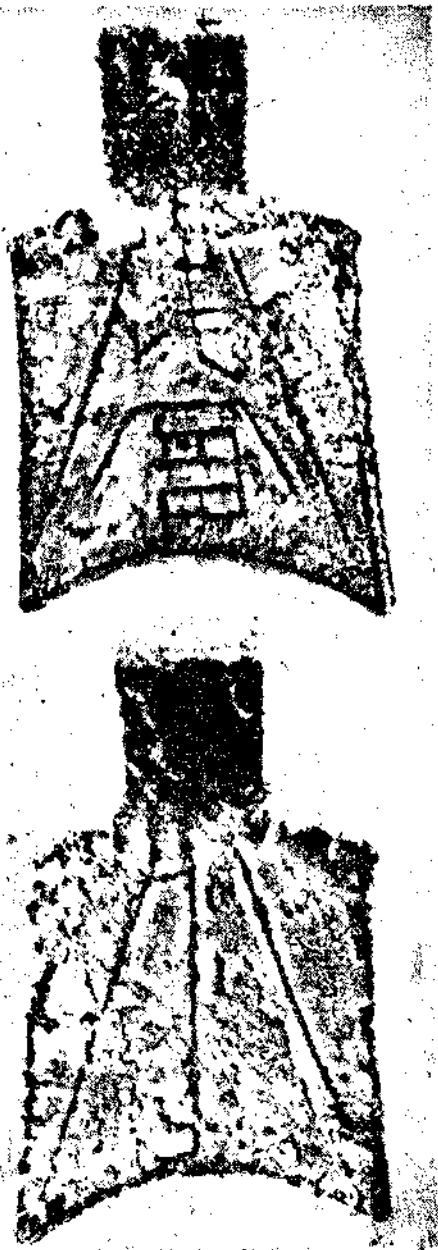
清羅兩峯三清圖



清羅兩峯三清圖
 此畫乃天孫所畫也昔有王孫遺跡
 予以此人為作此幅以別伊蕭之供
 丙午道人存影記

即晦。雖有好筆墨。亦不得稱為佳構也。凡作文作字。均以得氣勢為主。而作畫尤甚。畫中布局狀景。均在得勢。筆墨彩色。均在得氣。失得勢則奇警。失

定海方約雨先生古化雜詠



作畫布景最難。過簡則乾枯。過密則繁碎。必須繁簡合宜。虛實相襯。自然意景動人。然亦不可過於造作。宜順自然。則氣勢不傷。王椒畦先生山南論畫中一則。最要握要。學者所當師法。其詞云。作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徑。或先畫水口。或樹木屋宇。四面布置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湊之。自然一氣呵成。無重疊堆砌之病矣。

作畫當分賓主。元湯垢畫論謂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予謂賓主立。則命意之輕重分。而用筆用墨之疎密濃淡。亦有標準。畫成自能醒目動人。若輕重失當。命意

武安
 正多武字愁無
 屬得此方知是
 武安威觸君侯
 今安在不如一
 布耐人看
 空首化武字一
 種最多武安
 君蘇秦白起武
 安侯田蚡見史
 記各傳

清楊華百判官圖



楊華錢塘人以畫廬名於時百判官圖為其生平得意之作姿態不同各盡其妙自來畫鍾膺者至此可以嘆觀止矣

勢則庸俗。得氣則生動。失氣則枯死。昔人論畫。有注重賓主者。有注重虛實者。有注重詳略者。予謂命意當重賓主。布局當重虛實。用筆

當重詳略。古今論畫。多重空虛。初學者每不易領悟。以為布局多留天地雲煙。即為空虛。實則如此。空則有之。虛則未必。如黃鶴山樵。最喜畫密幅。然亦不得謂之不空虛。善乎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罅。是以境地愈穩。生氣愈流。多不致偏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空虛。是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

觀此論。

當知作濃

厚繁密畫

。求空虛

之道矣。

初學作畫

。以筆墨

為主。筆

李五湖刻竹

小居村博水庄... 刻竹... 李五湖

南味同銀... 刻竹... 李五湖



清 郎 世 寧 繪 乾 隆 帝 像

墨練好。則宜講求局勢。蓋筆墨近觀細看。始能見之。局勢則遠觀乍見。即能得之。若局勢不佳。觀者即懶於矚目。雖有好筆好墨。亦難引人入勝也。又局勢宜自出心裁。方有新趣。若徒襲古人章法。亦難邀識者鑑賞。明唐志契繪事徵言云。凡畫山水。大幅與小幅不同。又謂小幅景界最多。大幅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每不能小。能小者每每不能大。亦如書家之小字連手。大字運肘。細字連指者然。各各難兼也。予謂字畫至於名家。則小大無不精到。如蘇東坡字最雄放。然觀其



集歸去來詞各詩。則精整無匹。米元章字亦豪邁不羈。然觀其所書楚辭。則殊工細。畫中石濤。最縱橫奇放。但有一種細筆者。則如鐵綫鋼絲。足見其工力矣。然則能大而不能小。能細而不能粗。均非善之善者也。學者欲求兼工。則畫小幅如畫大幅。畫大幅如畫小幅。又或畫小幅山水。樹石鈎勒運手腕。皴擦等始運指尖。畫大幅山水時。樹石鈎勒運臂肘。皴擦等運腕及指。肘臂腕指俱用。練到精熟。則大小咸宜矣。畫山水係遠景。宜善藏。不宜過露。繪事徵言云。景愈藏。景界愈大。景愈露。景界愈小。又謂若主於露而不藏。便淺而薄。此語最扼布局之要。然其下手工夫。仍在分賓主。主立則詳略可以分。虛實可

以判。繁簡可以別。濃淡可以施。然主宜少。賓宜多。大抵主一而賓三。主宜露。賓宜藏。則露一分而藏三分。安有淡薄之患。假如畫草舍四間。則當寫一間正面者為主。餘三間則東西反側。稍露屋頂或門窗即是。推之樹石。均用此法。則不患景界小而藏不深矣。予近讀曹子建洛神賦。得其中二語。最合畫理。其語維何。即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八字也。蓋畫中妙處。不外陰陽。陰陽發生。由於光綫。所有畫中之麻皮斧劈。解索雲頭。種種鈎皴之法。不外藉點綫以生光。加以墨渲。色染。水皴。膠溶。皴刷。種種。無非完成

清戴醇士春山膏沐圖



鹿床此幅長四尺寬二尺為吳清波先生所藏紙地極新畫之意境幽淡真精品也

此點綫之陰陽而已。然其中有動人者。有不動人者。有能傳世者。有不能傳世者。則在乎光而能神。陰陽而能乍。非氣韻生動。曷克臻至乎願吾人作畫時。刻刻將此八字存於胸中。則下筆落墨。自有一番奇情異致也。陳思有靈。其肆子言否。

山水布局。有謂宜另紙起稿者。有謂宜於本紙素上用朽炭起稿者。有謂宜用腹稿者。予謂作畫起稿。不過大體耳。其細微穿插。均在臨時隨機發生。方能湊合入妙。若起稿時過於周密。則作畫時與臨舊稿無異。必形板滯。况千巖萬壑。一一

籌畫精當。勞思耗神。興致必減。落筆殊少天趣。予意作畫。腹稿優於紙稿。而隨機發生之新稿。又較優於腹稿。華翼翰所謂變化在心。造化在手。盛大士所謂作畫當寬以起勢。華琳南宗秘訣所謂憑虛結想之難。不如見景生情之易。留字一訣。至其要矣。諸語。均先得我心也。布局之密訣。在乎得勢。得勢之要妙。在乎蓄機。明顧凝遠畫引云。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須上聳。沈宗騫芥舟學畫篇亦云。作畫發筆有欲直先橫。欲橫先直之法。作畫開合之道亦然。如筆將仰。必先作俯勢。筆將俯。必

定海方約雨先生古化雜詠



鄧廿五左邑半金化首不空

依稀左邑半金化廿五分明義不深登鄧原通見敦爵重求一字費千金
文左讀首為印字與孟爵印作厚略相似又鄧公子敦則作澗後金化上一字難辨就形制論當是半字

清 陳 章 侯 高 士 圖

先作仰勢。欲輕先重。欲收先放。又云將欲虛滅。必先之以充實。將欲幽邃。必先之以顯爽。均係發明蓄機得勢之要法。予謂畫理不外陰陽。談陰陽之奧旨。莫精於周易。揆之易理。震坎艮為陽卦而多陰爻。巽離兌為陰卦而多陽爻。亦可見陰陽互根之道。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宋郭若虛云。板者腕弱筆痴。全虧取予。古之精於藝者。未有不進於道也。



清宜重光作畫筌一書。極為石谷南田兩先生所推許。其中論

明何雪漁先生七十二侯印譜



明何雪漁先生七十二侯印譜
 治神得先
 漢法之靈
 章法之靈
 活筆法之靈
 流麗之靈
 十生此七
 平精意之
 作分期影
 印以春第
 一者解為第
 風候凍為第
 二始為第
 三為第
 陸三侯為魚

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難挽在於機微。勢之凝聚由手相奪。又謂巧在善留。全形具而妨於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中景現。要用急迫。筆底意窮。須從別引。均已超超元箸。微妙入神矣。予謂其中為吾人最得實用者。尚有六語。即目中有山。始可

布局者。妙緒甚多。謂如山川氣象。以渾為宗。林樹交割。以清為法。又謂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值境逼而神境生。又謂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

凌晨曳履策笠登巖貯雲多
流水看人靜微風帶鳥過
山骨巧業改樹顏配目到峰皆異
數層積蓋和浮杯作石解倚草
納泉歌往魂扶庭冷松痕湮月暗
何能阻五藏天蘇此樂阿



新羅山人山水用筆流利意境超脫此册十六幀爲其得意之作學者親摩獲益匪淺茲分期影印以餉讀者

骨出之病。

予嘗謂用筆

當乾。須知

蓋乾以求潤

。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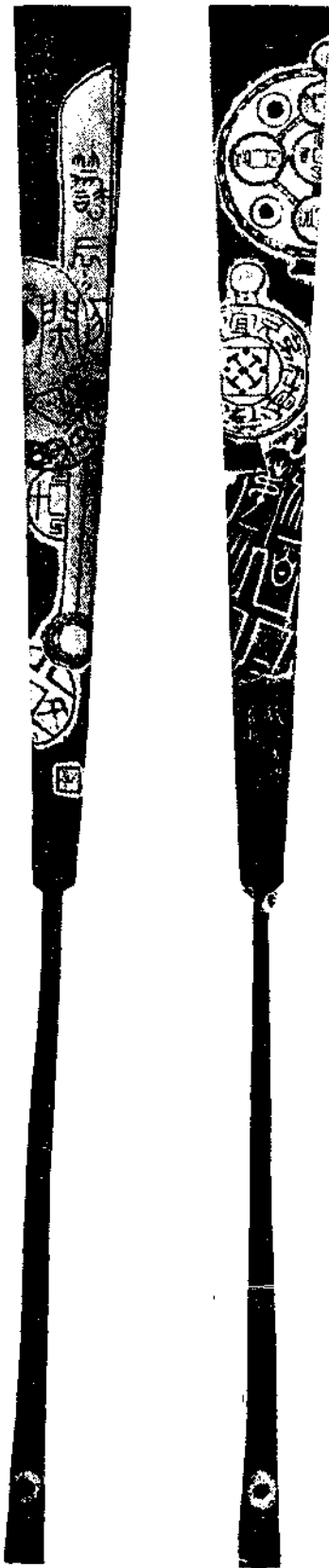
則畫盡用乾

筆。亦不致

有枯骨乾柴

之謂矣。

金東溪先生刻竹



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作山先求人路。出水預定來源。是也。學者能將六語。牢記心頭。則布局之法。一生運用不盡矣。

畫中用墨。有六彩五墨之別。六彩者。黑白乾濕濃淡也。五墨者。濃淡乾濕黑也。黃子久寫山水訣云。作畫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逶遠近。此爲作畫之常法。其實畫至熟妙之境。則信手揮灑。自然神彩。大滌子謂作畫多用悟墨。悟者。無心。所謂天然也。學者欲用悟墨。其着手在能用破墨。墨之破。在乎筆與水。善用破墨者。一筆之中有乾濕。一點之內有濃淡。故不着意於六彩而六彩備。不着意於五墨而五墨分。然後隨濃隨淡而足成之。則墨彩煥發。似出天然。若刻意於六彩五墨。匠心渲染。仍不免造作氣矣。

作畫有重用濕筆者。有重用乾筆者。大抵唐宋人重濕筆。元明人重乾筆。蓋濕筆暈而生氣。乾筆燥而透光。氣韻生動。全賴二者。缺一不可。故王耕烟謂作畫用筆。當有乾有濕。而麓台以淡濕立骨。以乾焦重提。是均注重於乾濕互用也。惟濕筆難於駕馭。乾筆用之便捷。故學者仍多趨於乾。每有肉消

定海方藥雨先古化雜詠



共半金化

太叔當年出奔地
共文圖布久相傳
半金化又不同致
安邑山陽式比肩

左傳隱元年太叔
出奔共注今汲郡
鄭地按今爲河南
衛輝府輝縣治

作畫不外寫物。物各有體。體之成。由於點綫。積點以成綫。積綫以成面。積面以成體。山水畫中之鈎破皴擦。卽狀寫萬物面體之點綫法也。是以古今畫家。鈎破之法。分門別戶。雖有萬殊。而從理造法。則出於一貫。故苦瓜和尚云。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誠探源之妙論也。昔張僧繇作沒骨圖。楊昇繼之。陳道復亦有不耐皴。是僅用鈎破以成圖。至皴法之始。由於唐代南北二宗。其初均用點。北宗李將軍用點。首重尾輕。形似丁頭。是爲小斧劈皴也。南宗王右丞亦用點。下筆形直。類乎稻穀。是爲雨雪皴也。二人偶因作點落筆斜正之不同。厥後遂分爲南北二派。至董北苑用右丞之法。下筆直有微長。引點成綫。而披麻遂爲南宗之正軌。李唐等取思訓之意。用筆側而長。成一首重尾斜之綫。而大斧劈。亦爲北宗之奇法。惟米襄陽。自悟畫法。予謂當於南北二宗之外。別樹一幟。蓋北

清新羅山人山水冊其二



宗用斜點。南宗用直點。米氏用橫點。非知其他各家之皴法。面貌雖變。仍不脫披麻斧劈之範圍也。故予謂我國山水。當分沒骨。鈎皴。點筆皴二派。鈎皴中又分南北二派。米氏畫法。不鈎不皴。又非沒骨。不得不別爲

清新羅山人山水冊其四



兩山相峙。尤為合作也。若不知筆墨分合之道。欲如寫字之一筆了事。在有力者固屬粗鹵。在無力者尤為淺薄。氣韻毫無矣。大抵天地之運轉。萬物之生殖。均逃不出一漸字。一積字。畫家者。乃發舒天下之靈妙。描寫萬物之神形。體生生之大德。握造化之樞機。又安能外乎二字也耶。

山水中點苔。以氣為主。故大滌子謂法無定相。氣概成章。是宜一氣呵成。落筆如從空墜下。絕去筆跡。方盡微妙。但未落筆時。仍當如繪事發微所論。於一幅山水。通體片段皴染已完。細玩搜求。何處墨光不顯。陰凹處不深。始加以點。若以為點在得氣。提筆直下。不假思索。則點成。勢必瑕瑜互見。為山水之玷也。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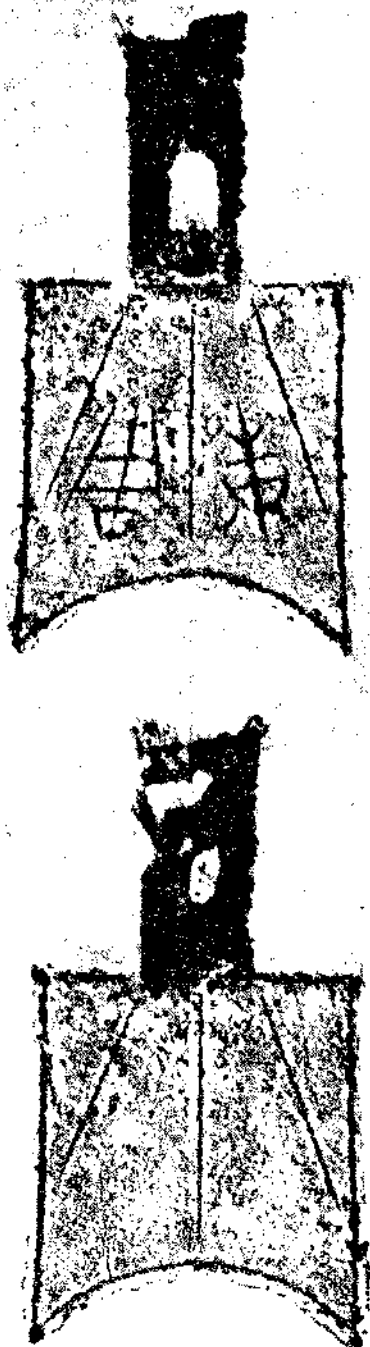
思薛齋隨筆

雲湖

讀董其昌畫眼。有謂下筆便有凸凹之形。雖曰氣韻不可學。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自無塵濁。信手揮灑。皆為傳神自如。惜墨澀墨。隨處畢露。其真所謂畫家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如畫平遠則師趙大年。層樹重翠則師江貫道。朝起看雲氣變幻。可借筆端重重寫出。

定海方藥雨先生古化雜詠



東周

西周見後復東周兩地圓金一日收互證布文可斷自荒唐太古從說頭。圖化有西周東周皆古化則惟見東周意亦列國時地名如陽周平周曲周等非都畿曰西周。遷洛曰東周也按路史古化多附會太古諸譜不免予謂果漢文傳信斯自周代可已。

清新羅山人山水冊其五

。會遊洞庭湖。嘗推篷遠望。彷彿米家墨戲。遇諸眼簾。故皴法則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畫中山水位置。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若趙千里之柳。馬和之之松。李成之枯樹。後人雖有變易。然亦不離本源。如趙文敏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其詳處。略處。虛處。實處。悉皆以意取之。故遠密風韻。莫不適合。所以畫山水須明分台。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精於畫道者過半矣。畫樹木須四面皆可作枝。亦須以轉折為主。如作雲林。應用側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其畫雜樹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而無不適合。此即米畫之祖最為高雅。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澹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藏鋒。如錐畫之藏鋒。在執筆沉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吾人作畫當窮工極研。師資造化。能為廢詰而後為王洽之潑墨。能為營邱而後為二米之雲山。米氏父子宗古人法。而不拘泥。故其用筆可謂盡得。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巨李范為嫡派。若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至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等元之四大家皆是正傳。有明文沈又遠接衣鉢。亦同一脈。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另有一派。非吾輩所當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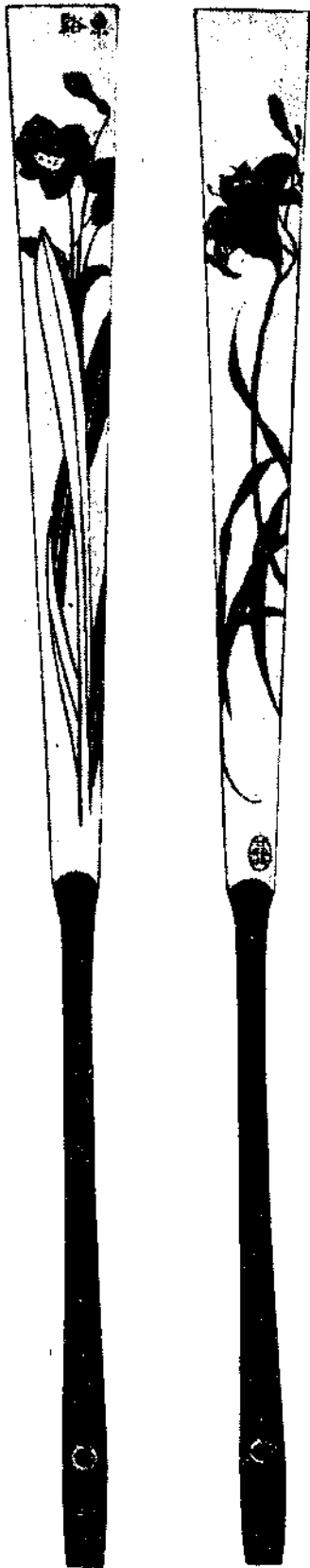
畫之道宇宙日月在乎手。煙霞山水存諸胸。故作畫者。當求其有生機者而為之。荆浩自號洪谷子。其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

吾當采二子所長為一家之體。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宋畫多脫盡羸纖刻畫之筆。然各隨所見。或專畫山。或畫山水。或專寫江南山水。或專傳北方海岸。與夫盤車驟網。以及專畫苔雪。專畫瀟湘。用筆各各不同。位置其各有異。不得相混。如趙大令之平遠。天然秀潤。倪雲林之荒率蒼古。亦尚工緻。後人作平遠。或扇頭小景。莫不以此兩家之法為法。畫者意中有意。斯玩之味外有味也。畫學一途。本足以養心而怡神。古人有年屆耄期。神明不衰。甚或年登大耋。貌猶童顏。蓋靜心傳神。畫中之烟雲風韻。嘗領略賞玩。足供養以陶樂其性也。

一 其 册 水 山 谷 石 王 清

墨。所以遠山之起伏。疏林之高低。要皆是輪廓。有筆有墨之手法也。山水樹木之

竹刻生先溪東金



畫樹須純密而不雜。秀潤而不滯。前所述樹木須四面皆可作枝者。有左看不入畫者。右看入畫者之故也。所以傳其神者。全憑點綴成形。使形與心手相應。有不期然而然者。至於小樹之最要者。貴有淋漓盡緻。枝柯取乎簡約。形影亦須暢茂。枯樹則於茂林中必不可少之間出。不如是不足以見蒼秀。鬱鬱森森中。偶有一二古怪挺出。肥瘦參差。其妙處正在此也。畫樹須視乎幅軸。如於喬嶂峻嶺。則當取直枝直幹。使彼此有所憑藉。而成模糊鬱葱之勢。如佈園景。則須楊柳梧竹。或古檜蒼松。可允稱矣。瀟湘圖則異是。宜乎舍大樹而取荒遠。湮沒門戶。自各有別矣。至於畫山。其勢先以輪廓定之。然後皴法。古人運大軸。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不外乎取勢為主。古人有云。有筆有墨是。若徒有輪廓而無皴法。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輪廓。謂之無

清王石山谷水冊其二

畫。第一須先得乎勢。山水之用筆。當取幽邃深遠。林泉澄清。樹木中如寫垂柳。其枝頭當半明半暗。有迎風搖揚之思。然春夏秋冬。風雪晴雨。俱要一一相稱。如二月之柳條未垂。九月之柳色已衰。飾色亦不可相混。吾人當不可不體此意也。山之寫意。有海外。山江南山。洞庭兩山等之論。郭汾陽論畫山之意。有可望可游可居之別。江南之九子山為可望而不可游。與居齊山則為可游而不可望。惟洞庭山則勝於可望可游為可居者。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之故也。

畫夫人畫竹富壽
趙求書竹高記
冰傳人間得之妙

畫圖



畫圖

長安楊高郵之山居圖。雖有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雁一聲之題。然較之江山雪霽圖之妙趣。不如多多。蓋雪霽圖。頗具有右丞之手法也。

房山之畫巨軸。其煙雲出沒。神氣生動。確非黃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吾人恨不獲多觀高尚書之真蹟。倘能時見規模。當可想像而得其百一也。

作畫學古人。而能變易其法。即不流為羅堵間物。如王叔明之畫。雖由趙文敏風韻中得來。然其不僞專師文敏。將唐宋諸名家多反陳舍取。又以董源王維為宗。否則未必不為文敏所掩。足堪並稱者。亦具有縱橫氣派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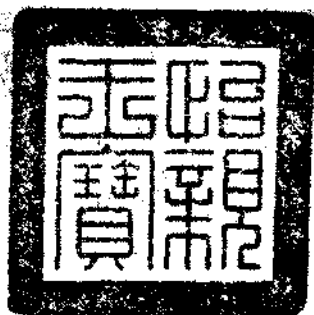
故其畫奇有前規。雖不如倪雲林之淡然天成蒼古氣。然其與吳仲圭之神氣。黃子久之風格。四顧無際。形形色色。怪怪奇奇。真嘆米家之瀟湘白雲圖。情景無二。倘得書齋坐對。竟常若坐游洞庭。郭汾陽之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夫淋漓揮灑。大有類似米家墨戲耳。米

壽石工先生刻印



清王石山谷水冊其三

清王石山谷水冊
卷之三
吳門王文恪家藏
吳門王文恪



家之畫。總之未嘗以江山為勝。而以雲物為勝。故一展卷便覺一望無涯。空闊開朗。長天雲物。奇勝異常。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焉。惟雲物本屬兩地。其所以入畫者。或以名山大川。憑藉瞭闊。四無蔽遮。窮極其旦夕之變態。此非鎮靜養深之功。安能深解其故。而能達心手之相應乎。故論畫者。不專在品高。要又閒靜無外繫為歸耳。如黃倪吳王四名家。迄今隻行海內。亦以深得董之法然也。至朱澤民唐子華姚卿輩不能自立堂戶。亦以前人蹊徑所歷使然耳。

北苑之畫。後人之趨步者。如黃子久倪迂等。所學雖同。所為亦各不相似者。蓋神氣之揣摩有別耳。不然。使與臨本同。何傳於世。趙子昂之學北苑。亦與黃倪等不同。

米家之睥睨千古。與右丞並駕齊驅。依側邊起勢。後人不悉其來歷。動筆便自為模倣米畫。深為堪笑。不然是豈可容易湊泊而啓後人謾短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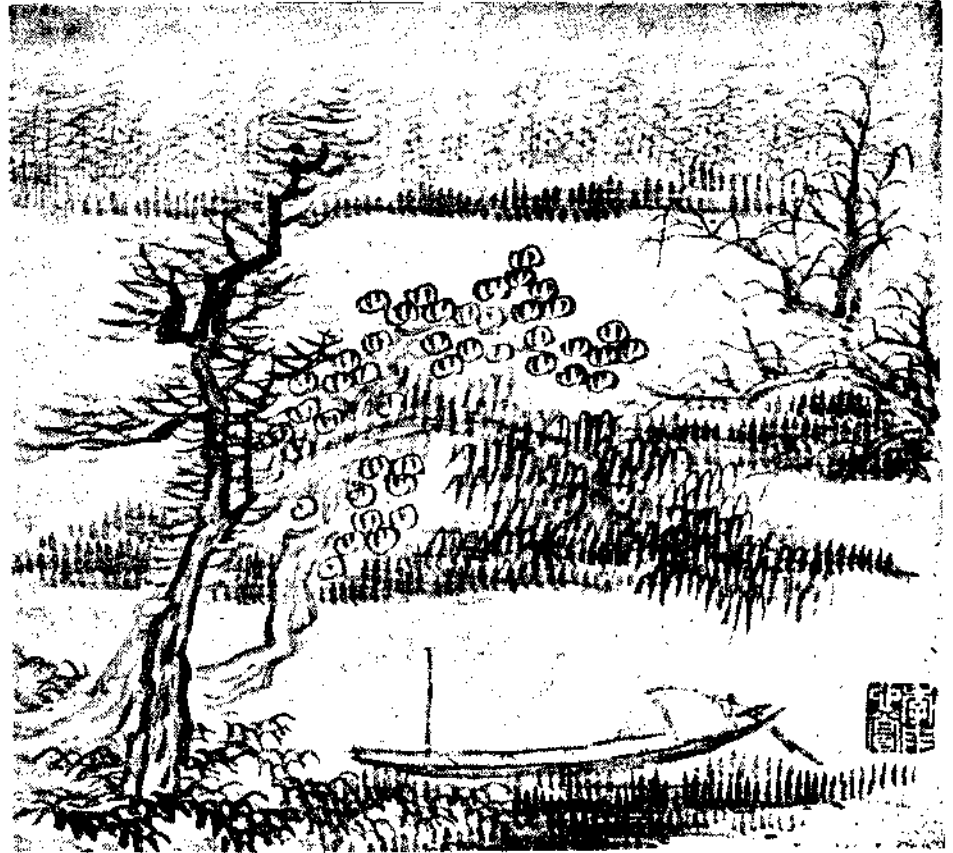
山川之畫。如入冬景。其渾厚有河朔氣象。寒林獨立。挺然自在。滿山瑞雪。遠若千里。令人坐觀其物態之嚴凝。無異乎三冬寒景。歷歷在目也。

北苑之畫山水樹林。其雲烟之變幻。草木之蒼秀。足以悅人之目。動人之心。米氏深得其意。熟諳其境。虎兒大姚村圖。其布局大有類似。倘不師北苑。其能夢見南宮耶。

詩如杜。畫如顏。畫如米氏。窮極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總之寓妙理於新意之中。出新意於妙理之外。不失法度。亦自豪放。如吳門王文恪家所藏之漁樂圖。堪入妙品。蓋有筆有墨之畦逕。非蒼蒼莽莽者可比也。

摩倣既久。作畫有年。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橋梁。此最為一大憾事也。作者對此亦常惴惴焉慮及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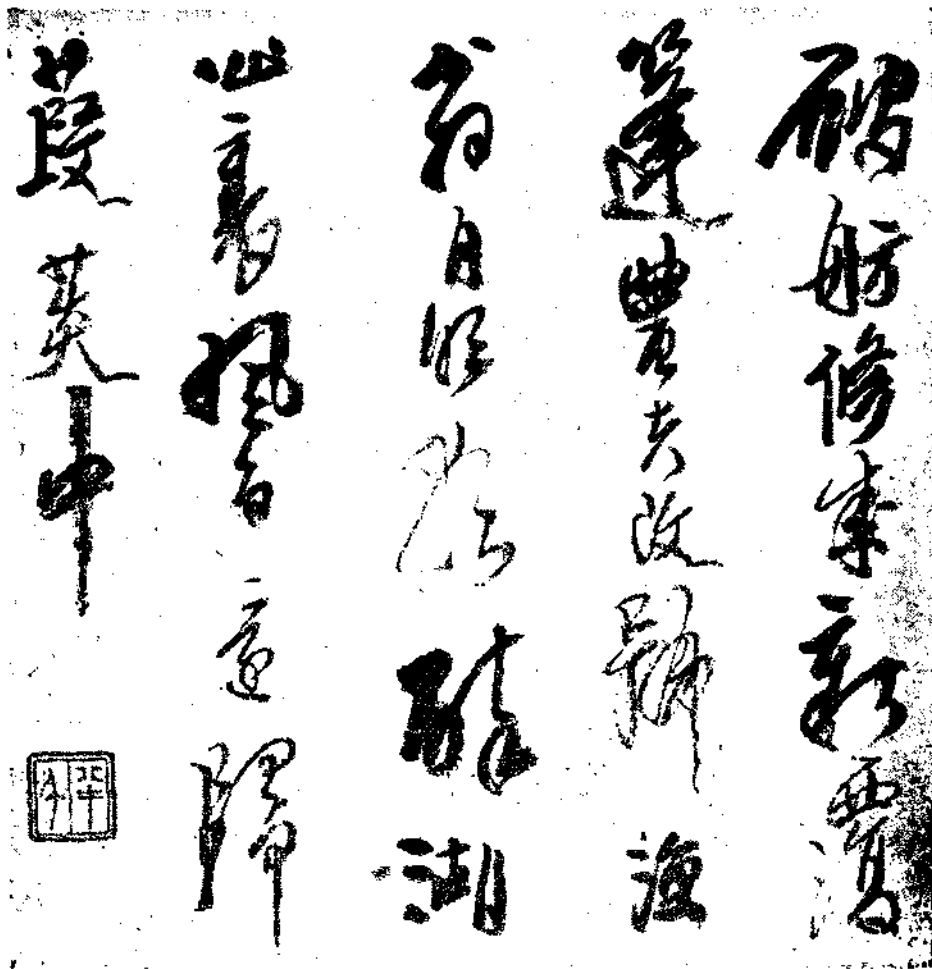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一



桐鄉徐曉霞先生愛日館所藏

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每欲與王錢爭席。不知古質今妍。造詣之功。各有所法。花草之工。素未諳習。未識是否。元時曹雲西與黃子久倪元鎮。並重當道。以其師馮觀郭熙。間或做董巨。然其下筆風流。無假借強致之嫌也。右軍書法。世不多見。右丞之畫。亦世所罕觀。因其罕觀。故每多竊取其似。而難得其真。昔年曾於嘉興項太學處所見雪江圖。及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竊意多未盡右丞之致。以其但有輪廓而不有皴擦故也。蓋大家神品。其出奇處。都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一



書道之變。以時代遞遷。自唐宋迄元明。以及有清。其間畫家迭出。各窮其妙。各得其道。雖曰歸之源委。亦風尚使然耳。沈石田於勝國時。諸賢名迹。描摹曲盡。形相相似。其筆老。其思密。淡墨清疎。自顯異趣。秀潤嶄然。獨擅其勝。仇寔甫作畫時。有敘劍窺顧之戒。此種慣習。亦云苦矣。何如胸中邱壑。隨處發揮之為愈也。氣韻全在生知。有生知下筆便入佳妙。王西園與錢鶴灘同時唱酬。極有高韻。書畫題詠。隨手紀錄。雲煙過眼。錄之類似。寫生之畫。拙中生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子昂之馬。其品格自非可尋常例之。如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二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二

在皴法。京師楊高郵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開遠幽深。異常清潤。然此圖門庭宗派。其行筆間。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定為學右丞。右丞有江山霽雪圖。為馮宮庶所收。僕之渴慕右丞之畫。甚於孺子之於乳。大旱之望雲雨也。遂託友索借觀。於是三日清齋。

米氏雲山暮翠

板橋之設為村法

看來疑是元暉

筆真認僧繇

設骨圖



供展覽閱。觀瞻之餘。實一吳興小幅筆意也。由是喜不自勝耳。右丞嘗云。宿世謬詢客前身應畫師。僕雖未親見其迹。但以心相印。果與真蹟符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觀之歟。馮公書云。此卷於京師後宰門折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僕亦想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三

人過水鳥啼山名新
花柳葉

清龔

野遠先生畫不
在人籍也

清龔



野遠先生畫不
在人籍也

。堪稱最佳。確是畫家之神品也。僕曾於長沙瀟湘之行。林泉茅屋雲樹葱蘢。汀洲叢木。晴巒遠堤。與所見之瀟湘圖一一相似。此真令人不動步而常作湘江之客之想也。然亦何幸而得臥游於其間耶。山水之畫。本為假借。而以為真者。危峯蔚起。喬木天成。幽深閒雅。自由成陰。眺望時自覺曲折路遙。深窈興趣。其神情之傳寫逼露真形。凝坐觀之。不知身之如在千岩萬壑中也。畫本如塑工。然須減明者動筆。須存若滅若沒若明若暗之想。將蹊逕之模擬去之。已盡則筆端之琢圓為軀。有自然而無相強之嫌矣。王晉卿之與趙大年。一則以脫去院體。一則以超軼絕塵也。錢塘馮氏有江鄉清夏卷。筆意全效右丞。又嘉興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武林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迹。以視此卷。不無有退舍之意。故迄今往來於懷。形衆夢寐而不能忘也。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三

入非非。以為彼二卷安知非右丞真蹟。即非真蹟。或虞藉名公之臨本耳。倘殊聯璧合。足昇僕之消受清福耳。昔人有云。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可知右丞之畫。其神品自是不凡。右丞之前。作畫亦無所不工。惟於山水神情。尚有一塵之隔。以其用皴法用渲染法。自右丞始。出神入化。可見一斑。是猶右軍書法之一變。似奇反正者也。右丞以後。或潑墨或設色。各出意造。模擬不難。海虞嚴文靖家有江干雪意卷。與馮氏之霽雪圖相同。而所題之詩。亦炳若煥然。令人對此心曠神怡。不啻漁父之人桃源也。

以右丞為師者。五代時僧惠崇。江南春一卷。其精深。其巧妙

一言後喻一言靈巖

積重難移

碧芝甲生粉由華

宜小主盡斜憶天公

五字書將軍



篆刻學講義

凡論

紹興壽鏤石工

屢慮深遠。橋渡往來。路逕遼源來歷分曉。以及林谷清幽。工材大彰。迄今於茲。疊疊垂肘。小學一途。即為津涉。讀書識字。上可通經。然而吾邱論印。雖有專書。淺人膚語。實誤後學。余述斯篇。皆萃羣說。源流派別。敷叙甚詳。日課一則。取次錄之。

(一) 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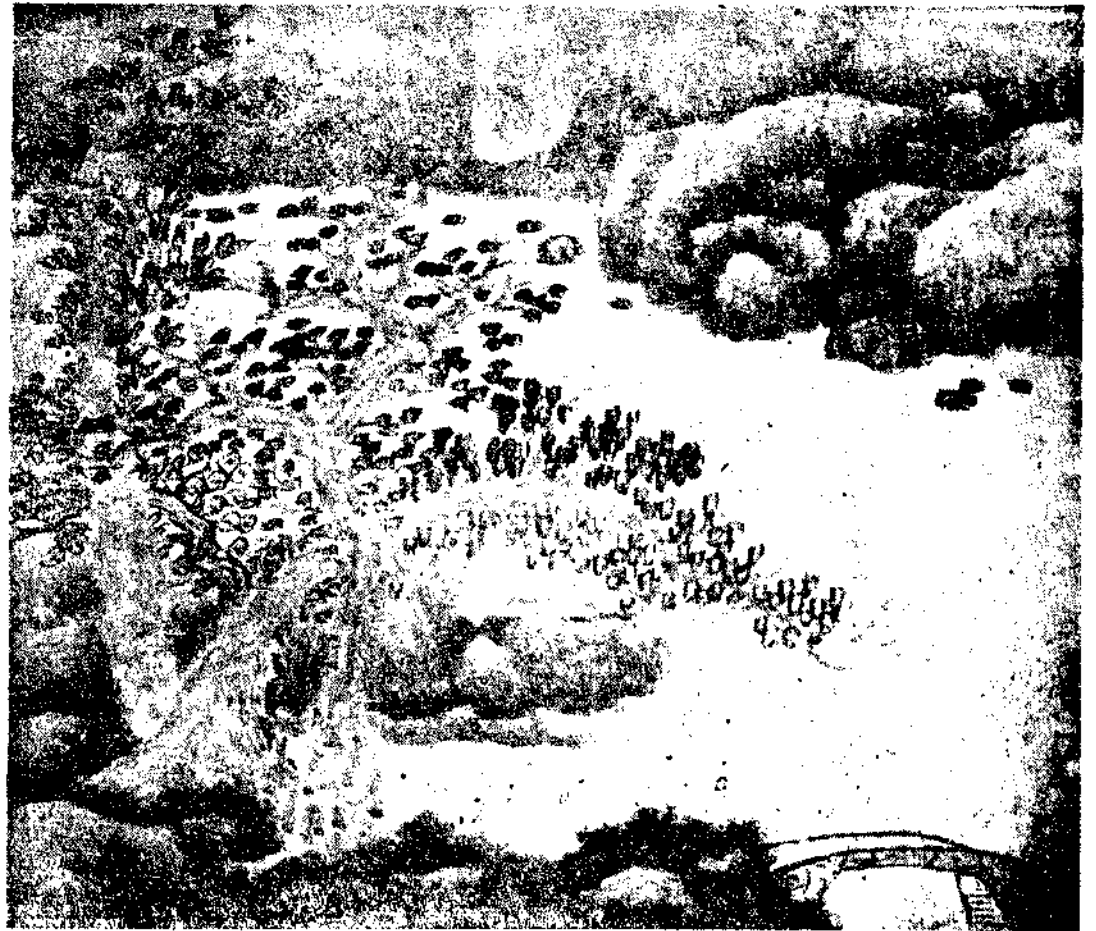
劉勰作文心雕龍。首以宗經。治印於秦漢鏤印。猶文之有六經也。六經以前無文。秦漢以前。古鏤存者無多。謂之無印。亦無不可。印章之用。古為符節。三代之制。以金玉為印。取鏤見於周書。佩印見於六國。然傳世者渺。莫資考證。自秦傳國鏤始見著錄。字用大篆。號稱李斯所篆。孫壽刻之。真偽猶莫辨也。宋元明印譜。類集古印。木刻傳摹。寔失古意。有清一代。秦漢印章。出土者衆。

趙千里之設色桃源圖。亦曾見及。當時苦無十五城之價。徒抱嗜羨之心耳。後觀仇英臨本。其精細之工。真不啻千里之後身。所謂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不誣矣。然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然。此用筆之不法門也。具眼於唐宋名迹者。未識以為然否。畫人物須勦防言語。花果須迎風帶露。禽獸蟲類則須精神逼真。山水則山脚入水澄明。水漢。人習雕鏤。宋元以來。印蕙秦制印。斯從其朔。逃矣兩杏。高手名人。都不外此。(未完)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四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五



印。多用大篆。非深得秦漢鑄印之純樸。未易造此。可知刻印一事。須從秦漢入手。大成以後。或造其一體。或神其變化。百變而不離其宗。宋元學者。祇奉說文。深鄙漢篆。數典忘祖。竊態百出。懸針。柳葉。鐵綫。滿白。滿紅。爛銅。九疊。諸名。麟。鳥。龍。虎。等毫無意識之式。以訛傳訛。牽強附會。刻印一事。寢入魔道。名匠尙不如此。自命印人。而隨波逐流。寧不可羞。唐韓愈作古文。歸本六經。遂起八代之衰。世之有志學印者。其以刻印中之

各家集印。頗多精品。於是世人遂識秦漢印章之真面目。間有一二古鑄。尤足見三代遺意。舉大小各鑄暨秦漢官私各印。朱文白文。方圓奇正。變化無窮。章式邊闌。於焉大備。欲究印學。此爲先河。宋元印家。本於說文小篆。頗尙朱文。然其精能雅正處。正取法乎是。

有清中葉。印家蔚起。派別攸分。浙得其方。皖得其圓。各具一體。遂以名世。歙派巴胡諸家。純擬秦漢。乃淳樸有古氣。鑿鑄各印。摹擬最難。惟吳熙載獨得其意。浙人趙之謙始習丁黃。繼乃參以皖歙諸派。上追秦漢。自成一派。近人吳俊卿刻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五

五絕冊其五

大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五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五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五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六



印。尤足以資參證。於此而不思有所會通。寧不可惜。爰舉近代現存各種器物文學。可資旁通者列於後方。學者能於此求之。有裨印學。非淺鮮也。

金文 三代秦漢鐘鼎彝器。泉布。鏡鑑。權。量。詔版。皆金文類也。自薛尚功作鐘鼎款識。為金文見於著錄之始。然刊版不精。字畫多失原意。不足據也。阮元繼之。摹畫較工。稍傳古意。吳大澂所編說文古籀補。則為空前絕後之作。以吳氏見真器獨多。作篆得鐘鼎真意。全書手自鈔寫。頗能為篆刻之參考本。近人丁佛言依其體例。編說文古籀補補。取材尤博。惜鈔寫視吳為遜

韓愈自視。勿沿流遂未以自小也。

(二) 旁通

古文必本之六經。然周秦諸子。六經之支與流裔也。故為文必旁參諸子以會其通。書法必本之篆籀。然隸與草。篆籀之支與流裔也。故學書必兼及漢魏碑誌。晉唐帖本。以閱其趣。秦漢印如文之六經。書之篆籀固為治印家之宗主。然非博覽金陶諸文。不能宏其旨趣。則博取兼收。實為至要。淺學之流。眼孔如豆。祇知附會勦說。而不能探其本源。蓋自唐宋而降。迄於元明。印學之厄極矣。吾生雖晚。幸值有清之後。出土古物。存字甚多。宋元諸人所未見者。吾輩多目見之。此正吾人考古之好機會。其於治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六

直隴天對峙兩岸青

路在山頭水在隄

為有詩人來洗鉢

上真盞因此置旗亭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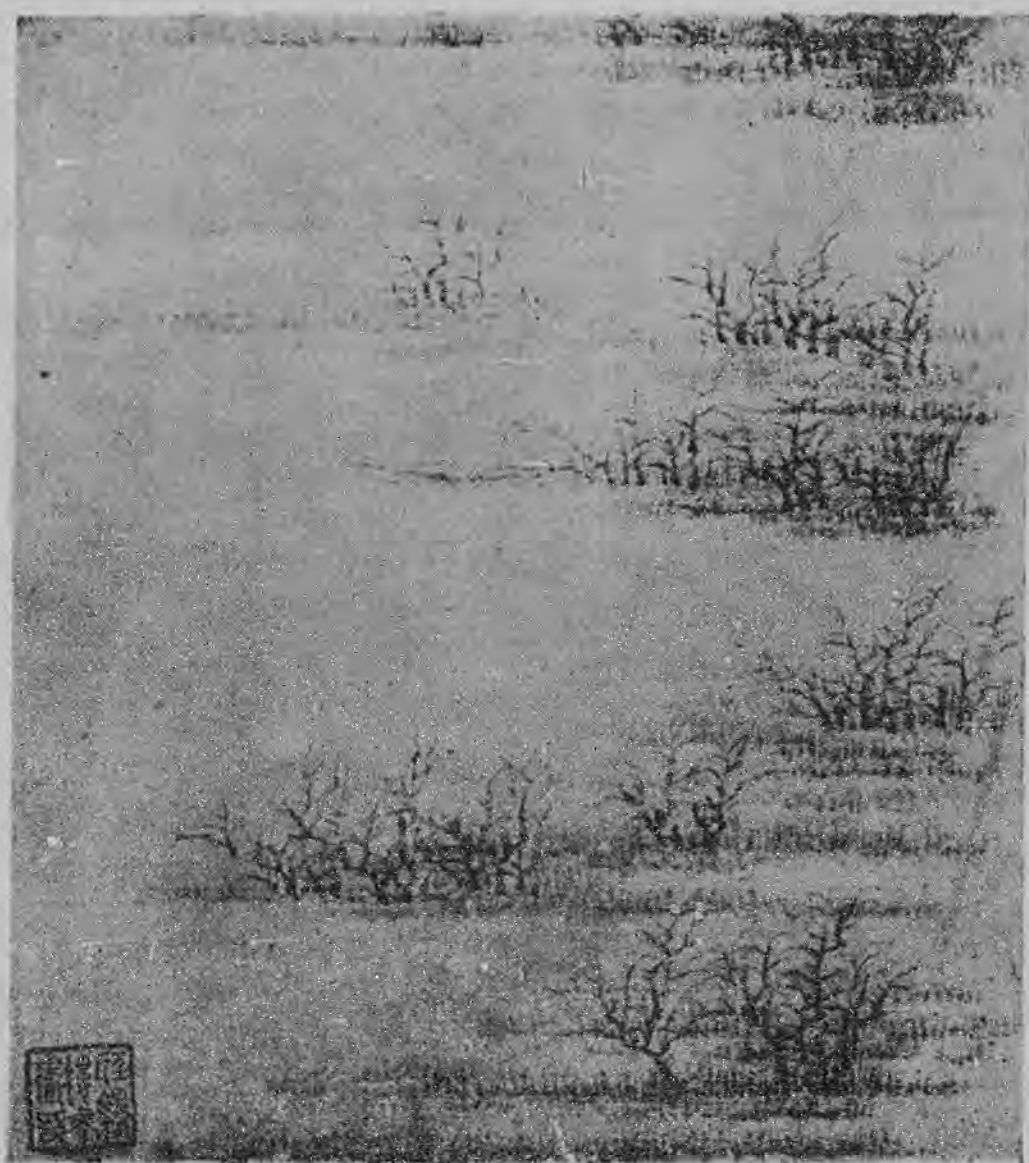
見於河南湯陰。丹徒劉氏拓付影印。遂傳於世。近經羅振玉精加考釋。定爲殷代王室遺物。所載皆貞卜文字。字體與鐘鼎少異。亦有可以互相發明者。筆畫細健。純出刀刻。可悟古人刀筆之意。羅氏影印殷墟書契精華。是也。又可名書契文。古碑及漢碑額文。爲文必先習字。治印必先習篆。此定理也。倉頡大禹之書。傳鈔摹畫。雖可於閣帖中得其髣髴。而古意蓋全失矣。欲求三代以上真蹟。自以石鼓文爲最。宋拓本存字尙多。明拓次之。薛尚功所摹。字多謬誤。不足據也。小篆以李斯爲最。陽冰後起。稍稍遜矣。斯篆以珊瑚石刻畫粗神完爲篆書極品。泰山二十九字次之。會稽刻石繹山碑皆後人摹本。字畫圓細。誤於

耳。至能搜集原器拓本。更爲精善。近來影印各種。若海上廣倉學會印行者。暨上虞羅氏刊行之本。均在可取之列。東莞容氏新刻金文編一書。就原器拓本中字。剪黏連綴。付之精印。有功印林。不在吳氏丁氏之下。

陶文 陶器制作甚樸。皆三代文字。有清以來。出土日衆。多鑿製器人名，及主祭人里氏。字簡而易遠。丹徒劉氏著鐵雲藏陶。所載頗多。雖屬石印本。而古意不失。山陰吳氏遜齋古陶存。粉紙墨拓。尤爲精品。上虞羅氏著秦金石刻辭。所載陶量。亦可見秦篆遺意。

甲骨文 甲骨文乃古龜甲獸骨。其上所刻之文字。清光緒間始發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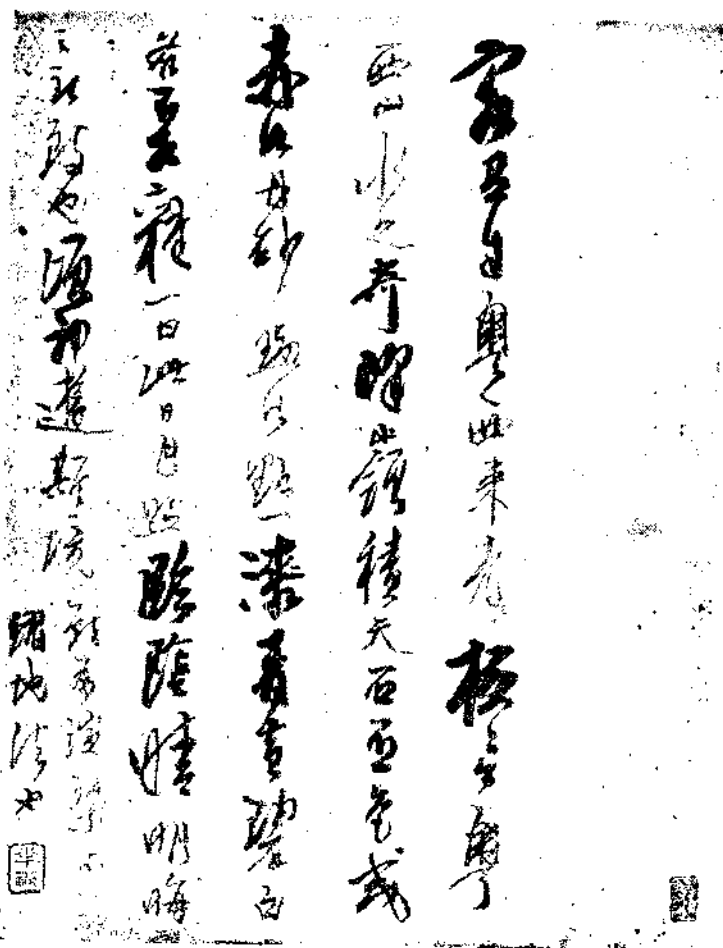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八

唐人。其結構尙有斯翁遺意。漢碑隸書爲多。吳天發神識碑字體方健。無圓細陋習。漢篆惟碑額中有之。稍雜隸體。然自是秦篆嫡派。何徵有雙鈎本。可資摹寫。此外若碎三公碑。由篆變隸。尙多存篆體。可爲作印之助。古磚瓦文古篆既不可多見。則殘碑碎瓦有文字者。古意盎然。亦足爲作印之助。古磚瓦當。文字極精。清世出土日多。各金石家著錄亦衆。以載入崇川馮氏所著之金石索者。摹畫爲精。近人羅振玉瓦當文字刻本最佳。可資摹擬。若得原器拓本。更爲無上妙品。此外錢範文字。亦可略備一格。



清龔半千詩書畫三絕冊其八



陶。始謂古人以泥封苞直。上加以印。海寧王國維著前清檢書考。攷證益詳。蓋古人用印。非以今之印泥也。類皆封以紫泥。用陰文印於其上。其文凹處。適成今之陽文。今日所流行之火漆封口。與此正復相類。歐人於西域得古函牘往往封泥俱存。可爲確證。上虞羅氏玻璃版印齊魯封泥集存。字畫無異拓本。爲最精品。

以上數種文字。不啻古人真蹟。非如後人附會自作可比。如能備置觀覽。自於篆刻學有無量裨益。大抵鐘鼎彝器泉布文字。以之入印至多古趣。權量詔版。入印卽秦篆也。漢篆足爲秦篆之助。磚瓦文於擬漢印時。頗可假以神其變。至泥封尤爲漢印嫡派。用作朱文。自然純古。皆不可不夙爲服習者也。融會貫通。自爲一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在簡人之材力精能而已。

味法

昔人云丘壑在天地所書筆

墨亦天地所書野逸此無白

墨筆一墨皆非人間蹟怪乃

開闢大文章之非為友 擬卷

身鑿寫情孰能清之畫家

謂詢知為一念望不信然余

三十年交遊遺得閱其畫甚

甚多。皆字印也。(有謂此所以別行次者如今行一行二類亦可備說) 曩所見漢印中有子真二字印。其為梅福之字無疑。刻字印正非後起。

齋堂軒館印始於唐李泌之端居室。別號印始於宋。盛於元明。家世名位。亦有刻作印者。收藏鑑賞印。用為珍藏書畫之用。唐宋時已有之。至於書柬印。秦漢時書簡內外。通用一名印。然漢印中白記白牋白疏白事等印。用備一格。未為不可。若封信印。漢印中印信封完十六字印。或單一封信。至為古雅。護封謹封等信。皆俗不可取。畫書中用引首押角印。或用齋館名。或引用成語。亦謂之簡章。實為後起。以古時祇有日利長年等語。取以人印。即引首或押角

(三) 名式

印章今謂之圖書。圖書之名。古用為珍藏書畫者。世俗相沿。遂以印章為圖書。此大謬也。印章之名。自以『印』『章』『鏤』三者為上。鏤為古人作印通稱。自秦始皇製傳國鏤。祇天子稱鏤。一名曰寶。臣庶不得用之。歷漢迄清。印文均用鏤者。職是故也。方今國家共和。人民平等。此等忌諱。當然解除。鏤字可沿用矣。印所以昭信。公私皆可用。或用私印以別之。亦有用印信唯印者。不足四字。可加一之字。章亦印也。漢時列侯丞相前後左右將軍印。皆可用章。於是後人有謂章字祇可用之官印。不可用之私印者。實亦不必拘此。字印漢時已有之。如長卿仲孺之類

多步以此用為第一野史

定許一亦首去之

白名查十標板



(一) 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某某之印信
私印等。自
可沿用。三
字印右邊一
字。左邊兩
字。雙名不
可拆開也。
若齋館名印

竹刻生先溪東金



印也。須用此等印時。齋館名
外。引成語總以渾成風雅爲是
。(無上款可用引首有上款祇
用押角) 臣字印古人所以示謙
卑之意。非對君上而言。今未
始不可用。必欲剷除疑似之專
制名稱。不用亦可。父字入印
。則用於表字之後。父即甫。
古字通用。如某某父是。氏字
入印亦然。亦於以氏字入姓後
。作姓氏解者。亦通例也。至
合鄉里名字爲一印者。曩見漢
印中有『常山南行唐陳鴛印信
』『右扶風丁潛印』等類。必
須章法穩協。否則難免鄙俗。
總之印式不一。要以古雅爲上
。名印宜於四字。如姓名名印
。或姓名之印。或姓名印信。
皆可。五字印起於漢人。官印
漢用土數五。不足五字者。以
文字足之。如某某某之印之章

催辦氏書法淺淡如坐中
源尹書畫作 亦

推枕遠遊
爲楷江初

(二) 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則反是矣。回文印二字。名多用之。陰陽文古與今相反。蓋古用紫泥。印爲白文者。鈐出則成朱文。今用印泥。自以今稱爲是。陰陽相間。古亦有之。印之四旁。有用青龍朱雀等花紋者。毫無意識。若直畫以分左右。或十字以界四邊。要能古雅不妨偶一爲之。非正格也。



印形以正方爲正。腰圓始於軍曲。長方則不經見。純圓者漢印中有之。天然印則後人就印材之形象。偶然寄興。未可據以爲式。至於柳葉葫蘆。非失之纖巧。卽失之鄙俗。大雅君子所不取也。

(四) 派別

印古無所謂派。以所學皆宗秦漢。秦漢本無紛歧之派別也。後世印人。風起景從。各睇秦漢。各有獨到。間或稍加己意。不無變化。派別於是乎起。吾人生於今世。欲殫精印學。宗秦漢矣。金陶諸文而外。更不能不精研各派。以爲宏通之助。宋元以來。刻印名家者稱吾邱衍。(子行)著有學古編。然手刻之印。傳世甚夥。此外趙孟頫。(子昂)文彭。(三橋)何震。(雪漁)數人。傳世之印。尙可得見。皆精習六書。力摹斯冰。(李斯李陽冰)於漢印外自具一種態度。有清康乾之際。此派獨勝。卽世所謂宋元派。

是也。自丁敬。(龍泓)變又何之雅秀。而以雄健高古提倡。一時學者宗之。其後蔣仁。(山堂)奚崗。(鐵生)黃易。(小松)繼之。稱爲武林四家。陳豫鍾。(秋堂)以工緻勝。陳鴻壽。(曼生)以雄渾勝。趙之琛。(次閑)學於秋堂而較圓勁。錢松原。(叔蓋)最後起。而特具蒼渾之勢。與丁蔣溪黃合稱西泠八家。流衍日廣。成浙派。

與黃易同時歛縣巴慰祖。(雋堂)胡唐。(子西)山陰董洵。(小池)專力秦漢。所作名字印。古意盎然。雖未盡脫文何窠臼。然力能復古。亦印學中之韓昌黎也。巴胡皖人。世稱之爲皖派。亦稱鄧派。先是鄧瑛。(石如)所學略同巴胡。名實出巴胡上。而造詣實不逮巴胡。此派鼻祖。蓋爲徽州程遠。(穆倩)巴胡承其緒。鄧瑛衍其澤。其後傳之包世臣。(慎伯)世臣再傳吳熙載。(攘之)熙載尊鄧氏而歸於漢人。實集皖派之大成者。百餘年來。遂與浙派成對峙之局。熙載本名廷颺。以字行。

咸同以後。印學少衰。而趙之謙。(搗叔)徐三庚。(辛穀)實爲後勁。趙氏作印。不拘一格。能以秦漢碑碣及泉幣鏡磚諸

文字。參酌而互用之。其擬漢鑄漢幣。尤爲獨到。徐氏貫通百家。上窺秦漢。所列小篆。規摹鄧氏。而筆致章法。參錯流動。頗能獨樹一幟。識者謂趙氏在浙派中。洵可前無古人。徐氏則皖派之健者。其優劣可斷言矣。

此外王石經。(西波)吳咨。(聖俞)亦薄負時望。有聲印林。石經爲陳介祺。(篋齋)制印極多。咨與汪昉(叔明)善。昉所用印。皆咨手刻。石經所作。囿於規矩之中。非不雅飭。武黜意趣。咨近浙派。修潔有餘。而蒼古之詣。或猶未之臻也。

黟縣黃士陵(牧甫)生爲皖人。而治印不規規於皖派。秦詔漢鏡。得力頗多。朱文密字。羅羅清疏。譬之倪迂小畫。令人意遠。白文則少嫌臃腫矣。而其峭拔處。要非王石經吳咨所及。

(五) 棄取

惟有所棄。而後有所取。秦漢而後。宋元以來。刻印者奚啻千百。廣搜博覽。非不可爲參考之資。而學者辨別不愼。則歧途誤入矣。

(三) 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四) 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古人斷代學文。卽是此意。前述印派。宋元舊譜。吾不得見。所僅見者。宣和一二印暨趙孟頫自用印而已。若周亮工之賴古堂印譜。汪啓淑之飛鴻堂印譜。羣謂宋元嫡乳。佳處僅在工秀。求其深得漢人矩矱者。百不一二。其弊在墨守小篆。不知變通。又其時碑版暨金陶諸文。出土尙少。時勢限人。亦固其所。文彭何震輩。卽墨守宋元而誤者也。丁氏古樸。蔣奚諸家。亦極精能。然而有刀無筆。過露鋒鋩。誤於鑿象。破壞字體。是其病也。皖派能以圓勝。筆刀兼有。鄧氏之雄悍處。足矯浙弊。惟椎輪大輅。尙未盡工耳。吳熙載所治印。視鄧氏爲精到。不矜才。不使氣。而自具古意。較浙派難學。而弊亦較少。若徐三庚探源巴胡。自是此中健者。獨其

分朱布白。不無過正過勻之病。鄧氏長脚疊畫。本其所短。徐氏受人指摘。亦復在是。鄧徐蓋胥以氣勝者。學之非所宜也。

學浙派須細審其與漢印有合處。去其過方過正過雕鑿處。趙之謙能神其變。二金螭堂印譜中。朱文趙之謙印。白文寫金石文字長方印。暨魏沈兩氏收藏各印。力矯浙派之失。深得秦漢鑄印鑿印諸法。悉心領會。不至入歧途矣。

吳俊卿非學皖派者。但其中年所作稍進揚州吳氏。(熙載)能以圓勝。能以氣勝。其指歸與皖派同。古雅渾樸。又硯林丁氏之法乳也。大抵並取浙皖兩派之長。而歸其本於秦漢。缶廬印集浙派在近三十年間。學者最多。在刻印界頗具有一部分勢力。爲貴池劉氏平湖葛氏所制諸印。導源石鼓。旁搜金

(五) 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陶文字。不拘一格。能會其通。所謂自成一家目無餘子。近世之宗匠也。
(六) 選材

過硬過軟者。皆成棄材矣。壽山石有五色。要以田坑爲佳。田黃田白之名。卽由是起。其質細潤。頗能任刀。新坑所出。或有鬆膩之弊。昌化亦有五色。以雞血紅者爲佳。類亦不可多見。往往有紅處鮮明。而質地粗劣。且多雜沙性。不任刀。其純白帶凍一種。品雖下於雞血紅。而沙性絕少。似尙適用。弊僅在一膩字。青田石自以凍爲最佳。市石不甚美觀。而佳者不剛不柔。刀之所至。無不適意

兼有鑿刻。意取急就。亦以其材不堪用也。則金銀銅鐵可知矣。刻玉之法。近世失傳。藥力既不可能。昆吾刀又復罕有。俗人庸工。則施礮鑿。其不得如意。猶之金銀銅鐵也。竟取金剛石之佳者。磨治成刃。強施鑿刻。未始不可。然一印製成。腕脫力竭。自尋苦惱。莫此爲甚。印貴適意。何事故取其難耶。寶石。瑪瑙。翡翠。水晶。磁。砂。其弊略與玉等。珊瑚。琥珀。密臘。又脆不任刀。黃楊。竹根。則病軟膩。而不見筆力。角。骨。雖稍可上刀。而病在於俗。牙亦骨類。紋理縱橫。性復滑韌。僅宜於切刀一種圓朱細白。似尙適宜。難於圓轉如意。雖耐久用。亦所不取。求其硬度適中。運刀合度。石而已矣。
自王元章冕以花乳石刻印。於是刻印家競尙以石。青田壽山昌化諸石。遂大著於世。其他

。爲鐵書者。不能不以此種爲妙品矣。若山東萊石。遼東岫巖石。龍江之江石。非使卽酥。僅宜把玩。難入印材之選。至於近人仿造之品。鷄血田白。影射漁利。貽誤學人。實匪淺鮮。鑒別者。不可不精密也。

(七) 著 墨

刻印者不能作篆。其弊與作文者不識字等。不識字而作文。其文可想。不能篆而刻印。其印亦可知矣。宋元以來。能刻印者多。善作篆者少。雖極其諧。不過精工而已。無古趣之可言也。逮於清之乾嘉。名家輩出。然非篆書精深。印學終難優美。鄧氏篆書。力追七蔡。琅琊石刻。參以漢碑類。一洗唐人玉筍之習。(唐以後乾嘉以前作篆者必膠筆齊尖橫豎勻細世謂之玉筍文)揚州吳氏。一本鄧書。故刻印有筆有墨。不專以刀力勝。趙之謙吳俊卿刻印之佳。無不由於作篆功深。世人不習篆書。動言摹印。安插摹寫。專恃字書。配置筆畫。牽強附會。欲求精妙。其可得乎。故習篆者刻印之本也。小篆則秦斯各碑暨漢碑篆額。大篆自宜取之鐘鼎款識。旁及陶磚封泥之屬。旁通一篇。

(六) 卷 長 圖 駿 百 寧 世 郎



余早詳言之矣。參考之字書。若說文。若說文古籀補。若說文古籀補編。若金文編。若漢印分韻。若繆篆分韻。若殷虛書契類編。皆可取材。至於六書通一書歷來印人多取資者。但其摹印不精。續集採取鐘鼎碑版及漢印中字。較爲精密。初學鑒辨力未深。自以不看爲妙。



石上著墨。必須反寫。初學每苦欹斜。熟能生巧。自然精妙。練習時先寫印文紙上。照式反寫上石。慮有欹斜之弊。可驗之於鏡中。印文既具。刻時專注意於運刀。事半功倍。此法似繁實簡。世人自矜能手。往往塗墨於石。遽然奏刀。一印既成。自視不佳。重付磨礪。再施鑄治。旋刻旋磨。石侏儒矣。欲速則不達。此之謂也。

立庵隨筆

錢保昂

夫學畫之程序。因人而異。然其大體之方法有三。即師今人。師古人。師造化是也。學畫之品格。固常以氣韻論。然氣韻之雄厚俊逸。本乎個人之天。不可強而能。至於用筆用墨。則必學而后知。所謂從當代名家遊。親聆其指正者也。蓋一代宗匠。經驗宏富。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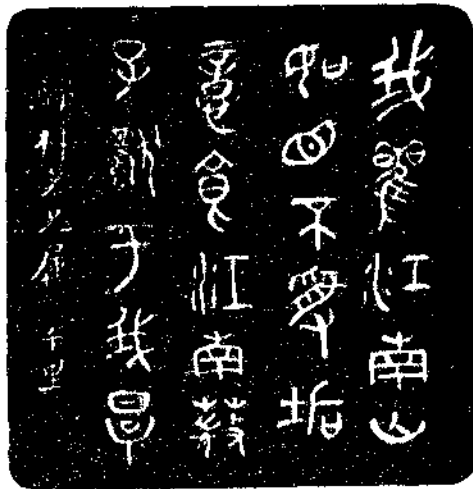
畫之劣點及畫之如何見進步。皆了然於胸中。其授人也。譬諸駕駛就熟。受效常速。觀乎郭忠恕之師事關同。文衡山唐六如之受教於沈石田。耕烟之入於烟客廉州之門。之數人者。作品之面目固非盡似其師。亦未嘗爲其師所囿。特學習其法而自勉耳。天資卓犖者。藐焉視之。任意塗抹。終其身而未得門徑。彼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猶之閉戶造車。不能一日行於世。固不足怪也。然不幸而世無作者。或有之而不能親受教言。於是師古尚焉。古人已矣。吾不能早生百世。然古人之作品固流傳不朽。其筆蹤墨彩。氣韻生動。固可供我探討也。擇其尤者精讀之。臨摹之。池水未黑。我已盡得其妙。悟其高詣。即我所畫之面目。亦已受其陶染矣。融匯百家自然成功。古之畫家舉如此也。雖然。畫之能事未止於此也。天地萬彙。舉凡雲嵐烟樹。風濤雪霽之變化。日夕萬狀。雅非尺幅所能盡。古

(八) 卷長圖駿百甯世郎



幸又於前數日因中風不起。藝林之大憾。抑亦國家之遺恨。吾等之不憚。當復奚如。吳缶老作畫。專工花卉。陶鑄攝叔等個。自成一家。師曾則融合白陽清湘。更輔以充沛之氣。缶老精篆刻。其作品遠追秦漢。近與悲庵相媲美。師曾之刻印。間亦取法秦漢。而一種書卷氣。乃其筆端之特長。缶老精通書法。其臨石鼓。識者皆爭先珍致。師曾之書法。則博通籀篆漢隸八分北魏。信乎兩先生之才藝。尤堪為後生楷則也。不特此也。

張壽丞刻墨盒



原畫為吳待秋所繪



張壽丞
治印久
已馳譽
各界而
所刻墨
盒尤為
名貴無
論何人
書畫均
能不失
風神識
者寶之

人所寫亦僅滄海之粟。我欲窺其秘而傳之毫端。非遊覽寫真不為功。前代畫家或隱虞山。或居秦華終南之間。或摹仿黃山一角。或臨遍富春大嶺。撇去前人蹊徑。自出機杼。荷葉狀山之脊。折帶寫石之層。潑墨則烟雨欲滴。淡抹則斜陽曲遠。無不突兀前賢。丰饒自足。若然者乃能謂為成家。是故學畫之師。今人猶可視機緣而定。若夫師古人師造化。苟其人有志斯道。未或能舍旃不為也。

吳倉石與陳師曾 (未完)

陳師曾先生。我國有名之藝術家也。前數年飄然長逝。舉國悼之。吳缶老在我國藝林。同年碩望。久為各界所景仰。不

(九)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之變遷。常與以冥中之推移。國家承平。則當時之書畫。恬淡文麗。亂世則反是。兩先生作品之氣度。非偶然也。且師曾之山水。師

法蘊瑛。純以
中鋒出之。自
有清四王以降
。作山水者。
專事取巧。擦
抹渲染。惟務
安逸。迨至近

竹刻生先厓西金

五顏奇似帶常關破壁結餘絕知變全行長夢中
馮聖子奉天山

美子花淡地樂花白晴在何為聖表人林為表家選
下雨如雲

兩先生之文采風流。雖東瀛遠方之人。皆知愛慕。憶某歲。師曾應日人邀赴東京。與中日繪畫展覽會。日人於歡迎筵上。娓娓作畫。先生燃筆揮毫。即席題句。日人驚佩之餘。莫知所讚。前載東京復開會。敦勸伍老往遊。伍老以年高不堪長途之跋涉。未能果行。日人失望。不可言狀。

噫。二先生一居京華。一則逍遙滬濱。相隔迢迢。而其生平事蹟。大體相類。吾知伍老門下士。與槐堂弟子。其悲感常與余同也。或曰。伍老之畫。劍拔弩張。師曾之山水。如峻坂驚馬。不可駕御。得無為瑜之玷。曰不然。書畫之氣度。固根於作者之秉性。而時勢

日。此風猶不墮。賞鑒者司空見慣。幾忘畫之面目如宋元者。偶有三兩名家。恐古法常泯。欲施革新。又為環境所不許。師曾毅然不顧。為人所不敢為。此正吾等所宜瓣香感戴者也。安能持之突兀前賢人。

春郊無草而不榮。山川無雲而不秀。山水之神彩。胥賴煙雲。李成曰。高山烟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蓋山欲高。畫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長林曲逕。懼其不遠。雲氣籠其頂。則遠矣。千山迴合。中有人家。封之以烟雲。則迷離恍惚若有若無矣。是雲烟之為功。既可以省筆墨。更可以增意趣。誠作畫不可少之材料也。

觀古人作畫。多有於列樹之後。空出烟雲者。不特樹木秀拔翁鬱之態。能畢現楮上。即樹後山石之皴法。房舍之安設。皆能從容為之。蓋於意趣筆墨之外。且討得不少巧妙矣。

然雲烟之功用雖大。而著筆則難。唐人有吹雲鈎雲二法。要皆用之彩畫。米氏父子以大混點漬出烟雲。雖經千百年而形態猶濕。有清一代如耕烟麓臺墨井等。或先以淡墨層層鈎出。再用水墨渲染。或僅以遠樹托出。或使山石之皴法漸漸淡薄稀少。染時亦漸漸空白使自然留露。法雖不同。而其理則一。能使雲之真象活躍紙上。斯為妙品。依愚見觀之。學者當自點雲入手。同時不妨多看真景。視察雲烟綽約之態。稍立基礎。再學鈎雲。練習必得充分。行筆務須流走。墨色宜淡。形態宜幻。臨古時得其大概。不可拘其形迹。郭熙所謂見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者是矣。

郎世寧百駿圖長卷(十)



郎世寧百駿圖長卷(一十)



南田翁則山水花卉並長。且其山水。有大部分得力於花卉者。其淡雅之處。遠非耕烟所能及。蓋南田之作花卉。自與人異。他人畫海

棠。多非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彼則用矯拔挺立之意爲之。他人寫生。有脂粉華麗之狀。而彼則崇尚宋人

李五湖刻竹

安民家司原宮一十卷重十三寸 第十卷
鶴壽延年正 辛酉六月八日 王廷瑞書



四月深... 秋安... 仁兄... 辛酉六月八日... 王廷瑞書



山水之著色亦非易事。過濃則失之火。過淡則失之灰。上下一列。則失之板。板則無遠近。灰則無精神。過火則望之炎然可惜可厭。麓臺云。墨不礙色。色不礙墨。乃能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請申其說曰。墨中亦須有色。色中亦須有墨。墨足則無待乎色。色厲可濟之以墨。二者互相用事。不能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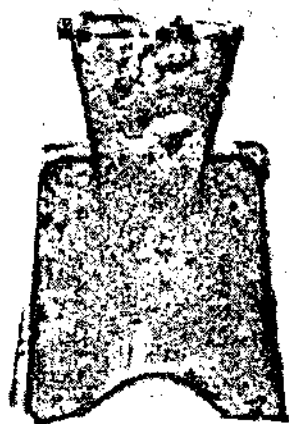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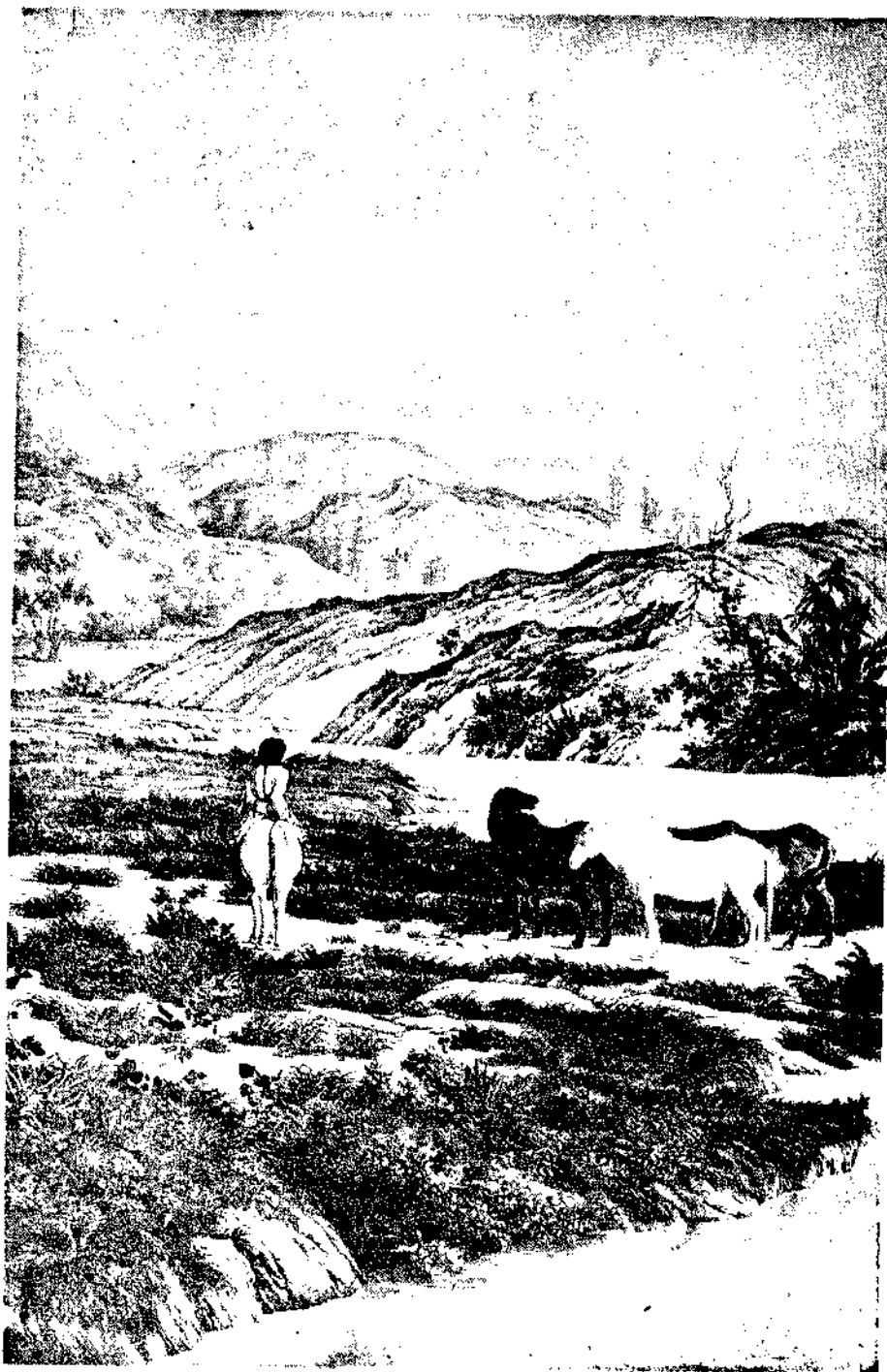
古人云。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非一水必須十日。一石必須五日始能畫成也。蓋言未著筆之前。慘淡經營。不敢輕率命筆之意耳。

古來畫山水者。多不願常作花卉。蓋恐椅靡之氣。繞於筆端。有礙山水之靜氣也。惟昆陵

(二十) 卷長圖駿百寧世郎

家能以謙抑
自守者。莫
過毗陵南田
翁。南田所
作花卉。綽
約幽艷。天
真嫉媚。匪
特前古所未
有。即繼茲
以往。亦恐

詠雜化古生先雨葯方海定



之澹雅。立定脚根。早自不凡。無怪卓絕塵寰也。畫中之點。形式不一。圓者長者。直者橫者。各有其用。圓點古多謂之擻。蓋用中鋒直點而成者也。王學浩曰。擻皆秃筆直下。點者尖筆側下。此語最中肯綮。然擻與點用筆雖異。行氣則一。古人如山樵子久。石田米虎等。其點或如從空墮下。或墨光淋漓煙翠欲滴。無非以充沛之氣。御堅捷之筆。乘興爲之。滿紙都是聯絡。非故作而成者所能比擬也。故畫家可以名重一時。而其點亦僅爾爾。甚矣。其難也。夫書畫與爲學無異。尤須切磋琢磨。虛心自勉。稍假自矜之氣。輒難得分毫進益。古之作

鄧氏半金化

釋郭未比鄧郭勝通

郭終嫌穿鑿文鄧訓

鄉名聊採取無端諸

子說紛紜

初氏吉金所見鍾李氏古

泉圖同釋鄧氏古泉圖

攷釋鄧吳氏說文古摘補

釋郭

金北樓先生畫猫

已成絕響。至其所作山水。尤富翫散之氣。石谷雖能出入宋元。成一代宗匠。然平心論之。其畫之氣度。遠不及南田之高雅。乃南田常自謂終不能與耕煙挑戰。會當專力花卉。自樹新幟。南田

金北樓先生山水



解衣市博精陰則其無人其門和而
此以中其身且道所和影上平本
西寶真善吳其以松金成圖

畫樹。剛健婀娜。而其與石谷書曰：僕苦寫樹。發枝多枯窘。噫世風日乖。揚扞風雅之士。背謬前賢善行。對於他人作品。挑疵剔弊。抨擊惟恐不力。而自家篇幅。則視之如拱壁。藏之以錦匣。客至則屏氣取出。鄭重聲明其為得意之作。彼固不敢用奚鐵生偶然拾得

此畫乃金北樓先生所畫之山水。其畫法與石谷不同。石谷之山水。多取法於宋元。而北樓則多取法於明。其畫法之精。非筆墨所能形容。其畫中之氣度。遠不及南田之高雅。乃南田常自謂終不能與耕煙挑戰。會當專力花卉。自樹新幟。南田

此畫乃金北樓先生所畫之山水。其畫法與石谷不同。石谷之山水。多取法於宋元。而北樓則多取法於明。其畫法之精。非筆墨所能形容。其畫中之氣度。遠不及南田之高雅。乃南田常自謂終不能與耕煙挑戰。會當專力花卉。自樹新幟。南田

此畫乃金北樓先生所畫之山水。其畫法與石谷不同。石谷之山水。多取法於宋元。而北樓則多取法於明。其畫法之精。非筆墨所能形容。其畫中之氣度。遠不及南田之高雅。乃南田常自謂終不能與耕煙挑戰。會當專力花卉。自樹新幟。南田

金山樓先生山水



當會此取彼。偶自失檢。是成大玷。不可不慎也。

己酉夏月二十日吳昌碩畫於滬上

之印章鈴諸楮角。以唐突前賢。然語氣之間。蓋已十分矜持。欲求善價而估矣。噫。高下優劣之辨。自有識者。敝帚自珍。益無足齒。惟吾等學畫者。欲自成名。頗

遠山與平沙。用墨雖淡。亦當寫而不描。方見筆力。

金山樓先生花卉



己酉夏月二十日吳昌碩畫於滬上

金北樓先生山水



。藤榻
。人
。人
。物
。簡
。之
。衣
。摺
。簡
。帶
。與
。冠
。履
。則
。煩
。煩
。極
。煩
。簡
。錯
。綜
。之
。妙
。固
。章
。也

法單簡。未嘗不可用此法則。若作大幅之山水。萬松叢聚。不見天日。下有書閣。隱倫居其中。松煩矣。若書閣之屋頂不畫細瓦。頗非所宜。又如學作雲林之畫。於枯木疎枝下作一極繁瑣之短亭。以破其簡。亦難入目。要之作畫能明珠密濃淡之配置。則於六法思過半矣。

或曰。『凡作林木。衆木俱干霄。則必以橫斜者穿插之。衆木多槎枒。則必以直上者透領曰之。』余曰。『惟一變字。』已盡其能事。』

畫家對於臨古。有兩種意見。此謂當不失章釐。彼則謂不必拘泥。苟得其大略。則可以己意行筆施墨。二說各有相等之理由。但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古人作畫。固欠不妥洽處。然其布置章法。亦間有不合理者。如千丈飛瀑。自雲表倒瀉。吾等就真景觀之。其水

金北樓先生畫狗



口常爲
白霧所
籠照。
蓋瀑布
直衝江
流。與
江水相
激。乃
生一種
細沫。

丹牡生先樓北金



或一寸以內之長幅手卷。作者固艱。即有作者。亦皆心寒手怯。不特章法板滯。其筆墨尤見拘束。是未得寬字訣也。作大幅者。不患無氣勢。而

而不溯其理。致成手病。古人行筆。有寸寸顫動者。蓋其年邁手戰所致。不如石谷之寫平遠景。遠處愛添遠軸。畫境反覺其近。其門人楊子鶴等。反復效之。均成同病。凡此種種。乃古人之不足取法者。刪去之。改革之。皆可從吾所好。然古人如文沈唐范諸作家。其筆法蒼勁活躍。吾等當極力摹倣。無聊時即於亂紙上練習。必求神肖而後止。至於章法之虛實。神理俱在。吾人尤當悉心體會。故曰二者之說。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四散飛舞。顏如早霧。然古人有仍以小石疊出水口者。又如子久之小石。其皴法有成丁形者。彼蓋見山石之裂紋如此。其筆墨必至輕細流動。後之學者。不加思索。描其形

水山倪仿生先樓北金



倪唐水竹仙亭後夜夢知者
理法香篆漸清月滿空山
月第中味與雲是春美與金成
圖

金北樓先生古木幽禽圖



懼入於粗穢。流於鬆懈。且其氣不足。即滿幅失聯絡。此種弊病。惟有緊字可以治之。然寬緊二字。殊難言其實際。僅能由工夫中得來。或以己之畫與名畫比較。自可默悟。

余讀沈氏芥舟學畫編。觀其言曰。作畫有

金北樓先生花鳥



野人清世情。山嶽樓臺。畫曰。生便。庶幾。向未門東。北樓寫真圖。

偏局。有正局。正局如人主坐朝堂。三公九卿鶴立拱向。偏局如舞女欹腰。仙人嘯樹。正局難而偏局易。第學者務當先究心於正局。然後留意偏局。誠哉言也。大抵畫之旁脅易寫。正面難工。奇橫恣肆之狀態。可以偶然得之。而周正厚重整齊嚴束之氣度。倘其人心地鄙薄。行為詭譎。雖日日疎翰弄墨。終懼於不得。古人曰。『大山堂堂衆山之望』。此言正峯之形態也。使畫成而無和冲之貌。徒有矜持之形。行筆不暢。或草率為之。皆不足以盡善盡美。且也渲染修飾。特須中節。不可不足。不可臃腫。不足則如劉盆子踞大位。望之不似人君。臃腫則如夏日衣裘。與中風疾無異。甚矣其難也。然學者欲自成家。又非習此不可。與學書一是也。憶先

金北樓先生畫松鼠



年余問書於桐城姚柏綱先生。先生曰。『先擇帖中之端正者寫之。次學其變化』。至今其言猶耿耿心中。嗚呼。誰言書畫不相通哉。然余不敏。以為大幅山水。重疊複障。苟無正峯。不足振拔其氣勢。至於小幅精品。可以滿幅皆為偏局。苟能注意筆墨。斯可登大雅之堂矣。

冲淡之致。心靈則無固執之虞。故作畫至然毫染素。乃曰。『吾作此峯欲師沈石田。此樹欲師李成。』待其畫成。必全幅牽強。蓋作畫係活事。尤係一時之靈機。未下筆時。可以想像古人之面貌。既下筆時。即須本個人之天才。相楮上之景况。神靈拍合。自能峻功。無庸穿鑿附會也。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以論畫。乃得真諦。

金北樓先生花鳥



積習成性。神思成氣。其氣貫注。其神飛揚。其氣貫注。其神飛揚。其氣貫注。其神飛揚。

金北樓先生畫紫藤



萬物如草。其性隨風。其性隨風。其性隨風。其性隨風。

畫無陰陽。便同平板。有陰陽而不顯明。亦乏神氣。世之揮毫亂塗。不顧紙上者。無足論矣。即謹守繩墨而未得此門徑者。亦往

圖朝歲畫生先樓北金



圖朝歲畫生先樓北金

(歲恕仲陳)



此畫乃北樓先生所畫，其筆法老練，墨色濃淡相宜，神彩亦從而煥發矣。

往心手不應。無他。不善用筆。用筆未得其常者。夫山石有有皴處。有無皴處。皴處色暗。石之陰面也。無皴處色白。石之受光處也。初學畫石。當皴二五次。如戴文節公所作。方見倉茫渾厚之致。當作第二次或第三次皴時。陽面不可添半點筆墨。至於陰面。則多多益善。陰面之皴愈濃。則陽面之色愈白晰。古人言。白處要真白。黑處要真黑。卽此意也。不特山石如此。全幅筆墨亦莫非爾而。主樹墨色不憚其濃。樹後安插無妨稍淡。濃淡相生。遠近乃見。神彩亦從而煥發矣。

古今書畫家對於執筆。論載甚詳。或謂宜鵝頭平腕。緊緊握住。或謂若持筆過緊。則腕方易於耗消。大爲書畫之累。且輕輕擱住。揮使如意。筆姿易於流走。余謂執筆之鬆緊。不關痛癢。要在使筆之巧拙也。古人謂我當使筆無爲筆使。就其淺者言之。用筆要提得起。壓得下。方稱能手。蓋筆既壓下。則長毫短毫。皆能着力。所謂用筆腰之力者是也。初學者不敢用力。故筆多壓不下。然將筆提起。則又爲初學者所不能。蓋使墨提起。則落於紙者僅爲筆穎。其勢輕。其鋒柔。欲見力量。非功深力足者不能辨也。雖然。此不過爲初學者進一解。若夫閱歷較廣。技術較精者。其用筆有自然而然之妙。舉凡輕重疾徐抑揚頓挫。無非一片化機。初不能

壓得下。方稱能手。蓋筆既壓下。則長毫短毫。皆能着力。所謂用筆腰之力者是也。初學者不敢用力。故筆多壓不下。然將筆提起。則又爲初學者所不能。蓋使墨提起。則落於紙者僅爲筆穎。其勢輕。其鋒柔。欲見力量。非功深力足者不能辨也。雖然。此不過爲初學者進一解。若夫閱歷較廣。技術較精者。其用筆有自然而然之妙。舉凡輕重疾徐抑揚頓挫。無非一片化機。初不能

金北樓先生畫虎



閑步。一望荒沙無人煙屋舍。行里許。得細徑。沿堤疎柳。曲水橫橋。有山玲瓏。遙望孤峙。絕頂浮屠。高出雲際。思欲登覽。覺足力已疲。願得少憩。復行百餘步。見一古廟。山門洞開。入視無一人。庭前藤蘿古木半脫枝葉。正殿三楹。頗宏敞。中



金北樓先生山水

以極精之口吻分析而論定之曰。某筆係用筆腰之力。某筆則係筆尖之痕跡。或石坪先生論用筆曰。手中無筆。眼中而紙。此心一似空中行。誠能抉其神秘者也。作書難。以畫教人更難。知名之士。能揮灑自然。而不能舉此中之顛末使受教者恍然大悟。比比然也。蓋此道至深至廣。至微不至。千頭萬緒。綱領難挈。誠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進而至於氣韻生動。雖口辭便給之士。亦無由解說。噫。畫可以言。亦難言矣。誰謂雕蟲小技不足道哉。

夫畫師與學畫者之關係至巨。學畫者之命運繫於畫師者亦甚大。蓋畫師筆墨之程度。對於六法之意見。皆學畫者之圭臬。其師之筆墨蒼老遒潤。已徒之筆亦不至靡弱不堪。其師之見解正確。其徒乃不致走入歧途。反是則其徒之畫病其師不能逃其責也。觀夫石田翁筆力結實。其門人文唐輩皆能卓然自立。耕煙散人用筆顛動。其徒楊子鶴姜穎生等皆染其習氣。甚矣。畫之難以教人也。

夢譚畫理

冠道人藏

余年逾冠始學繪事。然惟任意塗抹。摹前人墨跡。亦莫得其彷彿。或謂欲解六法。必從師授。余然之。而未果。道光丙申春。作客金閩。山左嚴季華司馬。爲湖徐曼卿茂才。約遊吳中諸山。由木瀆舍舟坐輿登范墳。晚宿靈巖僧房。喜其幽靜。晨起已日滿山矣。是日回寓時。又薄暮。以游倦即閉戶寢。遂栩栩然夢於郊外

金北樓先生山水
丁巳年秋
冠道人藏

金山樓先生山水



塑神像。蒼顏鶴髮。道服黃冠。左手執麈尾。右持藜杖。如世所稱老君。四顧棟折垣頽。境甚蕭索。甫欲却步。瞥見殿西隅。下坐一道人。濃眉古貌。鬚髮斑白。憑几握管。作磅礴勢。意為江河墨客也。步近觀之。見作巨幅山水。墨汁淋漓。筆勢飛舞。訝非凡手。癡立久之。道人忽擱筆顧余曰。君亦善此技耶。余謝不能。

道人曰。苟不能。何立觀已久無倦色。而若有味乎此者。余曰。初好之苦未得其傳耳。道人曰。作畫應物寫形。時出新意。類得畫之神理。而善化之耳。如范寬危坐終日。以求其趣。滕昌祐觀情動靜。王洽之林巒澗谷激墨自成。張璪雙管分生枯。孫位畫水。張本南畫火。極之周景元畫影。劉永年之畫聲。其不拘法而常生法外之意者。善化故也。

王摩詰初不知畫。而詩畫有畫意。故落筆優異。庸史蘇髯翁寫意不求形似。孫知微放逸而不襲前人。可見古之人未嘗專事師資也。然必腕力純熟。下筆如疾風掃葉。運墨如波瀾雲委。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氣愈長。斯為超妙。至搜奇訪古。越歷山川。能使精通造化心合。元微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余聞道人之意。境頓渙然。乃進揖之曰。天假鄙人納履之緣。得遇我師。願學以卒業。道人曰。與君一席語。可資十年學。又何師為。日將暮矣。君盍歸。以掌拍余肩。其夢頓醒。則客寓晚餐未竟也。豈是日登山宿僧舍。遐想所涉。而有是夢耶。抑余有負笈之思而感諸夢耶。然自後臨摹。覺胸次了然。位置點染。亦漸有法。不似平日矣。丁卯夏五雨窗無事。自檢舊作憶而配之。

兩蒼氏曰。論畫而以能變化為歸。非深造者不解。余未嫻六法。而嘗通其意於詩文識君下筆。每得法外意。固知道人所云。本寓之者也。夢中人呼之欲出矣。

電菽原曰。作者繪事。冠絕時人。此殆自道其心得耳。以為有此夢也可以為無此夢也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遠浦歸帆。山市晴嵐。江天暮雪。

金山樓先生山水



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以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動物飛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點染。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大進。

畫趣

愛濤館主

畫之一道。雖屬千變萬化。然深意運思。落筆處莫不各有主宰。非可隨意塗抹。無來歷之杜撰。此歷來古人名家之作畫。無不然也。故論畫者。以取物無疑爲本。而作者之於畫。落筆時當先亦有所主。然後將惜墨潑墨四字之念。寓之於六法三品思想之中。苟能於畫之六法三品中。得其一二者。即能聲聞於世。如能獲其全豹者。其名於世者。當可推知矣。自古有名畫家。無一或有過情之虛士。欺世盜名於後者。其過人處。探其畫法。亦不過於六法三品中得其一二者也。故能論畫。當先能看畫。看畫非聽聲隨影。足能了解畫中之意。亦須經師長之諄諄善導。紀錄之詳細考慮。則對於畫之一途。不論何種。不肯輕發評論。評論則無不確切中肯。否則妄加評點。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便不佳。既無師授。又不紀錄。往迹古說。曾不一經參酌。迂闊之意見。其能潛化一二乎。雌黃其口。恬不爲恥。及問其如何爲佳畫。如何謂爲不佳之畫。彼矯其舌。堂其目。莫知所以。而又莫知所對。如是則不獨欺人。實自欺而自恥之耳。故論畫者。當先求精鑒之法。而欲求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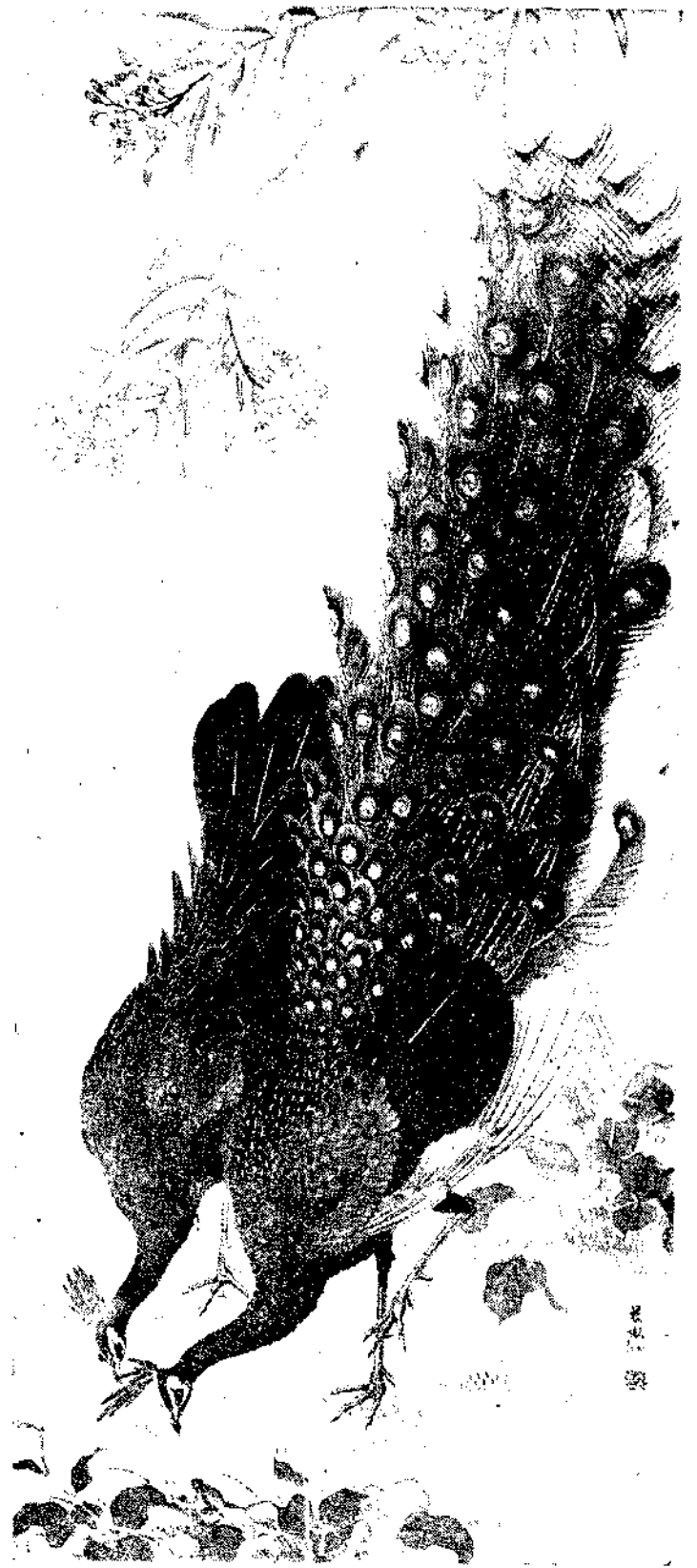
金北樓先生花生鳥

金北樓先生花生鳥



鑒之法。不外求之於師授。而尤考之於紀錄。庶乎近焉。

渡邊農畝花鳥



宣和畫譜。列入人物等部者甚多。然論人物之畫其工細之筆法。最爲難事。宋時有李公麟者。與古者畫家。可以並駕齊驅。爭先得名。尤稱賢齊。其所布位置。所寫形影。毫無拘泥之嫌。顧陸

之真蹟。世不多見。至論畫家名手。惟唐爲最多。畫家聖手。是爲吳道子。其手筆。其神傳。炳若千秋。唐宋以後。曾有語云。有公麟畫三紙可抵吳生畫一二紙。吳生之畫。可易顧陸畫一紙。其輕重。其相懸有若是之區別。古人之畫。得名於當時。而卓卓著稱於後世者。必有一科之長。而尤於繪素法門。有獨擅其妙者也。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皆以山水並名。宣和畫譜。所收納歸列者。止人物神仙耳。今後未識有精於此者。將宣和之譜。起而一修之。此吾旦夕所企望及之。

宋之高宗。其酷好書畫。殆無有過者。惟搜羅訪覓。不辨真僞。不察優劣。收獲後。常命米友仁鑒定題跋。當時迎合上意。不得不出之於附會。以取巧於一時。故高宗之收羅書畫。題識雖真。而瑕瑜互見。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也。鑒者不可不認真細辨毋爲米題所惑。由此而論看畫之法。不可取之於一途。古人之命意。古人之立迹。各有門徑。一筆有一筆之根究。筆筆亦各有

齊白石先生花卉



齊璜字白石湖南人

張南湖南花卉



張晉福號南湖南嘉興人

盜欺後世。其事蹟之顯著。非明鑒歟。

宋之末季。士人宦官。好畫者多。識畫者少。間或有一二賞鑒之名。如賈似道擅專國柄。當時威勢赫赫。對於書畫一道。強行收藏。故美尤之畫。盡為豪勢奪去。人間之所存。亦無幾矣。所以有趨附之徒。為之盡心代為搜括。以為貢獻。博得一歡。而藉倖進之途。後人觀察其所收之畫。往往有真偽參半。此非當時聞不廣。見不高。識不卓。亦非似道目力之弱。實一時附會。亦苟且以趨趨媚使然耳。

庸夫俗子。最不宜示之以畫。以其侈口誹議。妄加評論

李影湖花卉



李景嵐號影湖天津人

其道。若拘一己之所見。繩律古人之意。豈能為看畫之得有道哉。既不能看畫。更何能有收名畫之望哉。然世人收畫。往往以金玉盛飾為多。不知求盛飾以金玉。實誨盜之端。高宗之所求。高宗之所藏。優者劣者。錯雜多有。魚目混珠。

蕭謙中山水



蕭謙中山水
丁卯秋蕭謙

不正。具略知一二之目力。遇有美好之畫。故為吹毛求疵。或狗苟蠅營。百端詭計。抱不達必得之目的不止。設或計有未遂。則又別

俗眼不識高下。亂訂真偽。令人見之聞之。氣為之短。夫書畫之好。本文人雅士。適興寄意。瀟灑風韻之事耳。故有力者收購。有目力者鑒賞。如遇佳勝之日。懷抱各具。彼此相見。各各出示較量。其目力高下。識別之優異。非為誇奇鬪智。亦士人之興賦雅意。各抒所見也。非若輕薄者流。心術

胡佩衡山水



胡佩衡字衡以號冷庵涿縣人

具破壞。造作詭毀。必使名譽不彰而後已。高尚者目所賞鑒。自有成竹在胸。決不為其所蒙蔽。若尋常目力。未能堅定者。未有不為所惑。倘已

有惡劣之物。亦必妄自稱揚。故昂其品格。必得善價而後已。此等人道德良心。蕩然無存。吾人當不可不鑒及之。筆法氣韻之精妙。非庸夫俗子所能道出一二詳密之語。上達者論畫之精妙。自具別出心裁。所論定高人一等。然亦有過甚其詞。如對於十二游峯。有循環飛動之語。對於美人之圖。有迴身動頭之品題。其奇異之說。舉不勝舉。是未免有鄰近迂謬。故賞鑒之精妙。無有過宋之米元章者。古人粉本畫稿。雖至草草不經意處。莫不具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神妙甚多。惟米公天資明敏。識議過高。立論或有未免過當。其後有黃伯思者出。嘗作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將米公精妙之論。幾為抹煞。後人見之不平。亦作法帖。專指伯思攻評米公之過當。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米公復起。當不易斯言也。唐人畫卷。多有碧纒劑。自經宣和紹興裝飾改變。將從前所用折去。其古迹遂不獲再見。至於楷手卷。亦多以紫綾作標首。或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為小軸。如現在藏經之狀。

陳去非詩。有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蓋對於至清之畫。當以意取之。寫之自應不在形式之相似耳。故畫梅畫竹畫蘭。三者都稱謂之寫。以其梅竹蘭等。物之至清而至高者也。

惠栢湖山水



惠栢湖山水

畫之為畫。不論其幅之大小。不可使賓主相反。山水之畫。其陪襯者。當然雲烟樹石人物禽畜樓閣者為賓從。假若畫一尺之山。其遠近折算之賓從。均須要停勻。人物則賓從者。皆隨遠近高下之布景適合。不可隨意推測。使賓主失合。貽笑大方。米元章有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別。家多資力。未有不貪名好勝。其所收置藏存者。大抵聽聲務虛。毫無實際。此之謂好事家者也。賞鑒家則異是。資稟獨厚。識別高明。或熟諳傳錄。或自精揮灑。或深悉畫意

陳梅湖仕女



高唐春三月... 陳梅湖仕女

徵南陳縉名號字梅湖擅畫凡詩詞音樂靡不通曉而以畫為獨絕故夫子北樓金先生識之
拔於衆人之中遂為入室弟子論之遠殊于常人此幅乃仿閱正卡之作雜之原本足以亂真金夫
子在日亦為首可故登之湖光則刊以拱同好焉陳君與余為至交每談先夫子知遇之情及其未竟
之志相對唏噓余深佩其知恩感德較之時下之流受殊厚且得意即掉首而不顧者豈啻霄壤哉
緣縉緣督誠肝胆之士也
頌卿識

者。氣韻。筆意。骨法。位置。傳染。形似者也。故論畫者對於六法之次序。曉然明白諸胸。無參差錯列之誤。當然有精妙之論。論
畫然。觀畫亦何獨不然。觀畫之法。其妙處。亦必先觀氣韻。以次而及筆意。骨法。位置。傳染。最後而論及形似。高人雅士寄興寫
意者。凡於山水。墨竹。墨花。墨禽。以及梅。蘭。枯木。奇石等遊戲翰墨者。莫不先觀其天真。次觀筆意。相對之意。有忘筆墨之
迹。方為得有興趣者。今人觀畫。一開幅則便
稱贊歎賞。對於六法則茫然不知。設有人問其
妙處何在。則又不知所對。皆由不知來歷。或
平昔偶爾看熟。附會一時。鄙笑殊甚。
胸中具有邱壑汪洋。則落筆自能得造化之秀。
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時變化。
隨形改步。自有無窮之趣。六朝至唐。普迪之
畫。其筆法位置。頗有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
畢宏鄭虔輩出。深造斯理。五代荆關。別出心
裁。新意自造。將前習一洗除之。至宋董元李

溥俊之山水



丁卯年... 溥俊山水

溥俊之山水... 此畫而論... 與此畫而論... 驚差知造耳

。每得幅圖。寶之玩之。終日不厭。其對古蹟賞
鑒之心。雖子女玉帛。聲色貨利之伺奉。如匹夫
之志。不可移奪。今人看古人之墨蹟。往往先求
形式之相似。以次而傳染。而事實。是豈得賞鑒
之法哉。看畫本無異於看美人。其風神骨相。傳
神於肌體之外者。吾人對此。當不可不慎思詳辨
之。
元章又論收畫之法。本生敬慕愛禮之意。山水有
無窮之趣。人物飛走花草之屬。可以閱神。若仕
女番族。雖有精妙。究非文房所可玩者。世人收
畫。往往抱愈古愈貴之思想。然神妙情真。可勿
論其世代之遠近。元章於兩晉六朝及唐五代之畫
。其所收者。不可謂之不多。然對於宋之名筆。
亦不乏收置稱賞。若以世代之遠為貴。豈能盡觀
畫之妙哉。
歷來畫家之論畫。莫不熟諳於六法。夫所謂六法

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後無來。山水之法。始為完備。三家雖各有入室弟子。然終不逮也。世人論畫。每以界畫為易事。不知界

胡佩衡先生萬松草堂圖卷



畫之難。不能杜撰瞞人。非用工合法度。不足以造乎其極。故人之論畫。時有謂畫有十三科者。山水打頭。畫界打底。莫不以界畫為能事。無如規矩法度。高低曲直。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匠匠人。尙有不能盡其妙者。况於縑楮之間。運用心思。僅僅於筆墨硯尺之限。求合於準繩之法度。此非大難特難之事哉。自唐及五代。畫界絕少。惟郭忠恕一人。深合界畫之法。其他若王士元趙忠義輩三數人而已。衛賢低克明則又次焉。趙子昂教其子作界畫。有云。界畫非諸畫可比。蓋界畫之工夫。非步步合於法度不可。不若諸畫之尙可假借取巧也。繪此誠精確之論也。

管平湖仕女



管平字仲康號平湖江蘇人

。以其闕疑之不多耳。古人之畫。所以能傳世者。必有其實耳。觀六朝畫。當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夫絹畫有染絹墨絹。染絹上深下淡。墨絹上墨。顏色黯淡。古者絹墨而丹青自明。看畫不必以古素明開為辨。總之六朝絹素之畫。十之中可信者不過一二。有御府之題跋硃印者。尤不可信。古畫非無東移西掇。擇補成章。其弊自宋之高宗朝莊宗繪始也。作者不可不詳加審慎。

愧吾盧隨筆

論畫派之爭

王賢

院體與非院體之別。元以後。南北兩宗。時相詬病。至明末。文沈董陳輩出。遂有文人畫與作家畫之分。於是工細界畫諸作。幾皆為吾國學者。好為門戶之爭。雖賢如程朱。猶所不免。而於畫家尤甚。唐宋以來。即有

李枕湖花鳥



李瑞齡字鶴齋號枕湖天津人

儒者所不屑學。有清一代。繼明之後。學畫者。祇求宗法四王。對於其他諸名家。均目為非正派而不敢稍事涉獵。泊至近世。紛爭益甚。宗工筆者。習豪放者為鐵匠。喜寫意者。詬工細者為縫工。加以學西畫而間作中畫者。則日以創作相號召。目臨撫者為陳腐。實則美術非政治比。則派有別不同。固皆各有是處。既不必紛爭。更無須詬評。

譬如取宋元明清諸大名家作品。詳細展讀。無論其為工筆。為寫意。除非不知畫者。否則孰敢謂其為不佳。是則可知畫之精不精。只可於筆墨思想間求之。而非口舌可以爭勝也。彼效村婦罵人。互相詆諛者。適足為識者齒冷耳。至於創作。固不敢謂非。然試問從未問津者。而即謂之創作。其誰能信。學西畫者。有學校。有教授。有課本。可循序漸進。間有一二思想傑出者。則可別創一格。至吾國學畫者。向無一定途徑。能不從臨摹入手。則何從請益。彼古人之自成一家者。其先固不知臨摹古畫若干矣。故謂不能創作為能力薄弱則可。謂臨摹古畫為陳腐迂拙。則期期以為不可。晚近畫家。競以創作相詡。賢問亦嘗拜讀一二。非滿紙荒唐。不成為畫。即仍襲古人蹊逕。稍換頭面耳。由是可知欲求創作。非筆下真有工夫。頭腦特別靈敏者。決難成功。斷非學畫數載。握巨筆。設重色。隨意塗抹。即能算創作也。總之處茲叔季之世。提倡美術。實足以正人心。挽頹風。昔年曾有人倡美術救國論。竊聽其言。願世之好丹青者。羣向學問上用功。實至自然名歸。至於假此以獵官圖利者流。則非吾所知矣。

左純湖青綠山水



左總號純湖

唐怡瑩女史山水



唐怡瑩女史字畫之山水人物無不稱絕。其筆墨之妙。非筆下真有工夫。頭腦特別靈敏者。決難成功。斷非學畫數載。握巨筆。設重色。隨意塗抹。即能算創作也。總之處茲叔季之世。提倡美術。實足以正人心。挽頹風。昔年曾有人倡美術救國論。竊聽其言。願世之好丹青者。羣向學問上用功。實至自然名歸。至於假此以獵官圖利者流。則非吾所知矣。

日本畫之沿革

日本史之可考者。不及二千年以上。概屬神話時代。日本畫史之可考者尤遲。大約至吾國初唐始有所謂畫家者。而其遺蹟。除二三壁畫外。已不可多見。故論

張 湛 湖 山 水



張琮字紫垣號湛湖天津人

文物。由是吾國繪畫。逐漸輸入。至文武帝世（唐中宗時）設立畫工司。隸屬中務省。專司宮廷繪事。內設正。佑。令史。各一人。畫師四人。畫部六十人。使部十六人。直丁一人。是為日本設立畫官之始。

奈良時代。聖武帝。（唐玄宗時）篤信佛法。三遣唐使。同時中國印度等僧侶。亦間有蒞日者。繪事因之大盛。建立東大寺。藻飾寺像。令畫工司之。畫師畫部等一百三十人。分工從事。實為當時最大之繪畫事業。至其畫法。仍以吾國唐時壁畫為粉本。是時文人中以繪事鳴者。有刑部卿兼大學頭因幡守淡海三船。曾於天平勝寶七年。繪戒壇院廚扉。譽滿一時。三船為天智帝玄孫。不獨精於繪事。文才亦冠絕當時。曾撰神武帝以來歷代天皇諡號。編輯懷風藻詩集。實為日本文人畫之鼻祖。

平安王政時代。遷都京都。於延曆廿三年。承和五年。曾兩遣唐使。惟彼時畫風稍衰。於平城帝世。（唐憲宗時）廢止畫工司。與漆部可合併為工匠寮。設長上畫師二人。番上畫工十人。當時畫家如賀秦笠麻呂。良枝宿禰朝生。百濟常良等。均為

陳 東 湖 花 卉



陳成棟號東湖浙江人

日本畫之沿革。至早不能過千五百年。日本雄略帝七年。當吾國六朝劉宋明帝時。百濟畫工因斯羅我到日。是為日本繪畫之始。嗣後推古帝時。（隋開皇十三年至唐貞觀二年）德聖太子信仰佛教。於帝之十二年。（隋仁壽四年）令諸大寺院。繪飾佛像。以資瞻拜。於是黃文。山背。賀秦。河內。檜。等諸畫師。當時如天壽國繡帷之三像。法隆寺金堂廚扉之二天王四菩薩。均屬有名繪物。嗣至舒明帝二年。（唐貞觀時）初次遣使至唐。采訪

一時名宿。同時有播摩介百濟河成者。追踪淡海三船。繪山水草木如生。屢以繪事蒙天皇召見。是時宮內屏風。殿閣牆壁等。多繪山水人物。一般畫工所繪之寺像藻飾。大有不足以供高雅之鑒賞。實為開日本玩賞繪畫之始。

同時代佛教畫。因有人唐八家。請求密教。畫風為之一變。就中最有名者。如弘法大師（空海）。智證大師（圓珍）。他若傳教大師（最澄）。慈覺大師（圓仁）。並攜歸顯教畫物。當時八家請來之畫盤。首為兩部曼荼羅。俱為密教諸尊像。弘法之東密。慈覺之台密。即本此立教開宗。以壓倒原來之南都六宗。

彼時之佛教畫。即謂之全屬密教畫。亦無不可。密教畫。儀態莊嚴。諸尊像之法身。色相。法物。並左右侍從之排列。均有一定法式。不容紊亂。近世日本彫繪之各佛像。仍祖此。

弘法大師之遺繪。最著名者。如神護寺之兩部大曼荼羅。東寺之龍猛龍智二祖影。至西大寺之十二天十二軸。相傳為大師筆。然殊乏明徵。智證之遺筆。有向野山明王院之不動明王。三井寺之黃不動尊者。黃金剛童子等。由唐攜回之佛像臨本。以智證為最富。如胎藏齋圖樣一卷。胎藏圖像二卷。五菩薩五忿怒一卷。皆為密教圖像中最貴重之物。兩大師。人格高尚。學問淵博。至今讀其遺作。令人肅然生敬心。謂之神品。絕非過譽。

藤原平家時代。藤原氏（唐僖宗時）平氏（南宋）相繼任攝政。關白（總理大臣）太政大臣握有政權。約三百年。政治文化中心。雖依然在京都。然天下形勢已大變。宇多帝之寬平十七年（唐乾寧二年）。依菅公之議。廢止遣唐使。是時中國適丁唐末。五代之亂。

劉養浩山水



劉文機字養浩冀縣人

朱繩蘭山水



朱之哲號繩蘭北京人

繼續六七十年。文物之輸出。為之中絕。因之日本漢學漸衰次。第應用假名文字。製造和文。當時風俗奢靡。人情文弱。影響及藝術界者。殊非淺鮮。

日人稱為畫聖之采女正巨勢金剛。即生於是時（仁和寬平時）。金剛善山水人物。曾於宮內屏風繪先聖。先師。九哲像。詩人。及遠山明月。又相傳金剛繪馬能夜

齊白石先生松鷹圖

出嚼草。繪山重叠十五層。然其筆墨。仍不離唐風。金剛子公忠公望。公忠子深江。深江子弘高。(長保時)。弘高子是重(長元時)。是重子信貞。(天仁天永時)。信貞子信茂(大治長承時)。信茂子宗茂(久安仁安時)。七世相傳。俱工丹青。並皆供職繪所長者。亦世所罕有。就中以弘高

陶寶如先生仿山谷山水



連年看汝立
 曾上石松
 久矣難能
 乙丑年二月
 齊白石

日本畫伯東畝先生雉鷄



畫名最著。金剛遺跡。已不可得見。間有一二。亦後人偽託者居多。金剛之後。有大和守藤原基光（應德康和時）。參河守繪所預藤原隆能（永久永壽時）降能子中務少輔隆親（治承時）。刑部大輔藤原光

長（承安時）。俱為名畫工。此二家外。有飛鳥部常則（應和時）。繪所別當濟時（康保時）。亦俱有名。

是時盛行屏風畫。每逢選妃賜宴朝賀慶壽。常製屏風數十百架。選名工繪畫。善書者題詩歌。蓋已完全入於書畫鑒賞時代矣。當時關白（總理大臣）基經慶祝五十壽時。嘗謂如能令菅公作詩。藤將軍敏行題字。金剛繪畫。予願已足。當時之重視書畫。可見一斑。日本畫最初專撫模中國畫。故名唐繪。嗣後漸寫本國固有之風景人物。遂有與唐繪對稱之和繪出現。所謂和繪者。初非

齊白石山水



畫派有別。僅以畫題不同之故。但因所畫之事物不同。從而畫風亦變。久之遂成一種新畫風。與從前之唐繪異趨。其各種樹石皴法。試取前代遺品。一較即知。

筆記小說中之有插畫。始於是時。同時有一種作繪。即係令畫工拘稿。親自設色。盛行宮廷搢紳間。又有一種名歌。繪係畫歌中之意。其他若紙繪、手繪合。俱為當時畫法之名稱。至永承五年四月後。朱雀帝生皇女正子。令諸畫工合作于麗

陳克明女士山水

俞瘦石畫松



長嶺南崖之孤松

松之畫法。此畫松之畫法。極其多。故古松之畫。必用此法。此畫松之畫法。極其多。故古松之畫。必用此法。

俞雲號瘦石山陰人。精於繪事。頗得元人神髓。此用筆渾活。勁拔。洵不多見。俞子復擅琴書。篆刻均有獨到之處。其於篆刻。舍吳岳老。外未肯多讓也。

潛厂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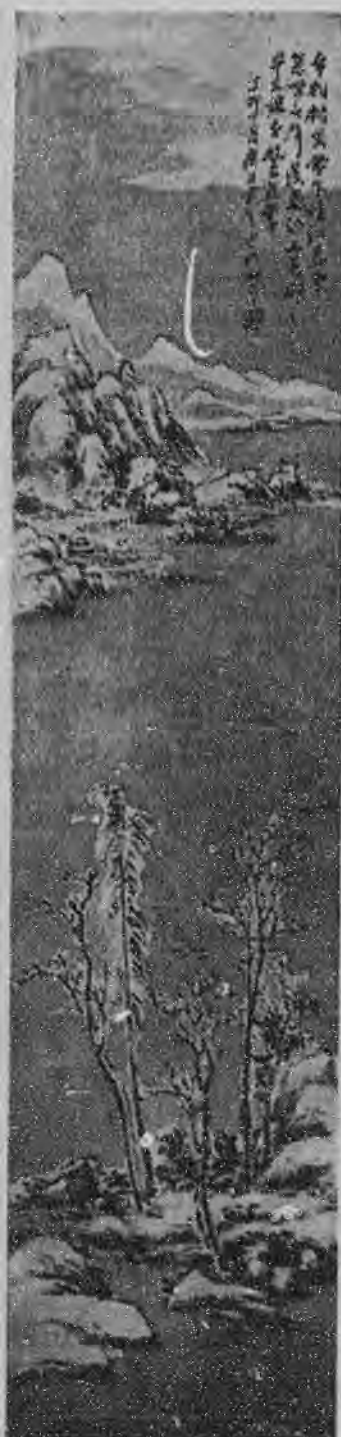
水山工人縣吳士女明克

景殿。華麗已達極點。總之是時習俗漸奢。畫題日多。

倭夸繪（音譯）者。為滑稽畫之一種。僧義清阿闍梨為斯界名手。會繪長卷一。於卷首畫一射手引一長綫。至卷尾繪一矢一的以了事。如吾國郭忠恕亦曾於卷首畫一總角。童子持綫車引一線。至卷末繪一紙鳶。二事如出一轍。烏羽僧正覺猷間亦作此。其遺作有游戲畫三卷。今為高山寺珍藏之寶物。此類繪畫。即為近世滑稽畫諷刺畫之濫觴。

藤原平家時代。遺傳之作品。有烏羽僧正繪志貴山

金瘦石雪景山水



金瘦石雪景山水

緣起三卷。隆能源氏繪物語繪卷（現存四卷）。春日光長繪伴大納言繪詞三卷。餓鬼草子一卷。地獄草子（現存四卷）。吉備大臣入唐繪詞一卷。粉河寺緣起一卷。以上各卷。是否確係真跡。已無從考證。後白河帝畫年中行事六十卷。今僅存臨本十六卷。此外寫經佛畫之散在各地者。亦間一發見焉。彼時粧點佛經。不必定繪佛故事蹟。有繪山水小景

吳昌碩先生遺畫

者。有繪花卉者。有繪種種風俗畫者。極盡變化之能事。評畫始於巨勢。弘高繪所見仁和時記錄。長者別當繪所預俱為當時畫官之職名。繪所常設置於指定之畫工宅內。此外佛教畫亦盛極一時。

題金北樓親翁仿大癡富春山圖為潛甥作

浙東山水隨處好。我於富春最神往。茲圖本出大癡筆。絕代丹青世無兩。秘笈流傳自天府。北樓墨妙工摹倣。堂前恍惚天地動。萬疊烟雲倏開朗。峯巒掩映乍回互。澗壑縈紆忽平廣。春波一碧淨可唾。樓閣無聲月初上。縱橫奇氣斂咫尺。識者低徊競瞻仰。眼花但覺

迷五色。真蹟殊難辨。嚙齏



逃劫主行既傳墨
有老更實千日酒
日半開堂來憤則
步老移助晚壯日
歸備段親創酒水
一尊酒誤作十日
星表初冬飲一盤
筆生公不畫十
三行漆如仙持傳
筆也也長壽碑年十

。此地由來古名勝。干戈近苦相爭攘。沙沉石出人跡少。月黑楓林走變魍。大澤羊裘不知處。釣臺水急魚跳網。此意知君畫不得。太平世已成遐想。當年曾住墨茶閣。論古與君同抵掌。才高反遭造物忌。宿艸今悲墓門長。弟子京華餘手澤。王侯島國於心賞。平生師古人神妙。展卷猶堪見精爽。吾甥賢此慎勿墜。歸守藕湖長供養。他時泛舟七里瀨。幸攝溪毛薦歡享。

鏡湖隨筆 鏡湖

康熙五彩花瓶



袁思永

董文恪公。富陽耆望也。天資穎異。超絕羣倫。學問之餘。兼事六法。力行甚篤。寒暑無間。故三王之後。允推大家。公雖顯官。然名利甚淡。暇則蒔花種竹。笑傲烟霞。大有以官為隱之概。又好古篆隸書。筆力遒勁。故下筆灑然。意境閒逸。元氣充實。與致淋漓。擬之北苑忠翁。兩得其益。評之者謂古今三董。衣鉢相承。皆為正法眼藏。洵非謬語。

水山谷石仿如寶陶



波。而筆力庸弱。遠愧文氏。推不敢用巧耳。後又見水舉山水一幅。係仿香光之作。墨則乾濕互用。神采奕奕。綽有風清。上有自題絕句云。溪閣闌干映夕陽。綠陰如水晚生涼。清譚未已酒已醒。鵲尾銅鑪起炷香。詩亦瀟灑拔俗。不染塵氛。

。其畫山水。喜用枯筆長皴。氣韻蒼古。蓋用墨雖學步思翁。而宗派仍法董巨子久也。嘗於友人處。得見其畫松陰亭子一幀。古色蒼然。氣味深厚。自跋云。畫至元人。畫之趣盡矣。明代文待詔。意以規摹北宋。而深穆處尙不及松雪也。包山以下。思巧勝前人。已不自知其漸入魔道。茲幅欲摹鵲

(一其) 冊水山中謙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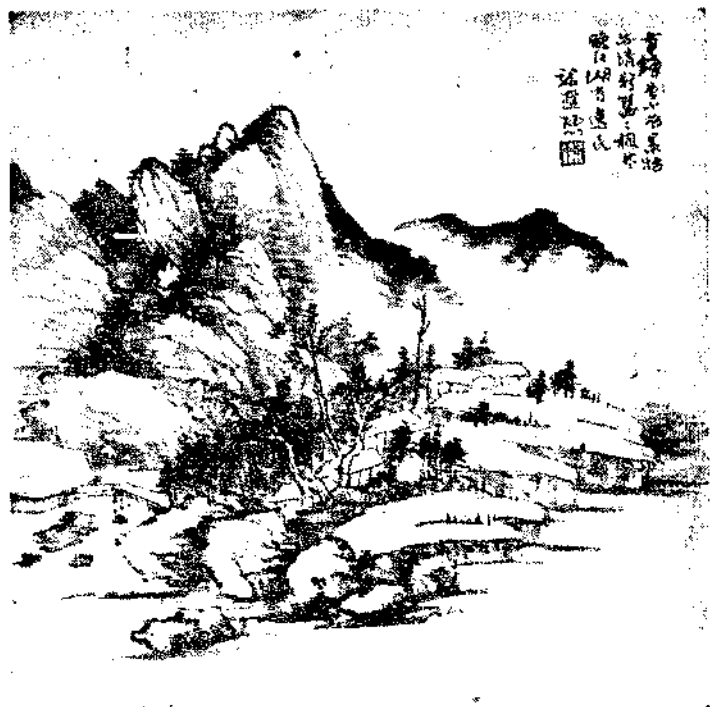


蕭謙中畫

詩意清新。畫筆瀟灑。可稱雙絕。蔣文肅公一派得其法者。有二人焉。一為海鹽錢莖堂觀察元昌。一為興化李復

小橫幅。氣味純古。饒有思翁風采。嘗見一幀。上有廉州梁階平相國。題七言絕句一首。能將其人之身分畫史。一一表而出之。使不知柘坡及不識其畫之所由來者。一寓目而可得其彷彿焉。詩云。徵君身御鶴翎風。眼底烟雲想像中。猶有雪坡鴻爪在。一天爽碧浸晴空。

(二其) 冊水山中謙蕭



蕭謙中畫

蕭謙中山水冊其一



此册爲蕭先生最近精意之作共十二開無不精妙特借本刊逐期登載

饒有書卷氣。一時名公鉅卿。爭以得其片紙隻字。爲炫耀朋儕計。以故輾轉求畫者。常如山陰道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其自題牡丹云。象形者失形。守法者無法。氣靜則神凝。意澹則韻到。誠明言也。復堂繪畫。雖取法文肅。而實宗林良。其用筆縱橫馳驟。不拘繩墨。雖非動中規矩。而姿態橫生。饒有天趣。嘗作五松圖一幅。雄奇矯健。挺拔生姿。洵佳構也。其自題云。余以直者比之大臣。秃者比之名將。一側一臥。似蛟似龍。蒲團之松。或仙或佛。爰作長歌紀之。遂紙貴一時云。復堂又拜高司寇門牆。其詩筆清新奇特。別饒

蕭謙中山水冊其二



張壽丞刻印



所畫好作折枝花。不以工細見表。能以拙取媚。以生取致。筆意超脫。姿勢矜貴。盡脫庸俗。

堂大令歸。畫徵錄會節載二人之畫。及其題詠有云。觀察當弱冠時。嘗客京師。卽以三絕名於時

張壽丞刻印也。續印講家書政者最石近漢治新了觀。可其其無畫嬰故有家日人印河壽詩。想成治不名人軍名之金爲法人丞珍

意趣。頗能得高之三昧。曾見其題牡丹三絕句云。水浸城根萬井寒。老夫一醉也艱難。朝來尋紙揮毫賣。利市開先畫牡丹。空齋露雨得淹留。檢點奚囊舊唱酬。畫盡無支爲吏去。不攜顏色到青州。又嘗見其寫意蘭枝三四叢。下作水仙一本。疏淡欹斜。攸然意遠。其題句云。不比桃花可問津。湘烟楚雨接芳鄰。幽香獨抱無人賞。流水高山自在春。彭尚書芝庭。諱啓豐。與韓補瓢善。晚年歸養吳中。寄情六法。然不多作。故得之者。益什襲藏之。嘗寫山水一幅。投贈補瓢。補瓢乃作長古答之。中有句云。此圖髣髴雲林翁。著墨不多神彩同。畫非從畫得真本。直與元化相陶鎔。讀此可想見其下筆時之興趣矣。

蕭謙中山水冊其三



憶杏廬談藝

寫生一法。常以南田老人爲最妙。然能傳其衣鉢者。皆首推蔣文肅公。次則恆軒相國。豈知同時尚有無錫鄒宗們小山。尤爲渾派健將。鄒以清奇艷綺之筆。競勝於時。一紙傳流。藻聲南北。雖一花一葉。莫不爭相楷模。平生傑作甚多。獨百花卷一幀。最是膾炙人口。偶仿作倪黃山水。風格雋冷。奇逸之氣。漾於筆端。置之甌香館中。殊離辨其真僞。惟不多作。益爲世之所珍。其德配蘭溪夫人。亦工繪事。洵閨中之二難也。此事於孫子瀟太史所著天真閣集中。載之甚詳。宗伯又最喜王孟端之作。每有所得。輒愛不去手。嘗自擬龍峯夜月圖一幀。筆氣揮灑。慧水長流清不斷。九龍峯下一鄒生。

蕭謙中山水冊其四



墨綴空濛。點綴清奇。頗饒逸致。會記所題一絕云。畫家支派與誰論。千古江山付管城。慧水長流清不斷。九龍峯下一鄒生。

蕭謙中山水冊其五



曹山彥先生刻印



桐鄉徐氏玉燕堂藏

淙。殊有節奏。適接湖社同人函。知今日爲開歲第一期畫課。卽驅車赴會。時將三句鐘。而會友已如雲集。俗例各道新年進步。回視四壁。佳作如林。真有迎接不暇之勢。個中尤以張君南湖所作紅梅巨幅爲最佳。畢節路婉蕊女士所作淺絳山水一幀尤雅秀。女士爲瓠庵先生第四女公子。年齡染翰。秀韻天成。家學淵源。其造詣正未可量。洵閨櫺中後起之秀也。吳待秋淺絳山水題小詩二句云。柴門流水秋光老。盡日看山並詠詩。畫既樸厚。意尤雋逸。想見此老風致。又有紅梅一幀。亦極古拙。又馮超然仿新羅小幀。芙蓉露下。楊柳風多。別有新意。王一亭著色牡丹。用筆挺拔。設古色艷。缶老謝世。滬上畫家。此老當爲領袖。方葯雨青綠山水。巖壑幽深。最爲古雅。一人扶節於丹崖間。殊饒詩意。吳鏡湖青綠山水。仿石谷得其神似。工緻異常。聞此畫在展覽會標價八十元。金潛庵於年終時。以十五元得之。可謂廉矣。此外商言志杜鵑花。趙叔孺萱花。蕭謙中山水。徐慧女士菊花。袁蕙英女士菊花。陳東

蕭謙中山水冊其六



繪餘小錄

雲湖

曹世模字山彥嘉興人篆刻力追秦漢
精妙絕倫乾嘉以來浙派盛行山彥頗
能獨運匠心自立門戶與孫桂山三錫
文後山鼎錢几山善揚稱爲爲湖四山
此二印一爲張安甫作安甫得意之
畫每用之一爲同邑張小華作小華
善搨墨尤長於形叔未老人古器搨
本多出其手

大雪埋堆。湖風怒號。旭日放晴。而檐流淙

蕭謙山中水冊其八



湖碧桃。均係精意之作。琳琅滿目。不可勝舉。聞二月二十日應萬國美術會之請。舉行展覽七天。地址在北京飯店。屆時又有一番盛況也。

刻竹考略 褚德彝

竹刻一藝。當始於唐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粗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已來。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若庭出琪樹已堪攀。塞上行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彫刻。是為竹刻見著錄之始。陶宗儀輟耕錄云。宋高宗時。有詹成能於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纖毫具備。細巧若鏤。且玲瓏活動。見其所刻鳥籠。四面花版上。彫山水花鳥。有詹成製三字。見者疑為鬼工。明金陵李文甫善刻竹篋。刻扇骨香筒為多。然所刻精細。淺用刀甚淺。余曾藏扇骨一。刻雙松樹。萬羅蔓之。用筆精絕。款仲謙二字。乾隆時揚州潘老桐。嘉慶時方絜齋。杭州陳源。均傳其法。此竹刻金陵派也。明末張希黃始創為陽文留青。傳其法者甚多。後來蕭山蔡容莊刻留青山水人物。多任渭長所畫。曲盡畫理。竹鏤地尤淨。洵得希黃之秘要也。明崇禎時。嘉定朱松隣刻竹。始改濮法。用深刻。又善畫。故所刻名震一時。其子小松孫三松繼其業。嘉定刻竹家。皆祖朱。同時候補曾稍後起。亦足並峙。吳之璠始創為薄地陽文。人物花鳥栩栩如生。與北魏石造象中浮彫一種相類。封錫

湖碧桃。均係精意之作。琳琅滿目。不可勝舉。聞二月二十日應萬國美術會之請。舉行展覽七天。地址在北京飯店。屆時又有一番盛況也。

刻竹考略 褚德彝

竹刻一藝。當始於唐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粗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已來。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若庭出琪樹已堪攀。塞上行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彫刻。是為竹刻見著錄之始。陶宗儀輟耕錄云。宋高宗時。有詹成能於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纖毫具備。細巧若鏤。且玲瓏活動。見其所刻鳥籠。四面花版上。彫山水花鳥。有詹成製三字。見者疑為鬼工。明金陵李文甫善刻竹篋。刻扇骨香筒為多。然所刻精細。淺用刀甚淺。余曾藏扇骨一。刻雙松樹。萬羅蔓之。用筆精絕。款仲謙二字。乾隆時揚州潘老桐。嘉慶時方絜齋。杭州陳源。均傳其法。此竹刻金陵派也。明末張希黃始創為陽文留青。傳其法者甚多。後來蕭山蔡容莊刻留青山水人物。多任渭長所畫。曲盡畫理。竹鏤地尤淨。洵得希黃之秘要也。明崇禎時。嘉定朱松隣刻竹。始改濮法。用深刻。又善畫。故所刻名震一時。其子小松孫三松繼其業。嘉定刻竹家。皆祖朱。同時候補曾稍後起。亦足並峙。吳之璠始創為薄地陽文。人物花鳥栩栩如生。與北魏石造象中浮彫一種相類。封錫

蕭謙山中水冊其七



蕭謙山中水冊其九



餘。均善刻行。嘗以見示。其摹刻金石文字。縮摹名人墨跡。實可與容莊子和抗行。其做刻古泉幣也。以真泉列案上。文字無不畢肖。

祿則以竹根彫佛象仙女。摹做古本。毫髮不爽。施天章能傳其技。嘉慶時嘉定金鈺堅齋搜集邑人善刻竹者。得六十七人。名曰竹人錄。道光以後。嘉定刻竹一藝幾絕。市肆所陳惡劣不能登大雅之堂矣。道光時。吳江楊龍石。嘉興張受之。閩中吳玉田。海鹽胡衣谷。皆以刻竹鳴於時。實則亦嘉定派也。湖州韓蛟門。能以刀代筆。刻小行書。累累數百言。蘇州周子和。參用濮仲謙法。刻金石款識。及古器全形。鑿缺土繡。無不備具。皆刻竹中別開生面者也。余嘗搜羅嘉慶以後刻竹諸家。舉其里貫。為金錄所未備者。輯續竹人錄一書。人事倥偬。至今尚未脫稿也。吾友吳興金東溪西厓昆弟二人。讀書治事之

明何雪漁先生七十二候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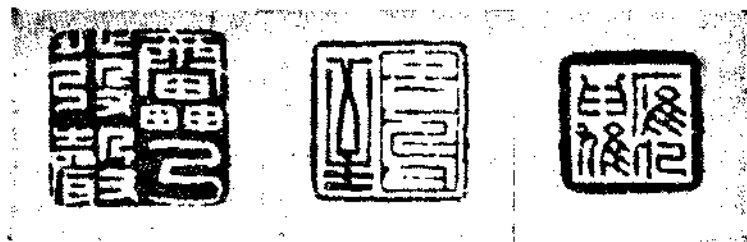
雨水 第一 候 雁北 第二 候 蟄蟲始振 第三 候 桃始華 木 動

周蔡二家亦遜之。其刻梅竹蝴蝶諸筵邊留青陽文。淹有希黃之長。其刻花卉也。陰陽正反。如觀西洋油畫。足以眩吳之璠周芝岩之能。刻竹一藝。自朱松隣以來。不絕如線。即有二

蕭謙山中水冊其十



一二弄刀者。又淺嘗輒止。不能深溯其原。二



發聲	雷乃	三候	至第	玄鳥	二候	鳩第	化爲	候鷹	第一	春分
----	----	----	----	----	----	----	----	----	----	----

君急起直追。合練川金陵二派。鎔爲一治。而西多所刻尤多。曾不十年。若秘閣詩筒箋邊刻成者。約二百餘件。爲日無多。所作已精美如此。此爲刻竹界別開生面。將來深造有得。胡可限量耶。

蕭謙山中水冊其十一



吳缶丈贈西厓詩云。鋒莊魔格思無邪。若獲墜間捫流沙。

鼎鑿之椀辟魍魅。道疆其骨拘龍蛇。滄海拂塵馬在野。古雪點素桃飛花。誰能換鵝執數紙。乞書老嫗長咨嗟。深重之也。余於西厓昆仲二君刻竹拓本。旣爲之跋。復叙刻竹原流。惟行篋藏書不多。僅就記憶所及著之于篇。海內博雅君子。教益而糾正之。幸甚。

孫幾伊先生蒞湖社畫會演說

辭

貴社是個藝術的團體。我對於藝術純粹是個外行。以藝術的外行到藝術的團體裏說話。雖則非常榮幸。却也非常慚愧。好在諸位都是藝術家。關於藝術的內行話。聽也聽得多了。講也講得多了。用不着我來多說。現在我這個外行。只好來講幾句外行話罷。

一 其 冊 水 山 谷 石 仿 湖 柘 惠



識湖蔭日冬卯丁 也寶可神之本原得殊臨所君惠作之精至平生谷石係品藏宮清爲冊此

在歐洲史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在十五六世紀時。當時有一種運動。叫做文藝復興 Renaissance。近代一切文明。皆從這個運動而起。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也從這個運動而脫離。現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像歐洲那個時代。所以我們很可以研究一下歐洲那個時代。文藝復興是起於意大利。而法。而南德意志。而英。而北歐。從狹義說。文藝復興的初期可以說是美術的文藝復興。也可以說是繪畫的文藝復興。因為歐洲的藝術助於建築。由是而雕刻。而繪畫。雕刻大抵是附屬於建築的。自有繪畫。而後藝術的傳播力遂廣大。在那個時代從意大利講。是始於佛羅蘭市 Florence 終於威匿思市 Venice。從全歐講。是始於南歐終於北歐。原來文藝復興。是多方面的。不僅是藝術一部分。例如文學。宗教。乃至政治。社會。都受了影響。『文藝復興』的原意本是『再生』。有人批評文藝復興。說是從那時代纔發見了世界。纔發見了人。這就是說藝術的世界化。人類化。因為在那時代以前。正是所謂黑暗時代。教會反對現世快樂。乃至對於自然的愛好。而亦反對之。相傳有人旅行瑞士。見其山水之美。而不敢仰視。及歌白尼發明太陽系學說時。一般教會中人。猶拘於地球為宇宙中心說。目歌說為異端。所以中世紀的人。沒有自然的享樂。也沒有自然的認識。到文藝復興時代纔認識了自然。纔有對於自然的享樂。所謂發見了世界。便是指此而言。又中世紀教會以人為神的罪人。所以只有神是萬能。神不可見

惠 栢 湖 仿 石 谷 山 水 冊 其 二



。教會起而執行神的意志。那時候只有神。也只有教會。影響到藝術上去。便是宗教畫特別發展。雖則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多少總帶些宗教的色彩。但是他們藝術的表現便不同了。質言之。便是神畫——宗教畫——人化了。所謂發現了人。便是指此而言。我國藝術雖沒有經歐洲那樣黑暗時代。但以前不認識世界。不認識人類。是有些相同的。現在政治社會上正值一個革命時代。藝術自必受其影響。並且藝術常是時代的先驅。遠的不說。我們看明季的畫。和清初的畫。作風便不相同。前清中葉和清初的畫又不相同。可見藝術的價值。雖則可以是超時間的。而作風是一定要受時代的影響的。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即以繪畫一端而論。宗派極爲繁夥。（現在姑不必細舉名目）我聽貴社金潛庵先生談起。現在北平畫家。分派甚多。我以為這並不是可悲的現象。原派別所由起。大抵因爲作風的不同。而作風的所以不同。大抵由於環境和作家的思想性情不同而起。以中國畫論。唐時即已有南宗北宗之分。南宗之祖王摩詰。本以詩人作畫。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而北宗之祖大李將軍。本以宗室子。好作金碧山水。兩人出身不同。環境自異。故作風遂爾歧趨。歐洲亦然。亦以其環境等等不同。分爲南北二宗。但是這種宗派之分。不一定是畫家自己分的。而是同時的人或後人代分的。所以儘有北人而南宗。南人而北宗。彼此可以觀摩。可以促進藝術的發展。若不以作品爲主。而唯持門戶之見。這便不是藝術家態度

金 孔 彭 翠 鳥



吳興全義

勵後進。苟有以關於書畫。不得其解為請者。每不吝曲為譬釋。俾底於明而後已。此晚進之士。所以奉為圭臬。視如明星。祝其壽考康寧者也。孰意噩耗傳來。先生竟於上月二十九日卒於滬。嗚呼。先生已矣。先生之壽。恰梁灝登第之年。例之古人。未足云老。何遽歸真紫府。頓棄纏塵。豈玉皇香案吏。尚未得人。而遽招致之耶。嗚呼先生。而今已矣。先生離世上。固已業成名立。無少遺恨。而世上失先生。頓覺書畫界中。黯然減色。誠後生小子之不幸。亦中國之不幸也。敝同人等。遠在京師。未克具一束芻香。聊申奠祭。謹為文以弔之。略表哀忱。以誌

余 鑄 雲 墨 筆 山 水



丁卯年冬月
余鑄雲墨筆山水

余 金 錫 字 鑄 雲 鄂 人 喜 作 山 水

北樓金君以故
其子任多能
傳習仲廉
先生之詞孔
彰北生而穎
胞任也即
異詔筆於家
喜弄其伯父
報中其時函
寄論畫正近
伯益有就於
年遂加精進
幅即其所繪
幽北樓先生
臨神采如金
之紹千衣拙
簡里錦也足

。我深信現在立於藝術界的諸位先生——尤其是貴社——都是純正的藝術家。決不會這樣的。
(未完)

弔吳昌碩先生文

昌碩吳先生浙江省安吉縣人也。生有異稟。聰穎絕人。喜讀詩書。別饒心得。惟性耽書畫。雅不欲以釘鉅標竊。章句小儒。自鳴於時。故世之知先生者。不以著述。而以書畫焉。先生之書若畫。聚漢魏晉唐以迄明清諸大家之精神。運於毫端。現之紙上。以故海內名宿。得其片紙隻字。莫不拱璧視之。而其造詣之深。運筆之妙。誠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概。可知名滿天下。自有真也。先生性復溫和。最喜獎

鳥花翁海易



易其字海翁湖北漢陽人能用筆古勁自成一家偶寫人物山水亦殊有生趣惟不多作識者寶之為人誠實澆脫有古名士風

庚午仲夏月丁卯年仲夏畫

不忘云爾。

湖社週年畫會參觀記 鑄雲

一月十五號。為湖社畫會週年紀念日。是日為星期。下午二時。予特至會參觀作品。羣賢畢至。滿壁珠璣。因記其最精到者。以誌眼福。並介紹於閱者諸公。

(一)拱北先生用日本絹畫虎一。作臥蹲式。狀甚雄偉。而氣度閑暇。下襯石綠草坡。旁有巨石一塊。用大斧劈法。螺青填底。上加石青。稜角森然。坡上有大樹二。僅露大幹。略有小枝。一樹身着赭墨。葉著石綠。一樹身着墨青。葉用淡綠。風致極佳。二大樹後有小羣樹數株。隨意點染。生動異常。雖非經意大幅。然已超邁時流矣。

(一)陳師曾陳半丁齊白石三先生合作三友圖。師曾作墨竹一竿。半丁寫黃菊二朵。白石山翁作紫色老少年一株。雖各家寥寥數筆。書卷之氣盎然。所謂士夫畫也。

蘇子瞻云。凡畫。必先識氣。氣者。山之骨。水之脈。石之筋。木之骨。草之脈。鳥之筋。獸之骨。人之情。此畫之要也。此畫之要也。

水山湖澄佟



佟德字澄湖北平人工山水

(二)李五湖山水屏條四幅。一青綠。一淺絳。一水墨。一雪景。青綠鈎皴秀峭。渲染細潤。石色鮮明。綠石中作白瀑布三層。有聲有勢。最為出色。淺絳作柏樹二株。矯矯不羣。用筆似法明代文董。

(一)張洪湖絹底雪景中堂

松畫廬雪何



何瑞生字雪廬丹徒人以畫松名於時

金勤伯柳陰春燕



金氏子弟中得北樓傳者孔彰而外又有勤伯乃北樓介弟叔初先生之戶嗣也幼侍北樓擊硯觀戲盜善北樓見而悅之授之以鈞勒之法即能領解長更日事研習於湖社中卓樹一幟與孔彰稱二難為此帖其近作也
簡虛拙叟識

色。各具專長。後劉君子久。即席寫王叔明方册一幅。老筆紛披。精神濃郁。非深造者不能辨也。

拙園論畫 鄧和甫

作畫要以其所能。寫其所欲。欲非野戰如養心。養氣。養趣。養神。自應有事也。至於能則借古人經驗以求進。參異域技術以求博。不抑所長。不喪所守。勤於研討。觀察練習。而不預標一格以自畫。言欲在樂。言能不憚苦。欲貴自信。言能不斥共賞。蕩蕩而作之。翼翼而成之。如是焉而已。然而求能之事。泥古逐外而不返病矣。自用詭求而失實獲。又病矣。依違躑躅而自誤又病矣。執兩用中是否吾道。彼此先後抑實其

水山庵立錢



錢係熟字
立庵江蘇
人幼喜學
畫見者已
許其不凡
及長與當
代諸家辦
畫益進對
於古人作
品研求不
少解又善
製印論者
謂其將來
造詣未可
限量云

。係擬王石谷江干霽雪圖筆意。山頭樹梢。均用薄粉點染。最得雪霽之意象。筆亦蒼渾。色紛披。花葉姿態。無一雷同。極盡窈窕之致。

此外高士恭鍾進士擔鬼圖。劉養浩淺絳山水。陳繼聖韓心壽無量壽佛圖。袁蕙英女十秋在闌干一角圖。周梓君仿梅道人山水。金執中絹底荷花小條。暨羣仙祝壽圖。筆墨均有獨到處。惜子因事冗。未克詳紀為憾。是日到會女會員尤夥。如孫女士誦昭。徐女士聰慧。暨不識姓名者甚多。所繪花鳥各件。生香活

龐萊臣山水



此畫係龐萊臣山水畫中之一景，其筆墨淋漓，氣韻天成，誠為畫中極品。此畫係龐萊臣山水畫中之一景，其筆墨淋漓，氣韻天成，誠為畫中極品。

龐萊臣山水畫中之一景，其筆墨淋漓，氣韻天成，誠為畫中極品。

宜。此正所願究論而亟思請教於畫友者耳。

中央公園湖社開會

記 余鑄雲

湖社畫會。每半月開研究會一次。向假拱北先生宅中之墨茶閣。為聚會所。近因天氣漸暖。會員繼續加入者甚衆。乃移於中央公園董事會南舍中。本星期（五月六日）為開始第一次例會。是日天氣晴和。園中松柏。叢生新綠。森森可愛。而柏下牡丹盛開。紅紫芬芳。色香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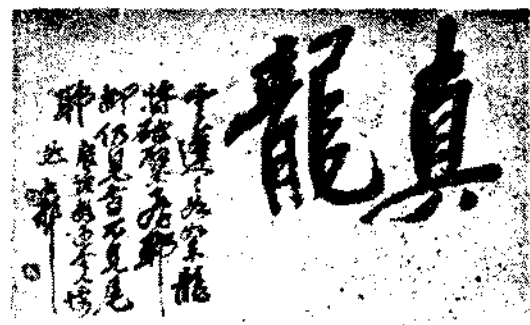
足。予於三時許到會。羣賢畢至。濟濟一堂。有口講者。有指畫者。有揮毫潑墨者。有向壁讀畫者。有往來侍立觀畫者。熙熙攘攘。頗極一時之盛。予與潘庵冷庵。略談數語乃起而參觀陳列各品。舊畫中有戴進仿燕文貴。墨筆大幅。微茫烟靄。氣韻天然。上有董文敏跋語。稱為奇絕之作。洵不誣矣。次則石谷老人仿巨然嵩山草堂圖。柳絲水草。竹葉松針。極盡秀冶窈窕之致。而樹之枝幹。山之鈎斲。筆致又異。常蒼老。坡公論畫云。端莊維流麗。剛健含婀娜。予謂耕煙之畫亦然。宜其當日名滿天下也。此外丁雲鵬青綠條幅

蕭謙中綠山水



此畫係蕭謙中山水畫中之一景，其筆墨淋漓，氣韻天成，誠為畫中極品。

龍 畫 齋 傳 王



予君 爲一 六先 生之 公子 畫水 宗學 名振 南北

春情 狀。 予不 敢久 留。 經春 明館 友人 約品 觀團 著。

。長六七尺。山石皴鉤極細。全用汁綠點小苔。似法趙吳興。又黃尊古淺絳山水一軸。樹法倪雲林。山法黃子久。取倪黃之長。合一爐而治之。題云時年七十作。蓋老年得意之筆也。新畫則社友中作品。陳列幾全。予一讀畢。各有進步。尤愛陳緣督之白描人物。惟蕭龍樵佛拙園胡冷庵李五湖諸精品。均未懸掛。下次開會。當請陳列。以飽眼福。旋至春旭齋會一觀。因散步至園西偏。則士女如雲。茶烟笑語。鬢影衣香。另是一番嬉

渡 邊 晨 啟 先 生 花 鳥



金潛庵畫龍



金開藩字潛庵號蔭湖為北樓先生之長子

為可惜。蓋此項行軍圖。咸以大青綠設色。每段均有題句。為戎幕中諸大名士精心構撰之作。苟能攜還。則南巡圖不得專美於前云。

俞語霜先生之自戕

俞語霜先生。海上名畫家也。曩見友人持一筵繪仕女垂柳圖。筆致秀逸。烘染處微帶西法。惜年未不惑遽自戕。藝林惜之。頃聞滬友談其自戕事殊趣。據謂俞本寒素。鬻畫自給。時虞不繼。而海上風俗奢。俞夫人時有需索。一日夫人又來索款如前。俞不能如數與。夫人堅請益。俞大怒。遽端起煎熬甫得之芙蓉膏一呷。謂爾若是不諒。余生不如死矣。時膏尚溫入血管。後阿運行甚速。急延醫已不救。聞俞夫人請益之數僅番佛一尊耳。

石濤畫語錄解

烏以鋒

有清一代。崇尚繪畫。媲美趙宋。朝野上下。風靡一時。君王鼓勵於上。建設畫院。廣植人才。畫家雲起。漪矣盛歟。如廉州。烟客。石谷。麓台。南田。墨井。諸人。康乾名家。其流風遺韻。清未未已。即令士大夫每以為畫至惲王。法度咸備。尺楮寸箋。爭相空藏。雖然。若而人者其畫高下世有定論。以余非陋。寧得妄評。惟康乾間畫派繁多。正統派外。不乏別宗。其人高潔。其品不羈。其畫超脫。其行特異。則有清湘老人在。然而二百年來其名反亞於諸人。蓋時有好惡。運有窮達。金碧輝煌。易俗眩目。筆墨單渾。世鮮真賞。供職朝廷。名依勢盛。超世遠俗。人所難知也。然吾儕知畫論畫。烏可以窮達而定高下者乎。勝清未造以迄今日。繪風轉變。西學東輸。破昔日傳統之思想而趨公開研究之途。由是湮沉百餘年之清湘老人漸亦為世所注意。而當時難與四王抗衡之作品今亦洛陽紙貴矣。

清湘老人。明靖藩遺裔。明亡祝髮為僧。名元濟。(道濟)字石濤。故其畫高超縱橫。一洗前人陳法。且意富哲理。行為奇脫。不為世累。故其事蹟。載藉不詳。生卒年月。尚待考證。平生論著。亦多散佚。今所存者僅畫語錄十八章。及一鱗半爪題畫詩跋耳。雖寥寥無多。其思想猶可概見。即此以討索。斯誠幸矣。歲甲子余檢昭代叢書中本讀之。恍然悟大滌豈畫家已者。實哲學家也。吾國畫書。汗牛充棟。繪法論事。各有專長。援禪入畫雖肇端董文敏。然以

金 陶 陶 女 士 畫 金 魚



金章女士號陶陶北樓先生之妹以畫魚著名中外

天地之妙。宇宙之道。根於一畫也。萬物之出。莫不由一。一者。萬之本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無窮。萬物所由成。萬者。一之變也。氣象繁矣。品形富矣。推極其本。莫非一立。故曰『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蓋天地萬物。莫不有理。理者。文理也。序也。山川交錯。風雲變幻。濃淡陰陽。幽明遠近。大小高低。上下四方。莫不有定序。條而不紊。畫在人不在物。乃人

張 瘦 梅 治 印

漢龍紐印
 罕親曾見之
 印樓諸君本
 用檢法仿製
 以公同好
 寄斯金章
 刻之庚辰六月
 經理天津時賢書畫仿漢各類
 鑄鈕專刻銅石瑪瑙玉晶印章
 精雕竹木象牙扇股犀骨古今
 名人圖畫各種信箋印泥等項
 寄斯庵美術社 張志魚 謹啟
 社址 北平前門外錦榮里三號
 天津法租界勸業場樓上

哲理演畫理者則未多見。後世論畫。趨重法度。而於畫理殊少探討。夫理法非二。形質乃一。法即理。理即法。理無法不顯。法非理不存。語錄所論。蓋有見也。至謂其旨太高。不宜淺近。則運腕章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諸同好。想大滌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

大滌自道如此。是以知語錄之旨。非欲託諸空言。自蹈玄妙。將以最簡最本之畫理宣於世。期學者得有下手處。馮公稷家會為節註。刊繪學雜誌中。惜釋而未詳。仍難瞭然。余恆擬彰論之。卒卒未就。今胡師佩衡。囑余撰稿。因成斯篇。即請改正。按章釋解。間中已意。既無體例。復未深究。謬誤之處。定所難免。倘識者賜以教言。固所願也。語錄全書。章共十八。第一曰。畫章。闡明

徐懋齋畫馬

運用心靈以描寫宇宙者也。故曰畫從於心。然宇宙廣矣。乾坤大矣。尺幅短楮。何足盡之。曰求其根本。以立一畫。『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書理通乎自然之理者也。尺楮短篇。山川。草木。人物。樓台。萬象俱備。然總而析之。皆成於一。一者。宇宙之根也。精之則爲萬。變之則爲多。雖多雖萬。其一仍存。故大滌曰『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

徐慧女士花卉



徐慧女士畫



徐懋齋畫馬

徐安字懋齋 吳興人 北樓先生 之增 工花鳥 走獸

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果能得一畫之道。』則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台。

。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

張南湖水



張南湖水

張晉福字受夫別號南湖浙江嘉興人幼學神童及長讀書之餘精山水花鳥用筆厚有古法既而自出機杼縱筆成師與先師大異時京師與先師大異時談無俗客性恬澹有禪意無學外性恬澹有禪觀先生不軒詩云漫無畫詩年來坐悟三嚴旨高淨還成暗礙

日本畫伯高瀨五畝先生松鼠葡萄



趣之微妙。義理之高深。往往積月累年而不能竟其業。山水一門。尤繪事中之至為難能可貴者也。鄙人三十年來。於內府及海內各收藏家。所有唐宋元明清以來畫家真迹。頗獲窺見。諸君有志於山水。請先與論古之山水大家。以致尙友之意。六朝以前。精繪事者。多作人物花鳥佛道鬼神之類。至晉之顧愷之。宋之陸探微。梁之張僧繇等。始兼以山水著稱。然代遠年湮。其真蹟已不可見。有唐一代。吳道子稱爲畫聖。其寫蜀道山水。嵐光雲氣。實有化工在其筆端。次則李思訓昭道父子。畫極工麗。金碧輝映。爲一家法。號稱北宗。王維畫中有詩。天機超妙。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爲南宗所自始。盧鴻高曠淡遠。筆意與王維相埒。王洽潑墨淋漓。開百世雲山之祖。荆浩關同皴鈎布置。匠心獨運。皆能自闢宗

李 晴 湖 山 水



李樹智小泉湖晴山水

不違其心之用。』蓋言一畫既得。萬事咸備。最後有言曰『吾道一以貫之。』斯乃大滌之根本意。亦其藝術哲學之總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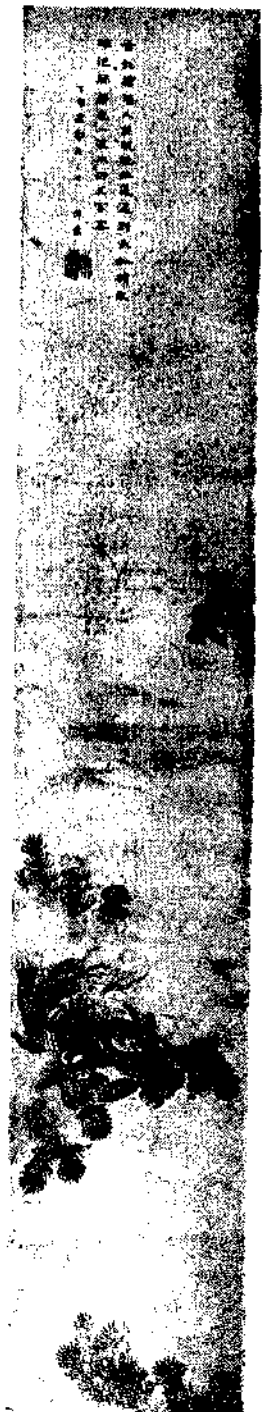
論中國山水畫

之派別

賀履之
畫者。游藝之一端。雖屬小道。而言

門。爲當時膾炙。大抵唐人
之畫。巧法相兼。雖斤斤規
矩。而意趣自極生動。
宋代畫家。多事唐人。趙氏
令穰伯駒。筆極清麗。界畫
如大小李。姿勢似王維董源。
千岩萬壑。氣象雄渾。郭

王佛儂畫魚



王祖慈號佛儂以畫魚名於時生動自然殊饒天趣

袁壽瑜女士雪山山水



袁壽瑜女士湖南人爲金君慶之夫人

忠恕重樓複閣。結構精微。皆與荆關爲近。
李成林木山石。曲折縈帶。而斷橋絕澗。危
機飛流。實兼採南北二宗。以寫其胸中磊砢
之氣。至於巨然之天真平淡。惠崇之氣韻瀟
灑。范寬之意態冲恬。王翬之體裁瞻麗。郭
熙之風格整峻。並有唐世作者之風。米芾米
友仁父子。雲山遠紹王洽。而神情酣暢。筆
墨圓融。且過於王。迨夫南宋劉松年。李唐
。馬遠。夏珪之流。均不懈而及於古。但神
韻稍衰耳。

元之畫家。更有駕南宋而上之者。黃公望。倪瓚並
稱逸品。黃有淺絳水墨二格。卓絕恆流。倪則意境
幽淡。不食人間煙火。王蒙汎濫唐宋名家。風神特
異。吳鎮略師巨然。加以放誕。高克恭初學二米。
後兼董巨。曹知白康隸均法郭熙。仍能自出手眼。
間嘗論之。元以異族入主中夏。賢人君子。不立其
朝。往往寄情山水以自適。故能於古法中。幻出而
爲逸格。惟趙孟頫以宋代宗寶臣元。頗爲人所詬病
。然其畫則有唐人之姿而去其職。有北宋人之雄渾
而去其穢。尤爲探微入妙。無美不臻。他若徐賁。
盛懋。趙雍。王紱並屬一時之雋。說者謂唐人尙巧

劉飲湖李枕湖金樸盒合作花鳥



樸盒名開華北樓先生次子專工麻畫

湯定之山水



湯滌字定之武進人

湯定之山水
七十年後
畫

府收藏。規摹有得。亦復變化無方。名重一時。甚至稱為畫聖。吳歷師法元人。神韻獨絕。與王翬齊名。意境更勝於翬。

閒窗論畫

遵化李若昂著

作畫只可專習一家。不可專習一派。習一家可得偏長。習一派則染習氣。古人如趙大年。李唐。王叔明。倪雲林。均自各成一家。如論畫派。則荆關一派。李范郭繼之。董元一派。巨然惠崇繼之。此皆不可得其真跡矣。學者於北宋以郭熙為準。南宋以劉松年為準。元以黃子

蕭屋泉山水



蕭俊賢字屋泉湖南衡陽人

。北宋尚法。南宋尚禮。元人尚意。至於尚意。無怪乎空前絕後。莫與比方也。明畫遠不逮元。而杜沈文仇唐董諸家。亦各有精能獨到之處。杜瓊沈周接續畫統。自是元人正嫡。文徵明遠紹郭熙。近法趙孟頫。神采煥發冠絕時流。仇英秀雅華瞻。繼武伯駒。唐寅任逸不羈。而畫法精妙。於工細妍麗之中。別饒神韻。董其昌蘊藉風流。筆極淹潤。陳道復淋漓疏爽。不落蹊徑。楊文聰出入巨然惠崇之間。杼寫天機。尤饒秀韻。他如戴進。李在。藍英。王寵。李流芳。邵彌。卞文瑜。丁雲鵬之流。亦各以偏師制勝。此皆明人之卓卓可稱者。清代畫家動稱四王吳恽。近更及於戴熙。王時敏家藏本富。取資甚深。猶致力於黃公望。窮極闢奧。王鑑與時敏互相觀摩。遍覽宋元。其所得力與董源巨然二家為近。王原祁家學淵源。品最高曠。摹仿黃公望淺絳一種。尤為獨絕。王翬得窺內

夏丁瑛卿女士花卉



女士號露如工花卉取法宋
人殊得古厚之意識者寶之

久為準。若專入其習氣中。為市俗畫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徐孝東斬蛟圖



徐志鈞東山先生
初設先子
於石達為
廟君首最
入會故為
老之門弟
千山人花
子無一物
工此蛟不
作水蛟染
畫有蛟圖
甚佳奇也
洵奇識也

用筆之妙。當以古拙為第一。望之得神。精麗次之。觀之得體。秀潤又次之。視之得情。

陳繼聖無量壽佛圖



陳繼聖無量壽佛圖
瘦生能善
畫工山水
善寫佛毛
平惟寫佛
人惟寫佛
力深自學
觀未漸工
人知世求
觀之師願
項有根時
畫古底真
出指家真
跡名底真
此超相勉
臨佛相勉
意神子其
求諸今代
僕也今代
僕也今代

此三品也。如蠶吐絲。如虫蠶木。畫法之妙語也。始於王維。李思訓。極於二米。

魚畫生先畝東懶廣伯畫本日



李士

金 蔭 湖 氏 藏

神妙之趣。全在不著筆墨處。山水林木之神。總在天光雲影烟霞嵐氣隱顯之間。如相人之貌。不先觀其五官四肢。而先觀其精神風度耳。

二米雲山。無妙不臻。無巧不備。即其古拙平淡處。人亦不易學也。

近人習米畫。每用橫點者。未知畫法故耳。名家畫中有小點用戳筆。大點用擦筆者。即其法也。蓋老手筆熟。便似一大點耳。

米家雲樹。最為難學。全用清染數十層。氣韻方出。不厭模糊。用筆用墨。全依古法行之方可。非學宋元派者。所可彷彿。

北苑樹法。千古宗師也。雲林樹法。多從此生出。作枯枝垂柳。必取風勢方好。風枝雨葉。樹法之神。寫時必當筆筆

寄意。至其靜中寓動處。尤宜深悟。畫樹之訣。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寫幹宜用縷筆。乃有生意。北苑遠景。林木只寫直幹。多用攢點。望之模糊。蒼蔚似入林有猿啼虎嘯之勢。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見一二株。愈覺蒼秀。畫山畫石。宜秀潤活潑。方有逸

水山生先雨葯方



方若宇葯雨為天津著名畫家

樊少雲山水



樊浩霖字少雲吳縣人爲陸廉夫先生得意弟子近日在滬聲譽日隆不讓乃師也

趣。皴紋不滿輪廓。半空半實。橫筆點苔。或加以淡墨。或染以赭石。小斧劈皴。乃諸法之祖。從此入門爲是。山勢甚多。惟山頭如人字形者。最有古趣。然山之體。靜用筆時。要以靜穆取神。又須有宕逸之勢。用墨之妙。全在清染。層疊中形其渾厚。不然便無煙光嵐氣。水墨雲山。從小米入手。最易得法。其間衆妙墨臻。習久自知也。古人最重粉本。其率意中。別有意趣。雲林每以簡淡閒靜。一洗諸家之習。至今此派亦盛行矣。士大夫每喜效之。雲林皴法。只是小斧劈以幽細行之。元人多用此筆。雲林更秀潤耳。學雲林畫。而又取法關董。可以不必。麓臺皴法。余愛其神味蕭爽。元氣淋漓。故仿數紙。然其章法。多從子久來。未脫縱橫習氣。學之者往往不能分晰。思白云。今人從細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丈許大幅。只用三四大分合。所以得勢。元人論米高二家。畫正如此。

路金波先生山水



路朝鑾字金波舉節人山水得廉州神韻而詩尤工

思白云。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之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日。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元旦祝詞 金蔭湖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今日爲中華民國十有七年歲首之第一

吳待秋先生山水



吳待秋字石人門畫家吳伯次酒出師台長
梅兼澆水子酒吳畫爲門秋字吳
花長台師出次伯家名人石徵

日本畫伯司山先生花鳥



王老農先生畫蘭



王宗維字晉臣號老農瀟陽人詩詞書畫無不精工而以畫蘭名於時以其曾得蔣矩亭之傳也今年七十餘而精神強健並設院香詩社從學者甚衆云

民國庚申荷花生日
老農
王氏

日適爲藝林旬刊第一次出版之日亦即爲湖社半月刊第四期出版之日也溯自我湖社重組以來應時勢之要求謀美術之提倡發行本報條閱兩月猥蒙海內外大雅諸君子交相品譽蓋使藝林增價遐邇歡迎實爲始願所不及今幸同道不孤又有藝

意。茲值中華民國十有七年元旦之期。凡我同人。惟有努力孟晉。冀使學業與年俱進。為湖社繼承北樓先生畫學會第一紀念。其為東方美術界開一新紀元。同人處茲文化競爭時代。對於藝術。自應再接再厲。以求光明。此祝中華民國萬歲。湖社萬歲。

讀畫隨筆

南湖張晉福

倪雲林稱王蒙畫。五百年來無此君。又作獅子林圖。自云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論者謂其前後語。自相矛盾。不知雲林當時。心目中只有一王蒙在。欽佩至於絕地。故出此語。意蓋謂他畫不敢與較。惟此圖方勝一籌矣。一時志得意滿。不覺有口齒之

劉飲湖山水



楊冠如先生畫貓



楊葆益字冠如天津人工花鳥

間。流露此豪語。吾故曰。雲林一生。心目中祇欽佩一王蒙。餘子碌碌而已。玩輩子。直推為當時畫界領袖云爾。

南湖畫餘

嘉興張晉福

題臂鷹圖

臂鷹託足老風塵。空自騰騰

氣不羣。燕市而今屠狗聲。悲歌慷慨又何人。

杏村歸牧

村南村北杏花紅。春色芳菲醉牧童。江上輕帆微雨

丁雪如女士花



畫此花。以謝諸君。是夜家書。丁女士。雪如。字。芳菲。在。後。樓。樓。生。丁。女士。雪。如。字。芳。菲。在。後。樓。樓。生。

月下菊

月明江北江南路。夜照兵車往復來。惟有菊花太無賴。年年傍著戰場開。

曉行圖

春寒不敢換春衣。破曉行程霧未晞。綠柳含愁紅杏醉。澹烟如絮傍車飛。

故宮衰柳 二首

一抹殘陽開澹紅。煙籠楊柳舊皇宮。宮中帝子今何在。只有飢鴉噪晚風。
瑤階畫屐印蒼苔。(余藏有宣統后妃及御妹攝玉照)衰柳蕭蕭風雨哀。一自玉人和淚折

李五湖山水



李影湖花鳥



。門橫金鎖不歸來。

太液觀魚

憑欄無語見魚兒。爭喋殘花太液池。滿架紫藤零落葉。依稀景色暮春時。

落花圖

殘紅辭樹杪。萬點受風斜。隔院鶯啼澀。聲聲惜落花。

人物山水

長隄如帶草如茵。燕語郵亭送却春。萬柳低徊趁風勢。飛花逐著馬蹄塵。

飛鳥游魚圖

小鳥穿林墮紅雨。老魚吹浪散金星。落花流水瀟湘處。夾著浮萍點點青。

題畫女士

寂寂長門怨。春深無限愁。夕陽簾半捲。放燕出紅樓。

梅花書屋

梅梢又是月初三。傳坐親朋春酒酣。昨夜不期動鄉思。夢中

張漢卿之女子
閻瑛畫花



(歲三十年)

似道空中玉屑霏。
雪景山水
風吹晴雪下朱檐。玉屑紛飛半入簾。自昔南安生佛地。珠光寶氣白花巖。
畫柳
吳雲薊樹路三千。畫劍風塵十七年。人日寫枝人字柳。

張漢卿之三公子
閻琪畫山水



(歲十年)

張漢卿之二公子
閻玕畫山水



(歲一十年)

張漢卿少帥公子
閻珣畫山水



(歲二十年)

帶醉到江南。
柳岸斜陽
旗亭飛絮逐香塵。野渡斜陽送晚春。楊柳年年開眼看。落花津畔往人來。
雪雀
看雪庭前半掩扉。天光雲影共依稀。枝頭凍雀啾啾語。

何練湖松鼠



丁卯秋何練湖松鼠圖

漢宮春色為誰妍。

題九峯草堂奇石圖七古

片雲飛來化奇石。元氣淋漓翠欲滴。石不能言何處來。如斯瓊寶安所覓。况復盧鴻一草堂。壺中九華青歷歷。神物自有五丁推。樂天妙句疑可析。女媧椎下補天餘。滄海擁出芙蓉碧。九老同為坐上賓。北牕相對風雨夕。神游虛無縹緲間。千里萬里具咫尺。天開圖畫郭河陽。過眼雲煙留其迹。

秋樹讀書圖

秋樹下。水竹居。山中人。讀何書。非種竹。即養魚。

秋景山水

臨水面山屋結茅。簷前黃葉韻蕭蕭。清泉白石境幽

絕。招我尋詩過板橋。

陳綺文女士清暉閣圖



清暉閣為吳興陳綺文女士所繪。其畫中景物。皆其親見。故能神態畢肖。且其筆墨。亦極其精熟。誠為近世畫壇之巨擘也。此圖為其代表作之一。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戊辰正月五湖李上達

清暉閣為吳興陳綺文女士所繪。其畫中景物。皆其親見。故能神態畢肖。且其筆墨。亦極其精熟。誠為近世畫壇之巨擘也。此圖為其代表作之一。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戊辰正月五湖李上達

王拱之絳山水

秋風寄寒
 畫景清幽
 山水絳色
 王拱之畫
 景清幽
 山水絳色
 王拱之畫



王賢字拱
 之一字愧
 生吳人山
 水花卉靡
 不工與故
 畫伯金城
 交最厚此
 幅爲其近
 作之一渾
 厚而兼秀
 麗精品也
 忘天誌

松壑聽泉圖

雨過泉聲壯。枝疎
 松影長。空亭人獨
 坐。無語送斜陽。
 橫塘雨圖（步
 蔡天啟韻）
 雲山縹緲楚江天。
 雁落平沙帶暮煙。
 細雨斜風船夜泊。
 寒林蕭瑟不成眠。

南國蘊蘊千里思。有誰領
 略畫中詩。橫塘臥聽瀟瀟
 雨。正是幽人得句時。

松泉圖

雨後泉聲急。潺緩度石梁
 。偶來松樹下。小坐對斜
 陽。

大漠駝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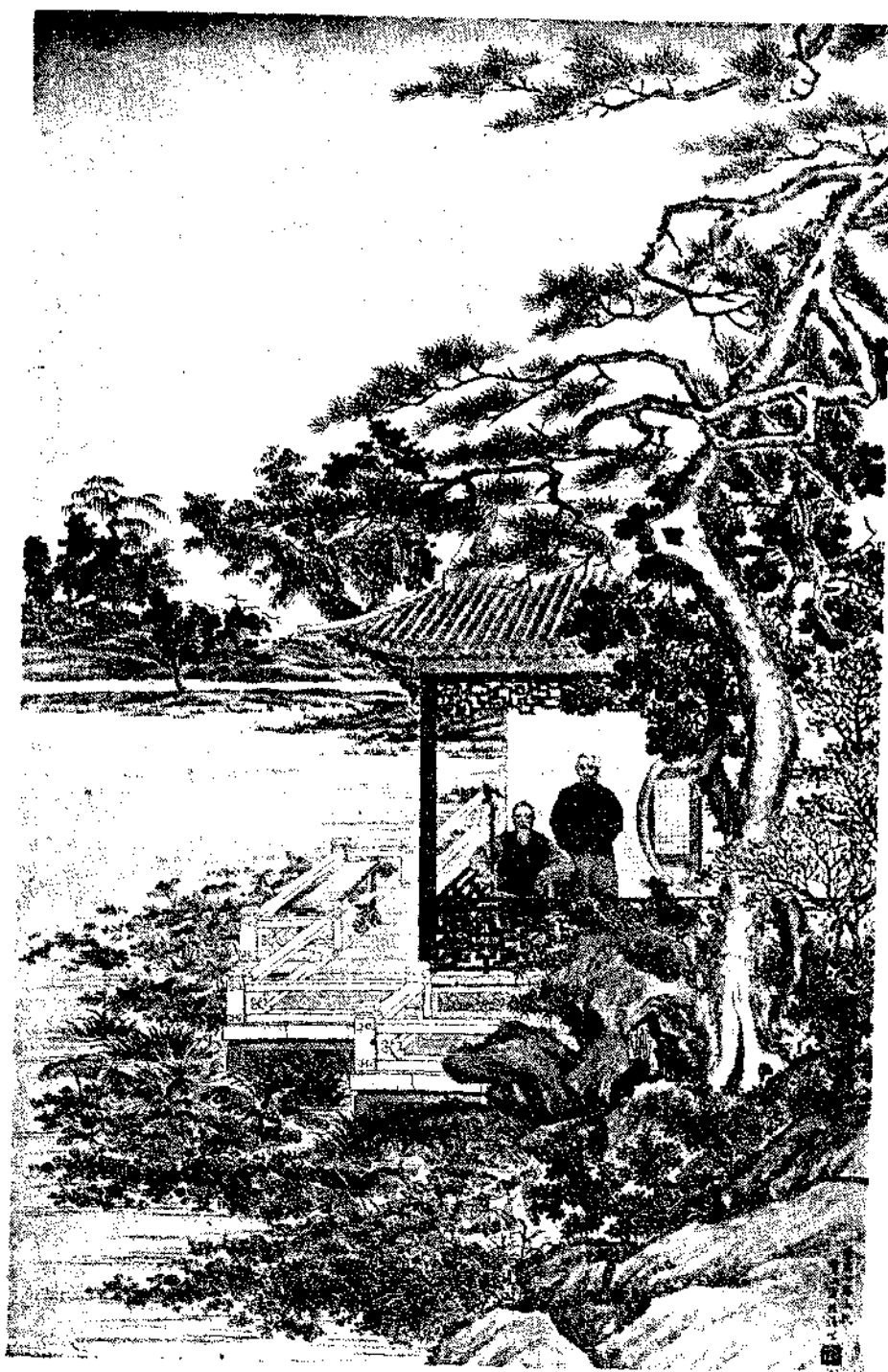
朔方多風霜。老樹經秋早
 。平原一望間。點點駝峯
 小。

步金北樓原韻

乙丑年秋九月作
 放眼奇峯亂插天。與君翰
 墨結因緣。京華十丈紅塵
 裏。自寫空山洗耳泉。

附原作

寶山方允常爲曹豫材先生畫歸稼圖



後立者爲豫材先生公曹潤田先生

孫誦昭女士畫刺梅



見說高峯頂絕天。遠遊人少住山緣。山靈對我應相笑。却向圖中去聽泉。

墨松

空山老松樹。時作風濤聲。蟠屈龍虯勢。森森欲攫人。

重霧

天氣何霖霖。樓臺浸濃霧。登

高遠眺望。澹墨寫煙樹。

楊妃醉酒圖

朝爲壽王妃。暮侍明皇宴。回首也羞顏。聊借酒遮面。

鐘樓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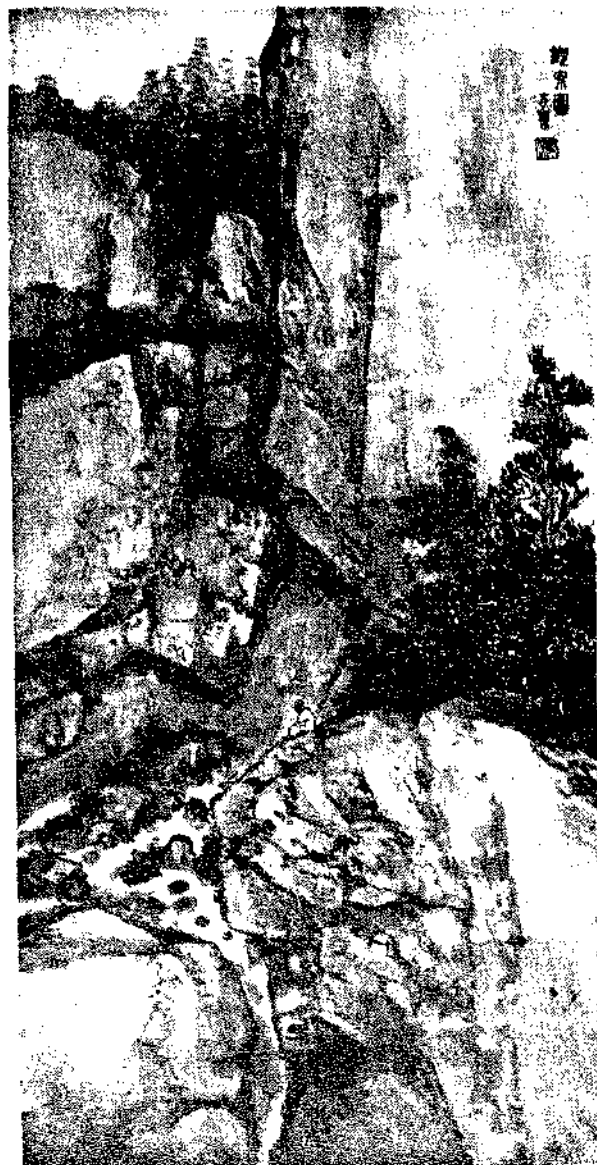
古道斜陽度晚鐘。寺門常日白雲封。僧家飯後無餘事。只在高樓望遠峯。

江天颿影

江天靄靄霧初收。山色波光共入樓。目送征颿心亦遠。不知人世有牢愁。

題苦瓜和尚畫

方葯雨先生山水



老衲胸中思不羣。淋漓大筆掃千軍。隨它濃澹墨痕濕。道是天然五色雲。

撫苦瓜和尚畫

寒窗岑寂日光斜。弄筆今朝學苦瓜。滲澹墨痕滲澹色。亂峯枯樹接平沙。

宿霧輕帆

徐慧女士畫雉鷄



陳半丁先生畫白鳳（金潛齋藏）

陳半丁先生畫白鳳



歷歷青山環古寺。寒鐘初動曉光微。
。江天一碧界濃霧。數點輕帆如鳥
飛。

白雲青山

一玉立煙鬢影。軒軒勢欲飛。白雲如
舞帶。環遠碧苔衣。

春雨江南

漠漠一天雨。烟籠綠樹濃。頤頤雙
燕子。飛向溼雲中。

瓦雀

晨曦照粉牆。畫意輒心領。小鳥尾
翹翹。向陽嬌弄影。

蜀葵

綠陰深處啼黃鸝。樹影斜陽小院西

。開步風前花蕩漾。蜀葵高又與人齊。

芭蕉

一簾紅日濕雲開。風轉雲遮雨又來。窗外
芭蕉聲浙瀝。小鬢報道作黃梅。

題畫山水

隔斷小紅橋。泉聲響碧霄。山深人語細。
楓葉落蕭蕭。

茅簷蝙蝠

夏窗籠暮靄。滿院綠陰肥。燈火黃昏候。
茅燕蝙蝠飛。

題畫花鳥

書苑花殘欲斷腸。蕭疏楊柳拂宮牆。三唐人物飄零盡。野鳥飛來
話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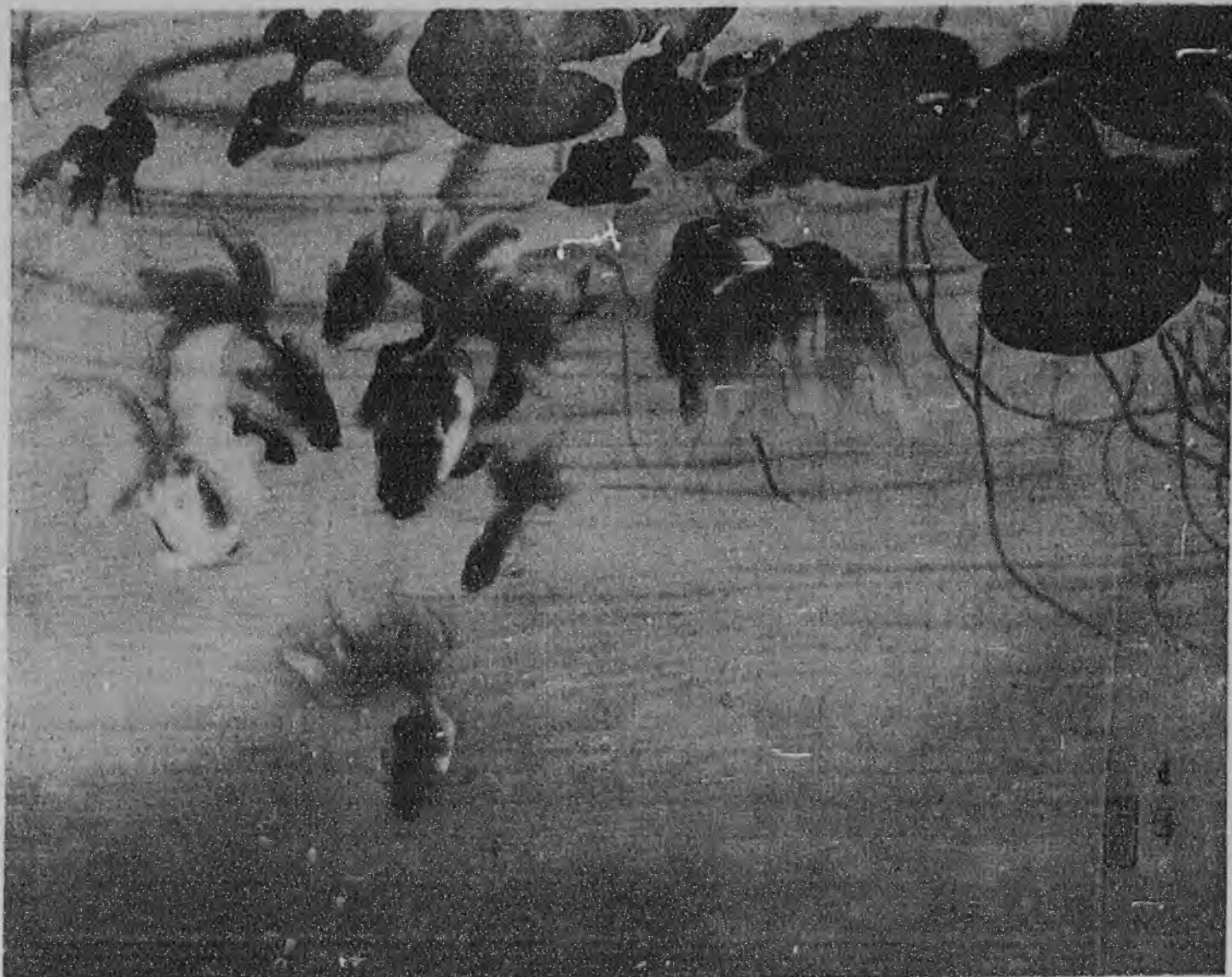
胡佩衡先生山水



江村夜雨

村南村北亂啼鳩。煙樹連天水遠洲。燈火一星明遠渡。斜風細雨
泊扁舟。

魚金畫生先輝春舍玉伯畫本日



題畫花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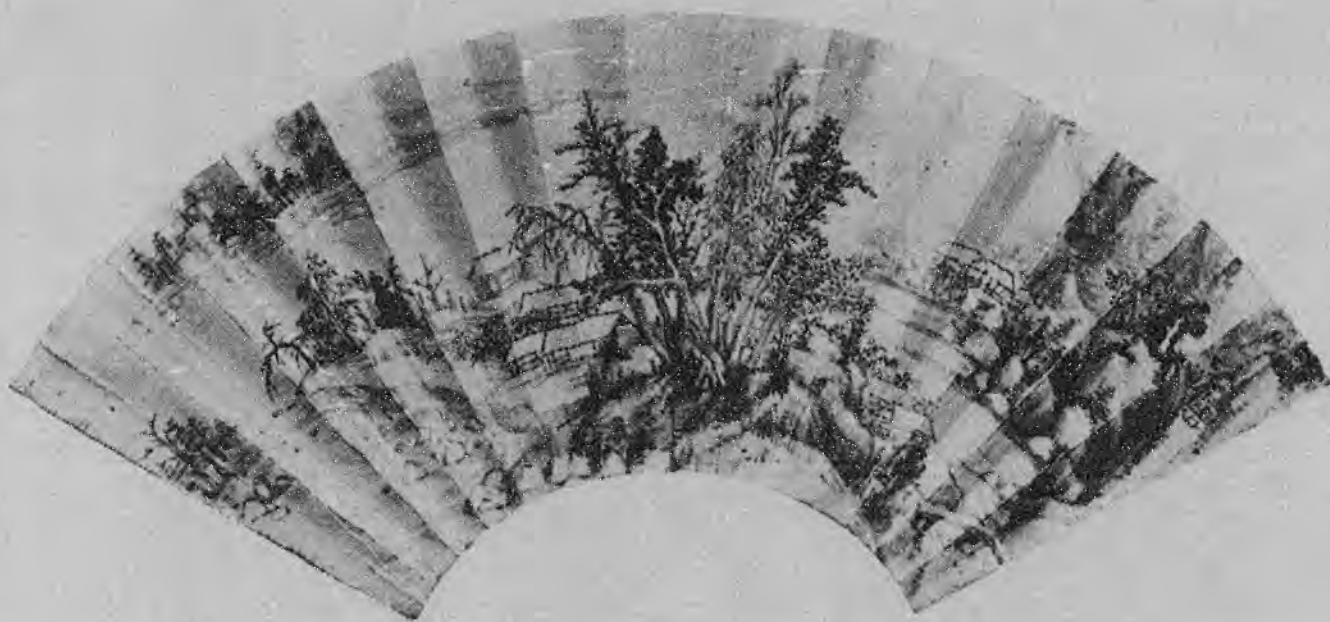
林間處處有鳴禽。綠意沈沈書幌侵。獨倚短窗了無事。閑看小雀

步花陰。

滄海日

藏氏湖蔭金

水山韓伯尹



家名大方南爲全兼韵氣鳥花水山工人陽泗蘇江寒柏字亦韓伯字愈同尹

鳥聲喧樹杪。雨過碧天晨。嘯傲南窗下。扶桑日一輪。

題畫山水

楓葉秋瑟瑟。石梁水濺濺。無事此靜坐。不必定觀泉。泉聲楓聲錯雜落。渾疑仙樂半半天。

日本畫伯竹內栖鳳先生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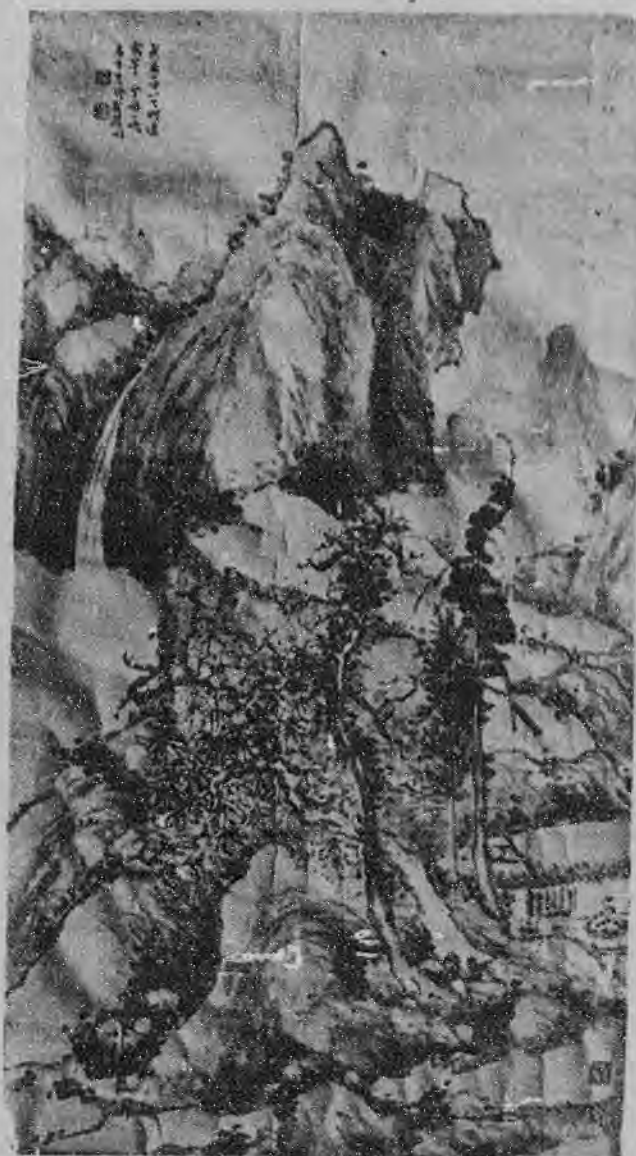


蜨蕪齋題畫詩

山陰壽鏞石工

丙寅八月集飲楊仲子齋中酒半逸軒畫竹鷄紅蓼風眼補蘆
公博補螳螂海粟補一輪明月仲子補黃菊屬題口占廿八字
踏月鷄雛失曉暎。當車螳臂換蘆根。蓼疏菊淡渾閒事。賸挽秋光

宋海葉女士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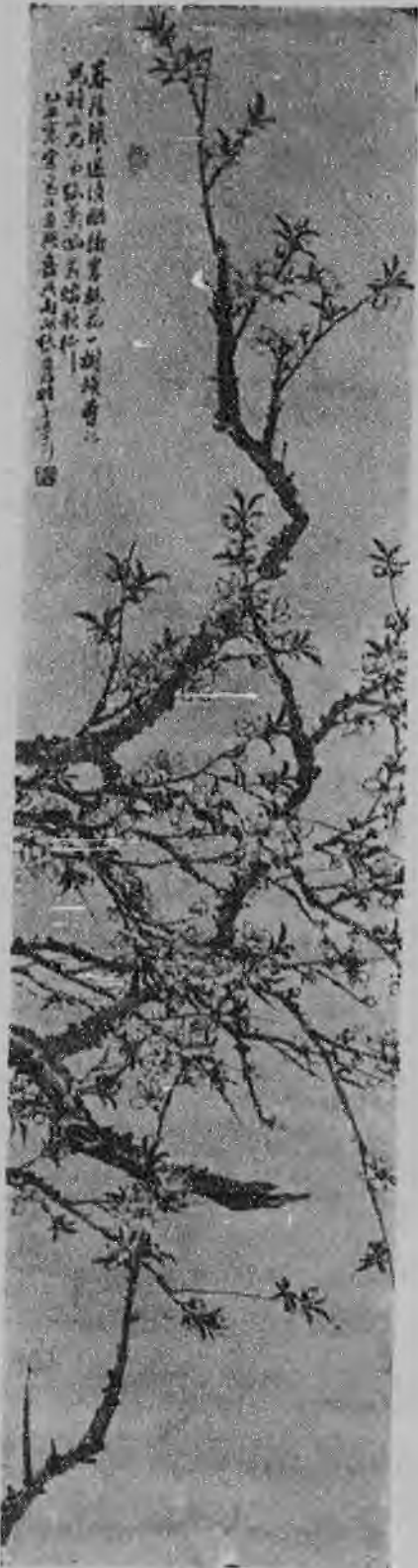


海石工夫人宋君方女士字海葉亦署吳
浙江秀水人工書畫能小繪有聲藝林

入酒尊。

雲門以畫筵屬題道徽作月季公博水仙曉東天竹夢九補遺賈二

張南湖畫梅花



三菱角一不同時也漫書一絕句

梅兄攀弟鬥身儂。菱角蓮蓬早判年。一例畫師好顏色。翠紅誰翠

總揚妍。

韞之畫米家小景

昏林幻葉送天涯。兩兩輕舟入望賒。爭似米
顛狂潑墨。濕雲舞處向人斜。

仲子公博韞之筠秋合畫蕉竹月季蛛網

疏花紅罨嫩篔枝。分綠芭蕉日影移。最是畫
長人靜坐。隔窗蛛網又添絲。

題畫

陶 鑑 泉 人 物



眼中茵榻絕纖塵。筆底亭亭玉雪人。不假焉支炫顏色。自樹元氣孕醞醇。

筠秋仲子公博合畫松樹梨花綬帶鳥
松大夫封。吐綬從容。隔院梨花月溶溶。
公博月季筠秋松瘦蒼白頭翁鳥韞之石

孤山媚晚。水仙來王。
梅兄攀弟。相對幽芳。

有斐君子。猗猗琅玕。
歲朝清供。珍茲芳寒。

筠秋葵花公博海棠
韞之石夢九鳥菊生
蟲

落落疏葵向日黃。依依
蟲鳥點秋光。畫林更與
作雙妙。叢菊盈盈對海
棠。

程 又 農 山 水



程農字又農廣東香山山水師黃大痴氣勢雄壯

程農字又農廣東香山山水師黃大痴氣勢雄壯

仲子蓉。筠秋石。韞之點苔水五色。印句題
名役不律。丁卯中秋後一日。

稼軒畫石孟羣畫護草韞之苔點

深淺苔痕點履輕。花前葉外不分明。忘憂總
愛宜男草。應上精魂定幾生。

孟羣畫柳燕寒蟬

乳燕依依門柳垂。隨風玉剪總差池。新秋一
例長堤路。咽霧寒蟬知不知。

仲子雙桃韞之桃葉道敏葡萄筠秋補枇杷
一枝戲題

枇杷門巷絕鈿塵。美酒葡萄漾綺春。輸與畫
屏憐姊妹。雙桃根葉各酸辛。

仲子畫裸體仕女為銅士壽戲題

疏花小孕綻輕紅。謾謾松前一樹風。別有幽蘭寒不語。假山相對
白頭翁。

公博月季韞之櫻桃宋若蘭

筆底餘春在。輕紅映小花。沉湖人萬里。澤畔卽天涯。

筠秋水仙公博梅宋若竹口占四言二章

歡迎日畫伯渡邊晨

畝來華 斌卿

晁監昔歸去。今朝來渡邊。
湖光透日色。帆影仗風懸。
海上瀛洲客。天涯瓊島仙。
筆端堪造物。萬里結同緣。

渡邊晨畝先生小傳

渡邊先生。別號曉湖。日本名畫家也。工花卉翎毛。設色潔秀。每畫孔雀。尤覺生氣勃勃。精采動人。蓋蘊蓄者深。別有心得也。曩遊京師。遇金昭敏公。傾蓋訂交。互相切磋。更爲中日畫家握手之先容。組織中日繪畫聯合會。客夏復與北樓先生訂立東方美術之聯絡。進行不遺餘力。寡言笑。重然諾。蓋胸中深俱城府之人。亦藝術界有發展之人也。此次來華。正吾湖社半月刊出版之日。而先生適號曉湖。其於吾湖社進展之前途。方興未艾。先生每念及金昭敏公。未嘗不嘗淚潸然。因曉湖二字起於昭敏公故也。

金開業畫水鳥



齊白石先生山水



習畫日記 福山王學庸憲民著

予學畫經過。已於所作畫趣中。述其梗概。願習之一年。未經師授。長此恐入歧途。日來都門作者。風起雲湧。而予所心儀者。厥惟胡冷庵先生一人。予與先生。初不相識。而就正之意。既決。自念先生既以著述昭示後學。自不當擅之門外。因於本年秋季節後。由津赴都。越三四日。得識先生春風面目。自是以後。每有所授。輒有日記。茲詮次如左。

金執中畫荷花



丁卯八月二十三日。經張君研農介紹。下午三時。晤胡冷庵先生於淳善閣。先生人甚和藹。有問必答。予先述習畫一年以來之經過。次出作品。及所作畫趣一書。請先生指正。先生以予畫趣所述。有關於人心世道。頗為嘉許。惟作品中所缺者數事。一不生動。二筆力弱。三所見過少。且受累於印片之處甚多。寥寥數語。均中肯綮。因縱談古今畫

家。仍以宗法宋元為第一要旨。最後語以二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其家開始教授。西城後毛家灣二十七號。屋宇雖不甚宏敞。而結構清幽。無塵俗氣。先論用筆。大抵作畫以『線』『點』二事組合而成。山石鈎勒樹木枝幹屋宇橋梁人物各部。均屬於綫。樹葉苔蘚。多屬於點。至於皴破則介乎線點之間。故作畫苟能於線點二事。講求分晰。則於畫學已思過半。此論宋元以來各家之派別及其變遷。謂宋時雖有南北兩派。實北派為盛。元時畫家。均士大夫。於是盡變鈎斫之

徐聰右女士花卉



徐聰右女女士畫花卉
徐聰右女女士畫花卉
徐聰右女女士畫花卉

何秋江山水



何秋江山水
何秋江山水
何秋江山水

法。純以冲淡為主。斯為南派最盛之時。至董玄宰重視南派。烟客宗之。遂開婁東派之先河。石谷初本北派。後師煙客。而始終未變其北派面目。故含蓄之處太少。而刻露之處太多。後來學石谷者。未能變其章法。以致愈形單薄。紀元以還。西畫漸繁。於是學者以婁東一派。不合真理改習清湘。而取其皮毛。

日本畫伯水田竹圃之荒郊烟雨圖



遺其神髓。見者斥為不似。乃由簡趨繁。重溫東。而轉折之間。耗時費事。故學畫者之在今日。實有苦不可言之狀。予曰。以宋元之筆墨。濟以石濤之氣韻。當為較勝。先生曰然。次論用筆之轉折。謂山之鈎廓。樹之立幹。用筆均須有轉折蓋一筆之墨。其量有限。若逕情直寫。則黑淡筆弱。不能一氣寫成。故必須轉筆。使筆之四面。其墨皆可用到。而落筆須着力。無論濃淡。總以力透紙背為宜。於是作枯樹數株。說明枝幹寫法。並出所藏鄭岱蔡澤兩冊相示鄭係以雲林為基礎。而追溯營邱。蒼老渾潤。高雅古樸。

蔡則純用中鋒。始終不變北派真相。而工力完足。無懈可擊。復示以點葉之法。先作介字點。次作柏葉點。謂點葉須一氣呵成。俟墨盡再蘸。惟介字點。於換筆時。須作半葉。接筆處氣始聯貫。字介點昔作四筆。今作六筆。中四筆下垂。旁兩筆宜橫立。若概作垂勢。則顯萎頓。柏葉點亦須一氣呵成。方能密處不亂。疎處不薄。夾葉圓點。葉與葉不可脫離。亦不宜覆蓋。次則論叢樹位置。須分高下。大抵客樹較主樹稍高。而根宜稍遠。樹與樹之距離。不可排齊。穿插處宜銜接。不可斷氣。遠處小樹。其點葉自上而下。或自上而上。均可。宜用秃筆。樹之排列。宜正不宜斜。凡近樹點葉。均由外及內。外處宜濃。近處宜淡。方不礙樹幹。有葉樹幹中。不宜多染。枯樹染幹。無妨稍重。屋宇遠處均宜作平行綫。近處須分正斜。樹頭著葉。宜有層次。不可作圓式。或品字式。及梅花式。

上海畫家陳迦庵花卉



宜稍寬。遠處宜稍狹。蓋光線關係。理則如是。次論竹之寫法。謂近竹須斷節。遠竹（即叢竹）無須斷節。節與節相連。發枝須顧全局勢。加葉須參差有致。橋面及柱之用筆須挺拔。再次論松之寫法。鈎幹墨須稍淡。加鱗須用較重之墨以能掩却幹墨爲度。加鱗用筆須側鋒。方見斑剝之致。枝宜下垂。剔松針先立中一筆。然後分左右寫。其上都宜圓。接筆處不可結作一團。至雜樹中之松。幹之左部。剔針自上而下。右部用反筆。自下而上。須用交叉筆。遠松分兩種。一係與大松寫法略同。惟針宜平列。一係於橫幹上加着直點。此等遠松。着筆須有魄力。有所遲疑。則呆滯矣。再次論泉之寫法。謂畫泉須先泉後石。則廣狹隨意。若先將左右山石鈎好。則泉受拘束。不易生動。再次論山石鈎勒法。謂用筆須有轉折。且須挺拔。石與石督相銜接處。祇宜作半面。不可令甲石與乙石。分形而立。未談及當代畫家不及古人處。謂古人每一作品。往往經數年或數月之久。故其作品極精。今人困於生活。每日須有一二幅告成。以博升斗。故精之一字。不暇講求。時人難多向余學畫。而決不以其僅能及余。自封故步且須上進追求古人云云。

陳師曾先生癸亥春日所作山水（先生是年秋日卒）



陳師曾先生畫時所作山水



所謂勒者。即分石之中左右三面。其實石有多面。但最簡單者。亦須有三面。其餘各石。按其位置。各勒一筆或兩筆。惟不必如主石之分定左右蓋主石以外之石。俱係半露故只能勒其一面。若再分左右。則每石均獨立。不相聯屬。厥狀至醜。勒畢。以較淡之墨加皴。先習披麻皴一種。以其適用。且不壞手。皴法。就勒處貼近交叉短筆。先下

李世英無畫壽佛

此畫係李世英先生所畫。其筆法老辣。墨色淋漓。全用乾筆。不施水墨。其神態。全在筆墨之中。其畫佛。全在筆墨之中。其畫佛。全在筆墨之中。

佛壽量無畫英世李



李世英字子畏澄海人善山水又長畫佛

點遠近俱可。而勢取迷茫。斜點宜於秋冬。而筆鋒宜藏。橫點宜於雨景。及山之爲雲山所掩者。凡施點莫妙於俟一幅告成。全部點之。一氣呵成。蓋點能聯貫氣勢。故山水中點苔一事。爲最主要部分也。凡畫山皴法。上部均宜留有空白。以顯陽面。惟峯頭則宜滿皴。蓋皴不滿。則外廓不見雄厚。先生謂予畫近於南田。予亦自覺相類。但其秀處不可及。而其媚處。尙須有以矯正之也。

九月初三日。先生授以平遠深遠布置之法。平遠以水爲主。大致不外一開一合。深遠以雲爲主。凡於接觸處之不能實寫者。皆以雲斷之。次及點綴物。如人物橋梁船泊之屬。大抵均須筆力沉着。不可呆滯。及或矜持。講畢。約先生於明日（初四日）在春華樓晚餐。餐後觀荀慧生之元宵謎劇。

初四日。女爲檀自津來。五時後。攜之驅車出城。先至淳菁閣。購紙數張。復至春華樓。冷庵先生已早至。時候張研農未至。先生即

以飯肆揩拭器具之紙。爲予作畫。中有插坡及畫茅亭等法。

插坡須用臥筆中鋒。曲折宜多。

坡面宜作石紋。以臥筆中鋒橫勒之。茅亭之草。宜略作交叉筆。不可直筆寫。又大混點

。宜如寫字法。平直有力。不可作尖頭。少頃。研農至。徐

閏全亦的尋而來。言笑盡歡。

飯畢閏全他往。予等往開明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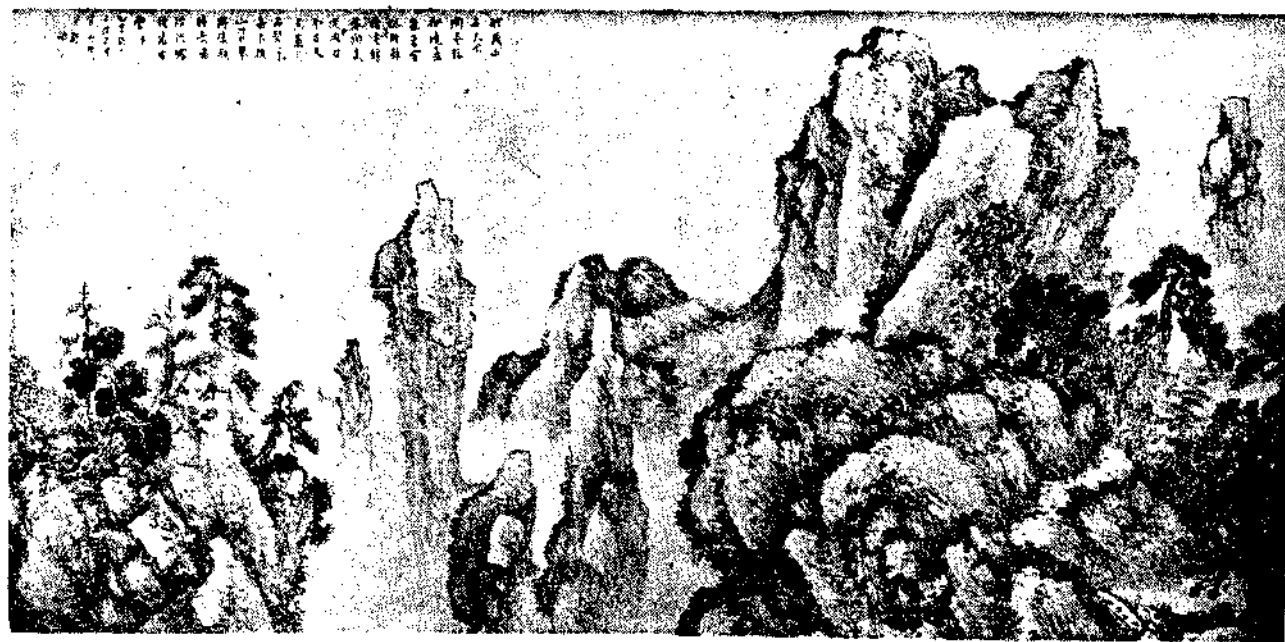
劉子泉遺墨



劉子泉遺墨

劉廣廷字子泉北平人山水法宋元能得其神曾在北平大學充畫法導師前歲以疾卒

日 本 畫 伯 小 室 翠 雲 山 水



初六日。至先生處。以予所作皴法不清。與鈎勒相混。烘染嫌重。與皴法相混。加點太多。致與各部分濟亂。予曰。因鈎勒不得法。於是以皴掩之。皴不得法。於是以點掩之。縱之多賴筆而已。賴者明知其不應如是。而無可奈何。故不得不出之於賴。先生笑謂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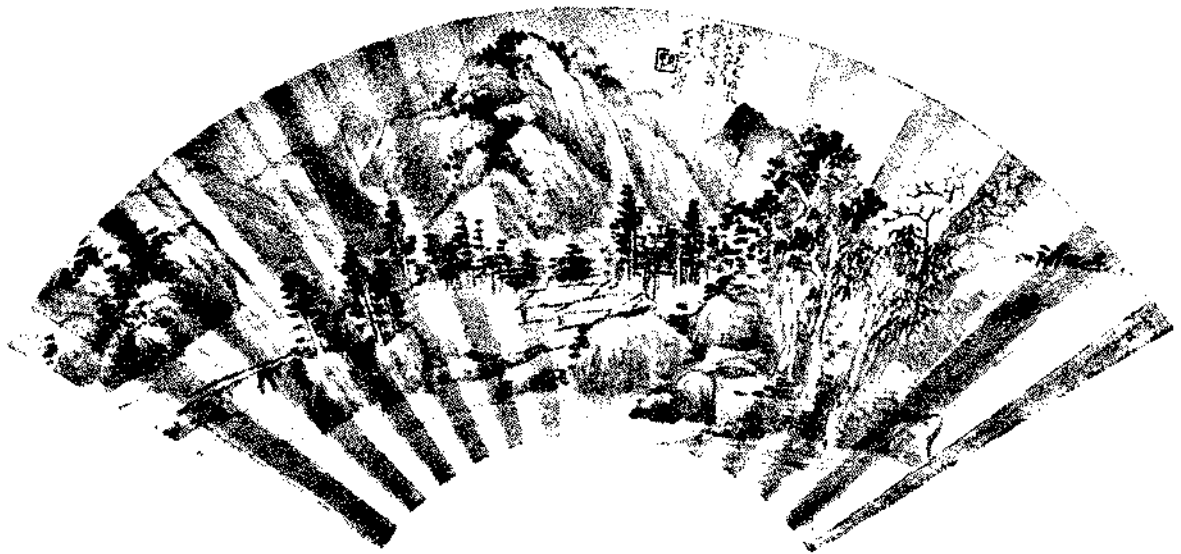
。於是爲作一長幅。某處宜顯筆力。某處宜涉含蓄。以不盡留有餘也。寫畢。並授以芥舟學畫編二冊。是書爲清乾隆時吳興沈宗濤所撰。所論各節。俱係經驗之談。惟文以詞勝。於學畫入手下工夫處。未能逐層指出。恐初學仍摸不着頭腦耳。

初七日。攜女爲檀。並何君孟祥。與其子參觀故宮博物院。先至坤寧門進東之第一陳列室。所藏皆書畫。逐件看去。以煙客石谷所作。氣韻爲勝。其架上所陳列者。係寫真冊頁多幅。多用乾筆皴擦。而秀潤逼人。不可方物。惜是時天氣較晚。院中執事者。恐余等流連過久。誑余等謂南書房及第八陳列室。所列較此爲更勝。乃不及細看冊頁一部分。已看過十餘頁。未看者尚有若干。及係何人所作。亦即無暇察閱。其他佳品。亦多約略觀之。未盡所長。至南書房。見案上所陳列者。盡屬冊頁。不及細閱。僅得觀宋畫兩軸。亦未暇審其筆路若何。以胸中尚有第八所在也。至第八所。則所陳列者。皆係郎世寧所作。此公寫生本領。不得不謂具有專長。惜非余所好。於是孟祥與余。均大呼上當不置。因相約俟下次中路開放時。各攜紙筆。分幅詳記。某件爲某人所作。其中用筆如何。用色如何。成爲一種有統系之記載。

梅 蘭 芳 畫 扇



倪光沂山水扇面



倪光沂字思中山陰人畫宗思翁九變賞

然雖在此倉卒之間。而獲益已屬不少。蓋古人著色。皆於墨畫時預留設色地步。坊間印片。印成後並應著色處。亦易成墨色。吾人謬於表面。照為塗抹。宜其受誤不淺也。初九日。至先生處。為作成兩幅。一係於下部坡石交插上。有各種雜樹蔚為茂林。其上則飛泉遞降。羣山亂擁。最要者。無筆墨處。見筆墨。予歎為不可。可能。一。係於下部。虛作遠樹。層深密。

陳昔凡山水紈扇



陳衍庶字昔凡安徽懷寧人書畫宗耕與烟與姜穎生齊名而神韻過之近畫家蕭謙中其弟也

其上部則巒峯遞起。各有主幹。而不見堆砌。最後論及遠山畫法。謂須以較大之筆。迅速紛披。不可稍有停滯。蓋一有停滯。則墨暈外溢。一片模糊。不可辨認矣。十二日。至先生處。仍為作一條幅。言畫山宜有變幻。譬如山勢為直形。宜於山凹處橫

顏韻伯先生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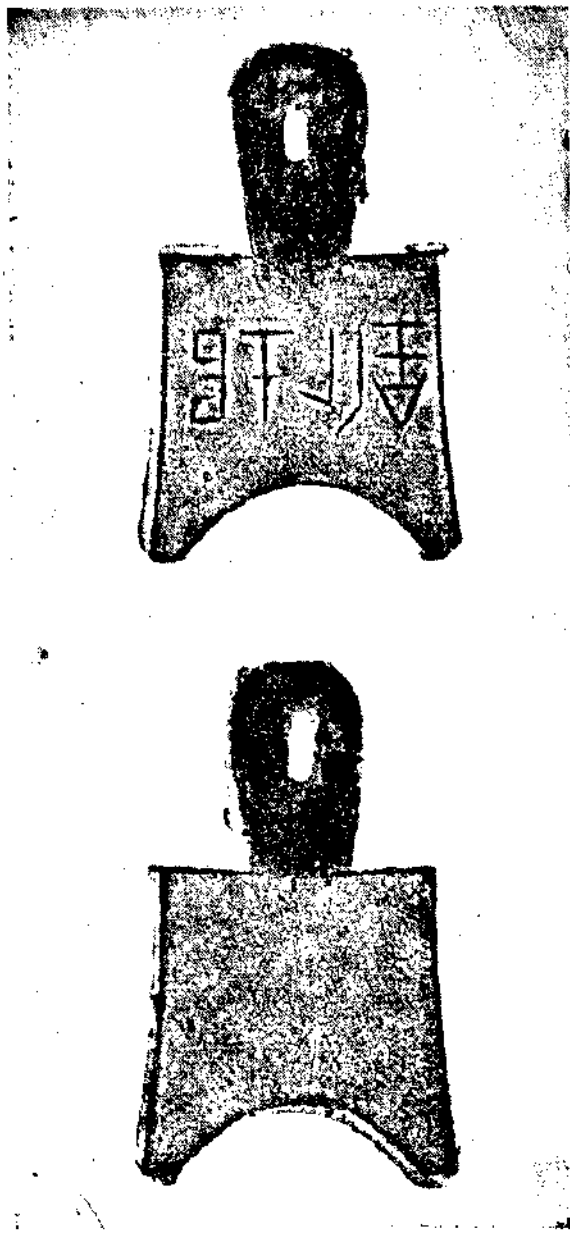
皴之。既顯筆力。形態亦幽秀。約未及一小時。一幅已寫成。予曰著色之件。即以此幅加染可否。先生曰可。約十五日將此稿攜去。加以色染。返寓予試作山。略得筆法。頗具深遠之致。惟未能揮灑自如。乃是工夫未到耳。

佳。惟中部以上。則氣不聯貫。想係精神不足。勉強寫成。又有署款啓明者。均係小品。筆仿雲林。頗具幽致。再有李某條幅。係青

畫展覽會。於午後三時。約何孟祥同往。室中所陳列者。不下二三百件。均係時人作品。惟佳者甚少。有某君純仿石谷。但無筆力。惟以密點堆砌而成。用墨濃淡。尙欠工夫。遠望之氣韻尙屬不惡。惟近看則無筆墨耳。有某女士。係仿麓臺。一四尺條幅。下部山樹。位置極

綠山水。尙屬蒼秀。外此或有佳構。惜予等讀書學力未充。未能得其究竟。冷庵先生。亦有兩軸陳列該處。俱係往年作品。是日張研農約於春華樓晚餐。冷庵先生亦在座。溥宅之畫。先生亦瀏覽一過。亦云無甚佳者。次示予以畫絹之法。謂用筆不可描。畫時須於絹後襯以白

定海方藥雨先生古化雜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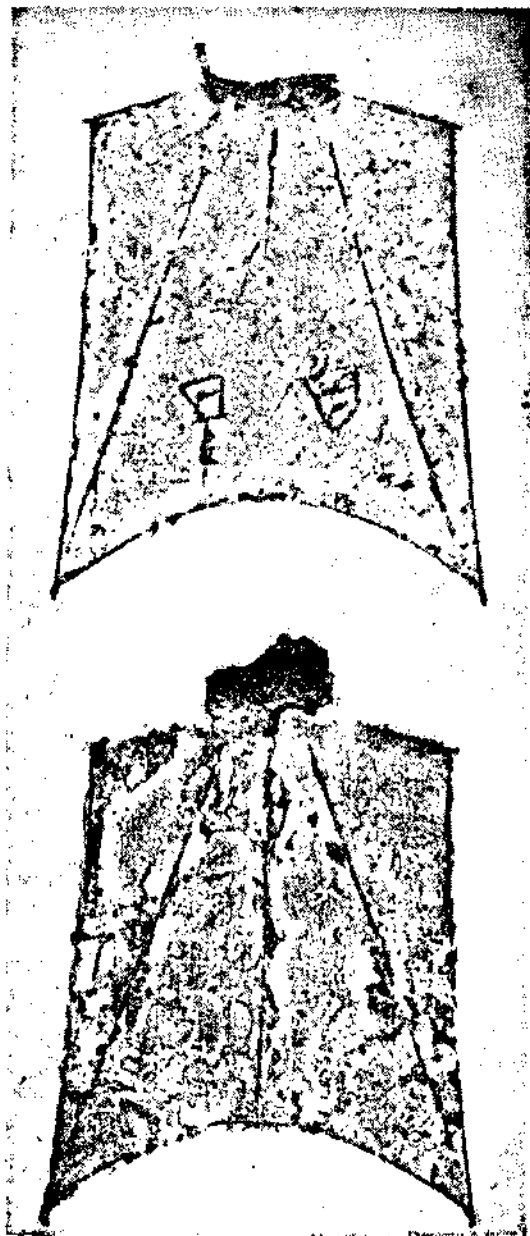


垣金化

布化圓金制
遞傳垣文又
見若珠連詎
知後世相輕
重不在窮形
供究研

溥小類諸半金
化而只作金化
制亦特別

定海方雨先古化雜詠



函 空首化上殘
 函谷由來高險甚其
 易名地失傳開片銅
 出處爲衣據色比青
 牛憶老君
 河南靈寶境內出土按
 靈寶爲秦函谷關地靈
 寶南稱函谷關新安
 東稱函谷新關

書房。宋人所作
 漁樂一圖。清澹
 雋雅。決非時輩
 所及。郭河陽大
 中堂一幀。氣勢
 雄峻。惟其用筆
 。時有變幻。端
 視多時。未得究
 竟。其餘小品中
 。如夏珪惠崇等
 件。時越數百年

紙云。
 十四日。約何孟祥重遊故宮。
 。予等目的專在第一陳列室
 。及南書房。於是攜帶紙筆
 。欲爲詳實之記載。下午一
 時入門。時值雙十節開放之
 期。遊人較平常爲夥。及至
 第一陳列室。逐件登記壁間
 所懸者。共三十九張。予所
 認爲極佳者。若石谷之中堂
 。姚德厚之秋林漁隱圖。王
 麓台仿倪黃山水。唐岱仿范
 寬秋山瀑布圖。王煙客仿黃
 公望浮巒暖翠圖。均爲外間
 不經見之作。惟記載未竣。
 警士以遊客過多。恐形擁擠
 。出而干涉。致架上所陳列
 之冊頁。仍未讀完。遂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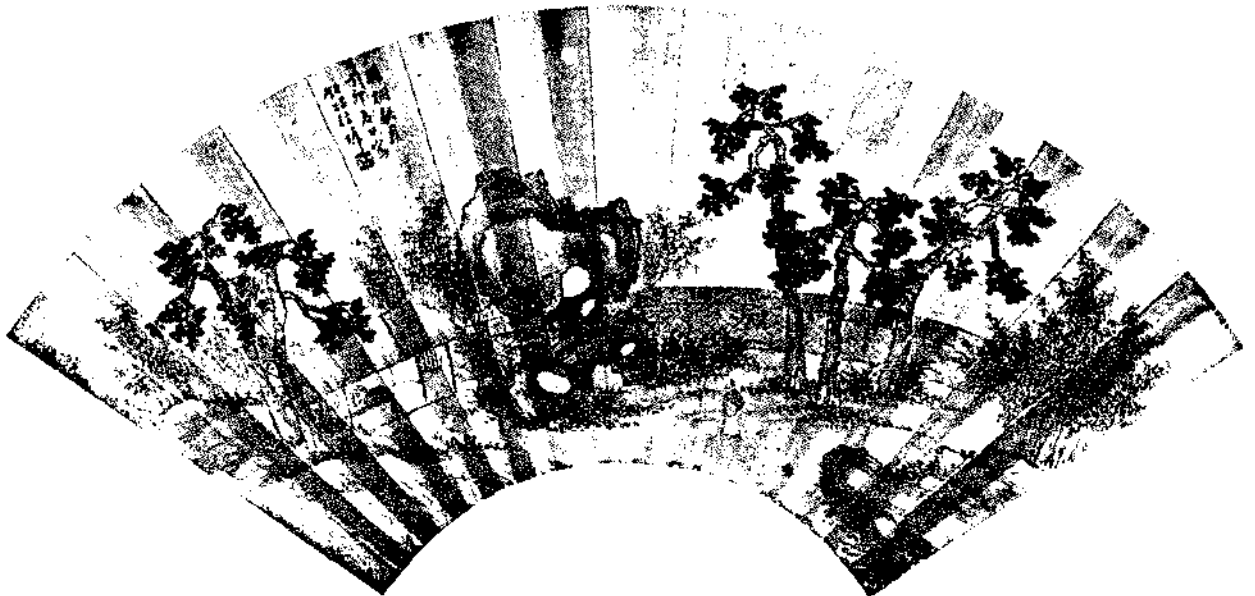
陳 緣 督 畫 馬



屏 鏡 水 山 泉 鑑 陶



面 扇 水 山 畫 根 鈍 徐



復作塵寰之想。信矣古人之功力爲不可及也。返寓

。而秀逸之氣。撲人眉宇。讀之令人心平氣和。不

富甚藏收賞鑒善深之力功見極習時染不逸超韻清床鹿戴學水山人定保根鈍字墀徐

屏景通水山村橋野矢伯畫本日



後將是日所作竹林訪友一幀。加以色染。日來所作山面。較有層次。不復如前此惟以堆累從事矣。

十五日。先生授以染色之法。謂凡染色有二種。或先染山。或先染樹。惟先染樹者。於染山時。須處處顧全。頗感不便。故莫如先染山。

凡染山不外用汁綠赭石

二色。大抵除冬景外。均係於山之陰面。染汁綠。陽面染赭石。稍加藤黃。春景則須於赭石中。加墨少許。染山畢。俟其既乾。再染樹。染樹畢。再於山之凹處。以螺青提之。畢。再以焦墨略提之。凡染樹除夾葉外。均須於周邊如原狀加染數筆。即如松針。於墨筆外再以靛青加作松針是也。人之衣服。可染可不染。其面部用赭石染。即須以手指按之。免其外溢。

十八日。先生授以寫雨景之法。謂寫雨景。較普通者為費事。第一遍須用中墨。第二遍用濃墨。第三遍用淡墨。第一遍謂之打底。第二遍謂之覆蓋。至第三遍。則修飾而已。惟須俟第一遍乾後。方能作第三遍。第二遍乾後。方能作第一遍。則修飾而已。

方葯雨先生山水

能作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後。方能作第一遍。則修飾而已。



宋君方女士墨梅

徐 聰 佑 女 士 花 卉



徐聰佑女士畫花

聰右畫

三遍。至山之皴法。較普通為簡。而加點則須有法度。以密而不亂為要。又雨景中點綴物宜少。於其空白處。略添屋宇船泊。以資穿插而已。

二十二日。先生授以寫雪景之法。謂寫雪景。山之皴法。宜簡而淡。樹木中或全作枯樹。或加寫松竹。以免孤寒。水與天須不憚多次烘染。第一遍施以極淡之墨。俟其乾。再染第二遍。依此千遍百遍均可。蓋遍數愈多。其氣愈厚。雪中遠山。須分層次。譬如前後三山。第一次烘染時。將其最遠者。以淡墨蓋其頂。第二次則將其次遠者蓋之。蓋雪山愈遠。雲氣較濃。故不能如近處之完全顯露也。樹頭雪痕。按時下所流行者。宜加粉點。不必借地為雪。因借地為雪之法。過於板滯。不見靈活也。講畢。予以天氣近寒。家中所攜衣服不完。將于一二日歸津。先生並囑以向後可時常通信。藉資研究云。

畫 趣

福山王憲民著

逸之品。是趣之一字。于畫學中所關至巨。顧余之所謂趣者。非畫中之趣。乃畫外之趣。畫外何趣。曰養心。曰怡情。曰省費。曰生利。推而上之。通于治體。等而下之。免于憂患。孕萬物於毫端。攝微軀於象外。以言乎趣。豈少也哉。茲姑略之。先述不佞習畫之經過。

商 言 志 先 生 花 卉

余在四十二歲七月以前。可謂未嘗作一筆畫。上年丙寅七月朔。幼女為檀。年方七歲。有摺扇一。請為繪。為作蘋菓一藕一。是為余開始作畫之紀念日。既成。頗不云佳。蘋菓則曰爛。藕則曰腫。余自視之。亦欲然也。於是一鼓作氣。購書譜。調顏料。且願專心致力於山水一途。晝夜研求。于古人所論列



商言志先生畫花

商言志先生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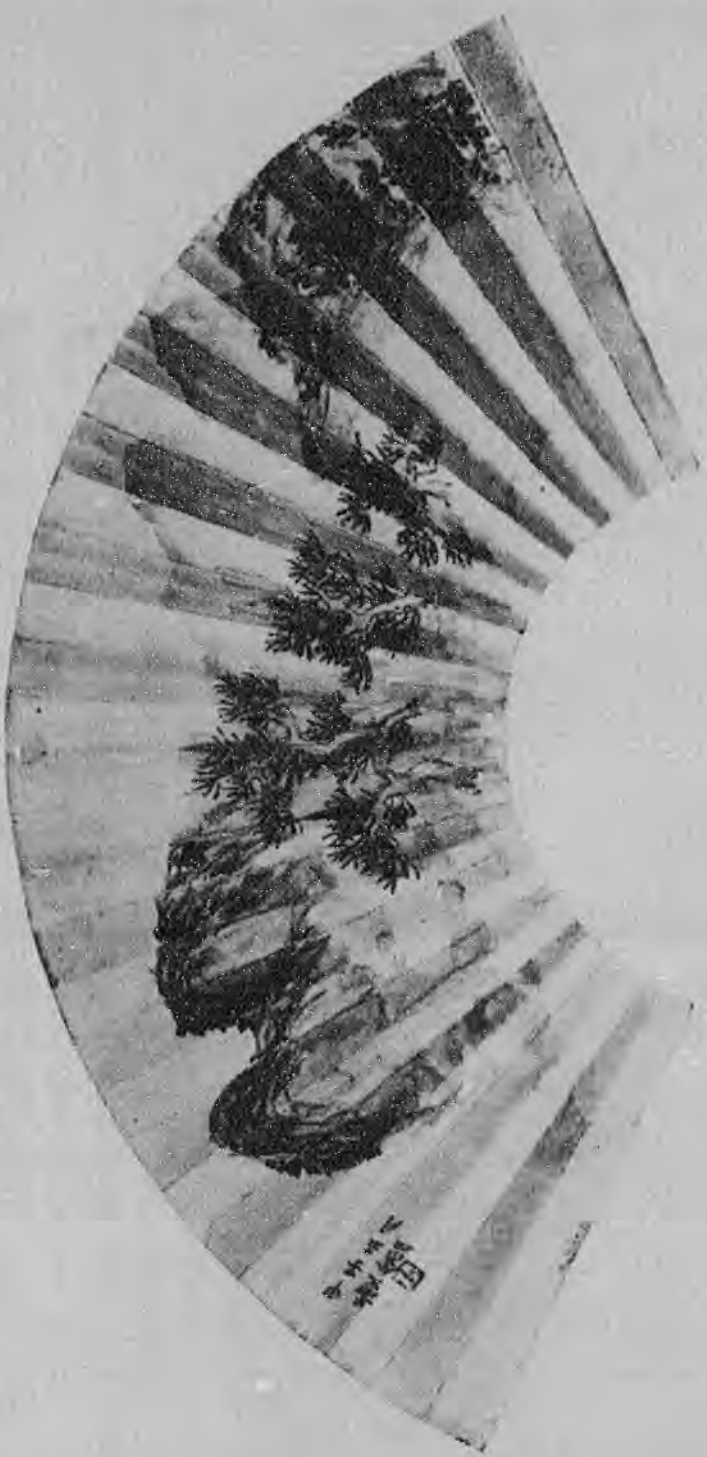
物 人 古 臨 生 先 煩 滌 俞

者。願能領會其意旨。然出筆大謬。樹不成樹。山不成山。一片模糊。幾不辨爲何物。布局命意。更非所談。于是憤而輟者數次。願以時方家居。無事可爲。且思古人亦人也。彼能我何獨不能。再按再厲。卒弗敢懈。然既無師承。又乏名作參考。無非規摹一樹一山。以求其肖而已。本年三月。漸去模糊者而清晰之。而筆墨單簡。寒陋至不可名狀。于是疎者密之。淺者深之。五六月間。漸得其中逸趣。近一二月內。爲人畫扇竟達六七十柄。其中作品。固不



女 仕 工 人 興 吳 煩 滌 俞

扇 畫 生 先 亭 樂 桑 貢



能純。而精心撰結之作。譽之者謂不在坊間欺人牟利之輩以下。偶有一二可觀之筆。自視之亦頗不謂惡也。茲者方及一周。又屆去年今日。一年以來。煞費苦心。雖

無否極泰來之順。已啓出谷遷喬之機矣。

初學所最苦者。在不善用筆用墨。余初以寫字之筆作畫。乖謬殊甚。蓋寫字須用濕筆。用重墨。而作畫則重在乾筆淡墨也。乾者潤之。淡者濃之。方見開合遠近淡深向背之分。既知之矣。而初學求

陳 半 丁 先 生 早 年 花 卉



陳先生畫界資格最老此幅係十二年前之作已蒼老若

速。往
往于炊
許。即
欲成幅
。蓋兩
觀厥成
。以備
作第二
幅。而
高下位

王 年 靜 花 卉



置。十九錯謬。於是十幅之中。恆有八九幅。僅作一竹一石而即廢棄者。故初欲日作一幅。而往往數日之久。並一幅而未成者。職此之故。古今所謂欲速不達。信不誣也。久之。知繪事非急就之章。於是平心靜氣。耐性點染。而縑素之廢棄者亦漸減少。昔人謂畫可養心。太率以此。用墨之法亦屢經改變。大概作畫無須多墨。譬如作一便面。以銅起酌水二三澀之。即可足用。惟墨少易乾。余初學時。一筆一蘸。不數十分鐘。即須澀硯重磨。作一便面。磨畢至五六次之多。耗時費墨。不勝其煩。久之乃知無須乎此。以筆蘸墨。約占筆頭什之三四。仍將硯墨蓋好。此一筆之墨。可分四級。第一級墨色較濃

徐 聰 佑 女 士 畫 菊



。可作樹幹。及低近之山石。其次可作屋宇橋梁人物。及較遠之山樹。再次可作遠山遠樹。及近山近樹之須烘染者。至第四級。墨色最淡。可作雲水及樹木之蒼茫者。蓋一筆之墨。可用至一小時之久。用畢再蘸。作一便面。有六五筆。即可成事。若畫絹畫紙。情形稍為不同。因紙最吃墨。絹近



於扇。而墨宜稍潤。外此則視張幅之大小。布置之疎密而定。不可執一求之也。墨畫既竟。工在設色。色有冬夏昏曉之不同。故輕重之間。最宜審慎。即屬同一春景。或同一夏景。亦須視墨氣之濃淡。蓋墨濃者。不可一律作淡色。墨淡者更不能作濃色也。設色既竟。則一幅之工作畢。懸之壁間。相其遠近距離氣勢斷續。如有不合。當於再作時改正之。惟初學作畫。固不能任意揮灑。而習之既久。亦不可有意求工。有意求工之筆。往往板重而不靈活。故古人得意之作。大都在有意無意之間。而此事之足引人入勝者。亦即在此。若刻意摹仿。力求其似。則堆砌滿紙。亦不過零紅斷綠之雜湊而已。有何趣哉。

以上所列。未經師授。純係個人理想及實地經驗所及。適當與否。還當質諸高明。不佞非好為炫其心得。不過述學畫以來。一年中經過之狀況而已。凡人不能無嗜好。好飲者闕於肆。好博者泥於場。好

治遊者歌哭於娼寮。或曰歌則有之。哭從何來。然好治遊者。則自知之。此皆邪僻之行爲。爲士君子所不取。然苟非勞動之輩。萬不能於治事餐寢之外無所事事。上焉者讀書講學。追蹤往古。固風高尚。然非學有根底。融貫自匯。未易言此。其次則集聚古粹。考覈名實。深致雅人。饒有佳趣

。而搜羅綺富。須有多金。措大之士。望塵何及。再次則裨官野史。手執一編。消閑納涼。亦多清興。而鏡花水月。隨時拋擲。徒耗光陰。無補心得。再次

孫 菊 生 畫 菊



北平孫菊生甫垂髫即喜繪事壬戌夏友好相偕作翠微山之遊其尊甫幼田挈與俱尋至秘魔岩小憩菊生弄筆牆陰寫花鳥人物頗具神態若有夙根會從西泠沈子長輩學書菊子長家學淵源即得其神子長為之咋舌繼後從毗陵揮子匡岑肆習花卉尾岑為南田翁後裔號小甌香館繪事素精克細祖武菊生從學年餘獲益弗尠比年都人士提倡藝術於是藝社從諸大藝術家游切磋觀摩藝乃愈進顧菊生今甫屆志學之年得其尺練寸帛者咸什襲藏之珍若拱璧非有夙根者曷克臻此茲復入湖社從事研習從此學與日進吾知再十五年其成績必不止倍蓰於今日也上列四幅為其近作有目共賞無待贅談其名曰菊其性嗜菊故於菊有獨到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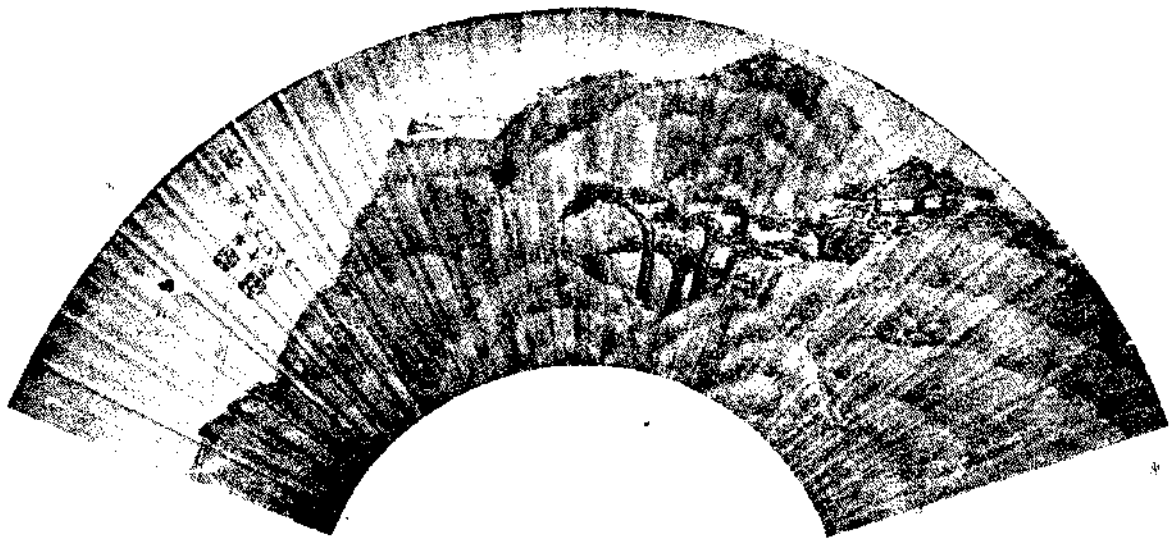
則敲秤對局。走馬鬥鷄。招徒引侶。怡然自得。而一人為之則不歡。多人為之則滋擾。再次則歌舞徵逐。肆塵纏繞。花香人氣。追隨弗疲。是則因境成歡。

茅 石 生 先 生 丹 壯 長 卷



茅鎮岱 號石生 工筆花 卉學南 田 布置設 色殊為 秀雅此 牡丹卷 為其近 日傑作 原本甚 長此攝 其一般 足徵其 功力之 深也

袁茵馨女士畫扇



袁次女
字茵馨
善畫山水

朱繩蘭先生山水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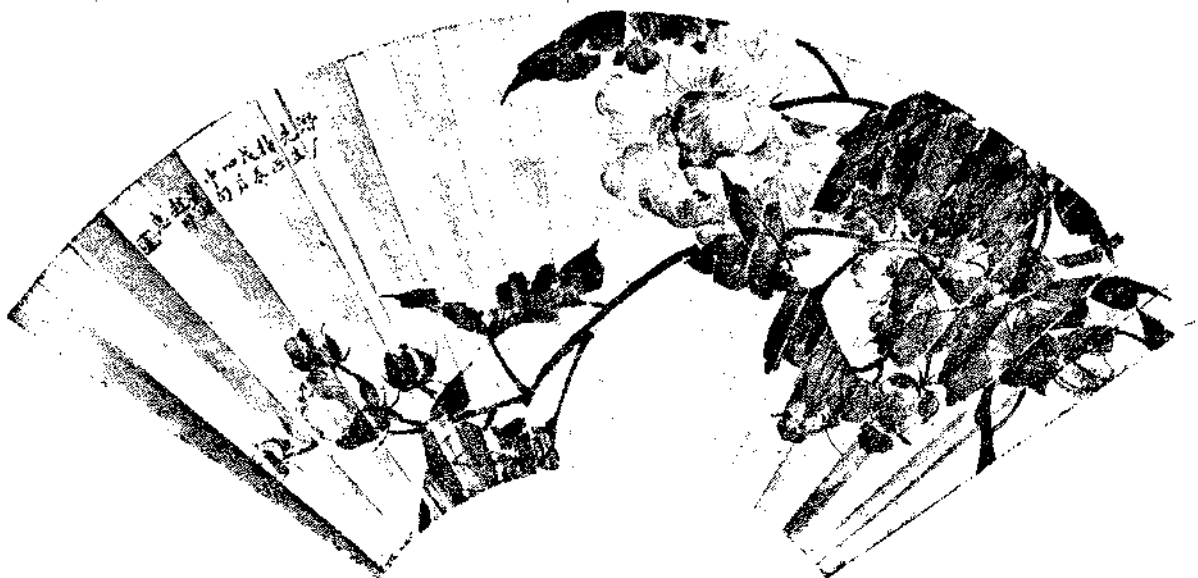


悅目為快。人生行樂。品斯為下。至於以上諸則。是否果能涵育性情。頤養氣體。則見智見人。尙待

含睇構思。恆覺造化小兒。猶且退避三舍。及至一幅寫成。雲樹巖壑。皆有生機。恍若置身其中。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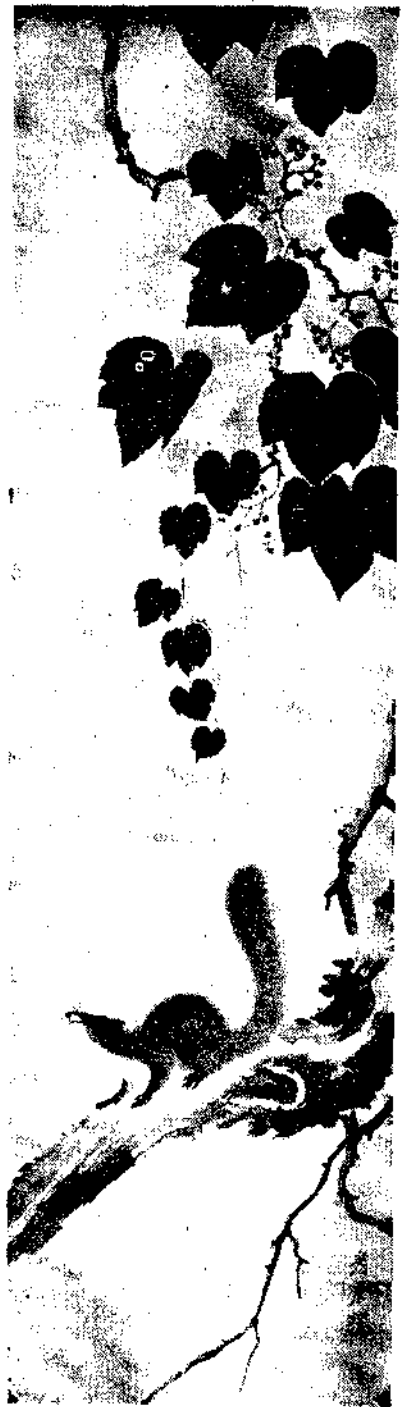
考證。惟。畫。則。是。反。室。之。中。蓋。藏。天。地。尺。幅。上。羅。列。山。川。既。晦。明。之。無。間。復。陰。晴。之。各。備。當。其。揮。毫。吮。墨。

趙菱湖女士花卉



趙學南
師惠字
敬班號
菱湖花
卉

日本畫伯永田春水先生松鼠



不知大地山河。彼野心者蹂躪摧殘。有破裂之虞也。昔人謂畫家可享大年。證之往事。誠為不爽。蓋其胸中放闊。中無凝滯。宜其易至耄耋也。

吾人不能於治事餐寢之外無所事事。既如以上所述。並分第其高下矣。然此猶就性格上論之也。而經濟方面。此中亦大有關係。蓋以上諸事。其需費之輕重。固不相等。而

劉飲湖花卉



劉光城字子久別號飲湖天津人

性之所嗜。則往往溢出而限定額數之外。其甚者。或且至傾家敗產。而不可救。欲求為一有節制之統計。殊非易事。邇來京津人士。喜觀電影。以為娛樂之中。厥價最廉。且亦無傷於大雅。然一劇演映。僅二小時。票價來資。約需餅金。隻身往觀。無甚興趣。多人以上。則所費約抵中人一日之需。日日觀之。亦乏意味。有傷目力。則為生理學家所不取。繪事則取費極省。統計紙墨之數約一二角。足

孫誦昭女士山水



女士無錫人工山水花卉

供一日之用。雖在初學。亦須購求書籍搜集名作。然物之以價來者。其值仍在。久而厭之。仍可抵易他品。此中反覆計核。固無所虧損也。

省費之外。不能不謀及生利。蓋節流開源。世所並重。凡於流之不能節者。於源必不能開。娛樂之事。本來耗資者多。而生利者少。如吹如彈。如歌如舞。雖有藉是以養其生者。而事為人役既不能盡屬自由。且其人格無論如何為世推重。終不能列於士大夫之林。畫家所貴。固在澹泊為懷。不汲汲於蠅頭。而精神所至。於美術中。要為首屈一指。踵門相索。酬應不暇。勢不得不略取潤資。以示限制。况古人作品。珍逾拱壁。市僧居之。以為奇貨。吾人既將一生精力。消磨

湖社羣英聲華遠被爛燦是編師承有自

金鞏伯先生爲余留英同學前輩在京時屢勗余學
畫余蹉跎未能今先生逝矣門弟子集湖社紹承



湖社全體社員攝影

師學並發行月刊以廣流傳
含笑也

先生有知當亦爲之
程錫庚敬題

渡邊晨畝先生玉照



於楮墨青翠之中。又何必甘自高雅。留爲後世計較盈虧哉。聞海上石
隱倉石諸人。有藉是以起家者。人生所需。不過溫飽。自食其力。有
異貪婪。視世之不義而得。造孽深重者。又何啻霄壤之別哉。不佞習
畫甫及一年。固無出而問世之資格。而將來事蓄所需。或者不能不以
斯爲數年儲蓄之準備。並願世之因人成事。而卒流蕩飄泊。無所樹立
者。悵然目反之餘。於繪事少留意焉。
或曰。子所言者。始於養心。終於生利。圖一己之安逸。欲老死於牖

下則可。夫吾人秉七尺之軀。不能挽劫運於狂瀾。拯斯民於水火。乃
以自娛丹青。冀求升斗爲快。其自視亦何非薄乃爾。余曰唯唯否否。
請申吾說。凡人無論所治何事。要必依一定之程序。布置井井。使之
不紊。而後始有具體之觀。賞心之樂。爲治之道。亦不異此。故古來
承平之世。君明臣良。上自宰輔。下及百僚。無不各當其才。各適於
用。今則四海混淆。鬼蜮百出。戰無休日。民無生心。死氣殺機。充
滿宇內。余旣以繪事勸告世人。請即以繪事喻之。設有佳箋於此。而

湖社同人歡迎日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先生攝影



湖社同人墨茶閣公謙正木先生攝影



北平藝社社長羅蘊之女士及其作品

所繪者飄蓬斷綆。零亂紙上。不辨某處為山。某處為水。某處為雲。某處為樹。試問能稱為佳作否乎。然則為今之計。惟有掃除冗濫反絢為素。粉墨重新。山河改色。使執其事者。皆於畫學。具有根底。一旦出而應世。胥以繪世觸類而旁通之。本其解衣槃礴之胸襟。運以左右逢原之手腕。濟以鏤雲刻月之文章。敷以搓脂擦粉之秀豔。以此成畫。何畫不佳。以此建國。何國不偉。然此僅就文治一方面言之也。而繪事之妙。且又可通于軍事。布局命意。戰略之策籌也。審虛度實。地勢之勘定也。雲樹山石。布置得宜。則各種兵士調遣分配之合乎矩度也。亭臺人物。點染生新。則軍器儲備。應有盡有。而無濫用與虛耗也。至於運筆潑墨。輕重稱心。則統率者之令出維行。而無滯礙與顧慮也。繪事既



顏韻伯先生遺影



顏世清字韻伯。廣東連平人。生於光緒二十八年。幼穎異。入學。年十歲。能作詩。及長。博學。有文才。曾任縣令。後入京。任翰林院編修。宣統元年。任廣東巡撫。三年。任廣東都督。四年。任廣東省長。五年。任廣東省長。六年。任廣東省長。七年。任廣東省長。八年。任廣東省長。九年。任廣東省長。十年。任廣東省長。十一年。任廣東省長。十二年。任廣東省長。十三年。任廣東省長。十四年。任廣東省長。十五年。任廣東省長。十六年。任廣東省長。十七年。任廣東省長。十八年。任廣東省長。十九年。任廣東省長。二十年。任廣東省長。二十一年。任廣東省長。二十二年。任廣東省長。二十三年。任廣東省長。二十四年。任廣東省長。二十五年。任廣東省長。二十六年。任廣東省長。二十七年。任廣東省長。二十八年。任廣東省長。二十九年。任廣東省長。三十年。任廣東省長。三十一年。任廣東省長。三十二年。任廣東省長。三十三年。任廣東省長。三十四年。任廣東省長。三十五年。任廣東省長。三十六年。任廣東省長。三十七年。任廣東省長。三十八年。任廣東省長。三十九年。任廣東省長。四十年。任廣東省長。四十一年。任廣東省長。四十二年。任廣東省長。四十三年。任廣東省長。四十四年。任廣東省長。四十五年。任廣東省長。四十六年。任廣東省長。四十七年。任廣東省長。四十八年。任廣東省長。四十九年。任廣東省長。五十年。任廣東省長。五十一年。任廣東省長。五十二年。任廣東省長。五十三年。任廣東省長。五十四年。任廣東省長。五十五年。任廣東省長。五十六年。任廣東省長。五十七年。任廣東省長。五十八年。任廣東省長。五十九年。任廣東省長。六十年。任廣東省長。六十一年。任廣東省長。六十二年。任廣東省長。六十三年。任廣東省長。六十四年。任廣東省長。六十五年。任廣東省長。六十六年。任廣東省長。六十七年。任廣東省長。六十八年。任廣東省長。六十九年。任廣東省長。七十年。任廣東省長。七十一年。任廣東省長。七十二年。任廣東省長。七十三年。任廣東省長。七十四年。任廣東省長。七十五年。任廣東省長。七十六年。任廣東省長。七十七年。任廣東省長。七十八年。任廣東省長。七十九年。任廣東省長。八十年。任廣東省長。八十一年。任廣東省長。八十二年。任廣東省長。八十三年。任廣東省長。八十四年。任廣東省長。八十五年。任廣東省長。八十六年。任廣東省長。八十七年。任廣東省長。八十八年。任廣東省長。八十九年。任廣東省長。九十年。任廣東省長。九十一年。任廣東省長。九十二年。任廣東省長。九十三年。任廣東省長。九十四年。任廣東省長。九十五年。任廣東省長。九十六年。任廣東省長。九十七年。任廣東省長。九十八年。任廣東省長。九十九年。任廣東省長。一百年。任廣東省長。

日之心腹是倚者。不移時而身首異處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居敬行簡莫善於繪。當夫明社既屋。海內統一。如西廬南田之輩。詎不能出其精神材力。以博青紫。即不然亦當著書立說。以啓後學。願皆自甘隱淪埋首翰墨。則當時法網之密。株連之繁。概可想見。

畢。敷以采色。則奏凱而歸。賞賚有等。於是三軍之士。欣然色喜。曰非我主帥之威武英明。不克臻此。又豈今之號稱總司令。而反戈之徒。日伏肘腋之下者。所可同日語哉。雖然。雖有鐵基。不如待時。孟子已先我言之矣。轉面以思。不特前所言者皆涉夢想。而處此理法皆窮之時。稍有不慎。禍且隨之。比年以來。恩譽無定。起伏莫測。往往有昔日之煊赫一時者。不轉瞬而通緝在案矣。昔

彼豈好爲名哉。實有所不得已也。况今世風日澆。友道多乖。解亂無方。謀生愈蹙。惟茲繪也。閉戶焚香。至庭少不速之客。遺懷滌慮。入耳無長歎之音。俯仰塵寰。悠然自遣。至云高尚雅潔。有類神仙。則視造詣爲何如耳。不佞固不敢以是自誇。而又安敢不作是忘想也耶。

(完)

是篇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刊登天津泰晤士報。惟著者投稿各報向不受酬見者幸勿轉錄或抄襲譏之也著者識

畫塵雜記 石湖

畫塵不能畫。惟性嗜畫。且好與人談畫。唐宋元明各畫家記載諸書。汗牛充棟。茫無涯既。價鼎錯出。莫衷一是。惟就所見書中有可採取爲法者。有可滋人疑竇者。平時與畫友討論。參以臆說。鉛刀雖只一割。敝帚亦自千金。且今日畫學繁興。畫家輩出。而湖社半月刊諸君子。一再囑畫塵補白於版次。不得已拉雜書之。博雅君子。或能匡其所不逮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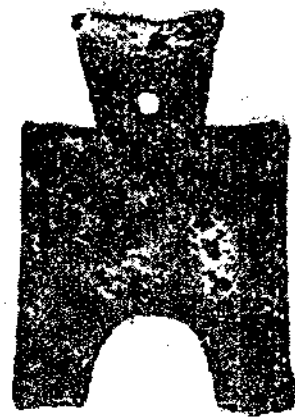
畫學原始

張船山論文句曰。開天一畫愛庖犧。自係至理明言。(雲笈七籤)張君房謂黃帝時。有臣名史皇始造畫。然舊見玉臺畫史六卷。(係錢唐湯漱玉女史德媛著)謂畫爲黃帝時祖螺所造。女士爲汪小宋夫人。且全書亦婦人集之。列傳派或亦有所本歟。近日畫家盛稱創作。其聰明正不可及也。

畫史派別

宋元以前。畫有品而無派。元爲畫家鼎盛時期。厥後派別日紛。旁流緒沫。未易指數。其始各有師承。各標高譽。如浙派之始于戴進。終於藍瑛。張浦山謂其失之硬板。淞江派之董玄宰趙鷗北。又謂其失之纖甜。金陵有二派。一似松江新安。自漸師以雲林法見長。後人不失之結。卽失之疏。一派以羅飯牛崛起。出入公卿士夫間。又謂之西江派。或又謂其失在易而滑。閩派失之重拙。其始雖各名一家。臨摹傳寫則失之愈遠。自王烏目綜合南北。迄乎今日大同融和。果無分乎畛歟也歟。

定海方約雨先生古化雜詠



陰晉半金化

金化等差半一二晉梁安景既光全新收陰晉誇雙美完璧何年再合編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
晉更名寧秦集於徐廣曰今之華陰也

自題山游攝影

二十年前畫塵滯履齊魯間。有所謂八仙墩者。在勞山東南大海中。一峯突起。壁立千仞。朱絲參錯。界為屏風十二。顧阻於水。可望而不可即也。循山背迂行數十里。乃陟其巔。復自上緣壁直下。有巨石方廣可十許畝。始得所謂八仙墩者。或曰如防截。或黃如蒸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大小不一。參差羅列于屏風之下。蓋岩根石罅。為海潮衝激。歲久崩墜而為此也。攜圓蒲坐墩之一隅。四顧雲海。茫茫宵冥無際。但聞濤瀾澎湃之聲。與澗谷相應答。不知方壺員嶠有當何若也。

定海方葯雨先生古化雜詠



梁半尚二金當爰
 遺梁奇強解作乘充半正翻難說貫通敢摘
 編編持異見子之盾借子矛攻
 梁舊釋乘于大者作乘充當釋梁奇
 梁梁省文奇此金化也文曰梁奇化五
 十二當爰者此爰圓也五爰作鄭重
 可當爰二十也爰後行用既久三字不
 以申明之也追鑄厚且大固非止
 樣較薄小不若初鑄厚且大固非止
 此幣有然也準是推厚且大固非止
 爰者此二枚合正化之推厚且大固非止
 五也梁正尚金當爰者此一枚合奇化
 之半一枚可當爰也梁奇則正合一
 正二枚梁半四枚矣

萬國儲蓄會

凡人稍有知識，莫不知有比較，惟比較之道，當比較其實者，不當比較其虛者，當比較其事實，不當比較其空言，當比較其已有之利害，不當比較其未來之推算，因為未來之

比較之準則

空言與推算，人人可以假借，而過去事實上之利害，無人可掩飾也，即以儲蓄機關而論，空言之推算，盡善盡美者，不一而足，若以過去之事實，證之本會歷年以來之成績，信用日著，而儲戶日增，即在經濟界困難之時，而百事一如常態，凡在本會之儲戶，皆以親驗，如今本會儲戶，已達十一萬餘全會，月開五萬元之特獎，已及第二個，一二三四等獎，各種已有五十餘個，試以過去事實，一一比較，是能證明其有利也，

不如求己

金錢一端，求人最難，但平時苟能積蓄，用時自然不必求人，然積蓄尚非難事，如何積蓄，方能用時不至求人，却為難事，蓋因積蓄之處，苟不穩固，一旦喪失，用時仍不免求人也，即或不至喪失，而地方一有風潮，提取不易，亦復不免求人，本會有五千餘萬之準備金，其穩固為無論是何機關所勿及，且一切付款，照章行事，一無留難，是在本會儲蓄，既極穩妥，又極便利，事事可以預算，永無求人之日，且更每月有鉅大之特獎，可得意外之幸福，有志儲蓄者，盍一思之，

北平王府井大街九十八號
萬國儲蓄會 啟

電話 東局 一五二二二號